

書叢本基學國

集齋志遜

(下)

撰孺孝方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

(下)

方孝孺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63401.2)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 二冊

每部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 者 方 孝 孺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〇六一九二平

鎮

遜志齋集卷之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序

贈林公輔序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以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銜者。豎子之雄。非
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盡其道。則可以運陽陰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
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
加。不以丘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斂之善一身。彼或不知
自重。而爲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爲
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爲榮。布衣蔬食。處乎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
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以汨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
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乘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己。
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

序

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入。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爲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爲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況。予每爲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入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衛。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尙以爲戒哉。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麀麀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尙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止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

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子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由進士高第爲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爲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蓋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亘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愬焉。子之爲政也。奚先。永常曰。於賢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如黍稷。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立也。芟而剔之。不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未也。永常曰。謹學校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而尊教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何如。余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正乃心。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以爲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較法律。用之不差之爲尙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吏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然則天子之意。可知也。子行矣。予欲不言久矣。子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默諸。然余日侍軒陛間。觀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慎也。子其慎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教規。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

贈周履素序

聖人之道。雖高深博大。然其要不過乎修己以治人。始於播灑唯諾之微。而終於盡性知命。遠至於五禮六樂。萬物之統。萬事之變。無所不究。而近卽乎彝倫之序。不失其常。既有得乎此。其推之爲政教。宣之於言語。以用乎國家天下。若水決川。馬行陸。颿長風以舟乎海也。古之君子。出環堵之室。而任天下之重。順運安行。不動氣貌者。所學皆可用。而未嘗爲無用學也。近世之士。不然。其所爲學。外其身與天下。而舉不切乎事。考其所施。而程其所有。判乎其不相入。間有求其要者。往往失乎先後本末之倫。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世之學者。舍法家文吏。則無所爲師。吾深病而竊悲之。欲從願學好古之友。相與講唐虞夏商之書。釐周公孔子之典。內淑吾身。而推其餘以給夫世用。而未之遂。歲之初吉。天台周履素。徒步訪子於侯城山中。留而與之談數日。其志意才藝。有可樂者。且聞其所居。奇山大谷間。多特異士。好學而與之游者。甚衆。烏知無與余同志者乎。人恆患不好爲學。然好學而不知所好。猶不好也。知所好而不先講乎修己治人之方。好之無益也。履素知所好矣。其來也。吾樂之。而以未見其所與遊者爲憾也。於其去。告之。故使歸而講習焉。庶幾無蹈子力所病。而相勉爲有用之學也哉。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

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唯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童。羸重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緒。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緒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緒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郭士淵序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驚而飛。或妥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隕溢澗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而不懼。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

蛇鳥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修而禮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爲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則著爲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遭乎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揚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閑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完羣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歐陽修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恠之文。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吾嘗以爲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恣橫。而道無由施。竊欲排羣言而一反之。闡孔孟之道於今世。而聞者交謂余。吾邑郭士淵獨以爲然。士淵能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乎命也。嗚呼。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在乎自養之而已。養之誠以道。伸於上而施諸人。天也。屈於下而垂乎後。亦天也。吾其違哉。于人其違吾乎哉。此句疑有闕誤衍文。

贈趙教諭序

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知者。則謂其職爲最難。夫爲之難者。非病乎位不崇。而不能服人也。非憂乎祿不豐。而不足以資其身也。亦非記問不充。而無以應學者之咨詢也。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而無以啓人。

之昏。吾身之行不能。而無以起人之困。故一言未脫乎齒。而衆誚或叢於耳。一動乍接於人。而羣猜或萃於身。斯其爲可愧也。斯其爲可畏也。豈非甚難而不易乎。雖然。吾身果不病乎。位之卑。則無慕外之非。而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可服乎人者。不在茲歟。不患乎祿之薄。則有自得之樂。而可以爲孔顏之學矣。資於身者。不益博歟。果能習舊聞而有新得。則自可以應學者。旁求而遠索。將視古人之遺編爲糟粕。而凡以記誦自多者。曾不滿乎一噓矣。如是則德不患乎不明。行不患乎不能。人之昏者。有不能啓之乎。人之困者。有不能起之乎。吾之一言一動。皆足以法於其徒。而衆誚羣猜。不能及於吾矣。將愧我而畏我。夫何愧人而畏人。人恆難於所易。而我能易其所難。豈不尤貴尤賢哉。於乎。吾嘗爲師。故知其難爲始也。不知己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故人恆我憎。不知己之不足。而責人以己服。故人不我欲後也。思欲以是勉人。必先以是自勉。故人亦我善。思欲以是責人。必先以是責身。故人亦我親。今吾去師位也已久。每思之。凜乎其若履朽。惟子之賢。克任是道。敬之懋之。令聞永保。

贈王生序多誤

王生處甚卑。而志甚高。亦有才氣庸下。而居顯要者。以此觀士。焉所取哉。人譬諸器也。位譬諸物。固所受也。加珍器以藜糗。不能損其可貴。被土偶以文繡。能忘其土偶之質乎。才之與位。不相謀也久矣。君子觀其所存而已矣。其所遇奚較焉。漢中王生。年二十餘。調爲寧海關市吏。其容凝然。其氣充然。其守甚確。而志不凡。近供職之暇。輒袖古書。從人講說。乎仁義道德之旨。而深求之。若不見其所處之陋者。語及勢利之所爲。則疾之如所讐。怨人多異。而稱之。吾觀世之以士名者。一不得所願。則去廉恥。毀節行。從而與俗

渾不復肯自奮拔。思稍別於庸人。而生獨不然。此其所存者足貴矣。夫人有可貴而不知。則爲瞽。知而不稱之於世。則爲隱。余不敢隱於生也。然後與之言。以失言病予。且爲生病者。非君子之道也。

送河南僉事湯侯序

天佑人主。而俾之創制立政。以開悠久之業。必生奇才異能。以供其一時之須。使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成。端拱指麾。而庶事畢治。故漢之興。或出於刀筆。而爲之次律令。或起於薦紳。而爲之定禮儀。或拔於行伍。而爲之申兵法。至於章程律曆。莫不有其人。爲之明一代之制。而當時中外之政。未聞有不理者。夫以漢承秦坑滅之餘。賢才宜其難遇也。而真主一出。羣英蟬興。隨其所向。靡不如意。豈人謀之所能及哉。謂非天有以相之。不可也。國朝承有元用夷變夏之後。文獻殫耗。皇上臨御。蕩滌惰驕。作新士氣。廣大學。以育俊茂。未幾。才能之士。充溢四海。居弼贊之任。則著慎密忠敏之績。列糾正之位。則有明肅公廉之聲。往往皆如夙成。顯然絕出于時。以致當世之治。苟以爲問學積累之素。則人力不能。若是之速也。庸非天之所相乎。予比年往還河南。聞士民稱按僉事永嘉湯公正傳之賢。其達於體要也。宿儒舊耆。有所不能逮。熟於情僞也。銖銖兩點。有所不能逃。遇事敏決。而應機立斷。執理堅確。而奮起勇決。居官三年。吏畏而民悅之。闔境數千里之地。莫不稱其美。而想慕其爲人。而正傳年甫三十耳。其於政事。果孰傳而孰授之也哉。疑也。而若或悟之。爲也。而若或輔之。思慮之所營。耳目之所察。皆若有物。以默贊之者。是則所謂天佑國家。而賦其才者。非邪。夫才之難也。久矣。吾丘壽王。妙年能文。而治民無稱。黃霸長於治郡。而相業不顯。工於此者。多短於彼。優爲一職者。大體或病焉。此全才卓識。所以難乎其人也。今正傳之賢。固非壽王

輩所能及。行將以治績受寵。擢居大位。益務寬厚之量。敦誠明之學。以古大臣之業自勉。使今之行乎河南者。他日行于天下。而後世稱當今得人之盛。於正傳有述焉。非大丈夫之志願哉。予於正傳所居爲隣郡。所業爲同道。與之言論志趣。又有同者。於其考績于朝者。不獨稱其美。而以遠者大者望之。非私正傳也。所以樂道斯世之得賢才也。

贈河南王僉事序

遇時而得位者。衆人之所慕。非君子至樂之所存也。有位而澤加于民。志伸於時。上有以得乎君。次有以顯乎親。此則君子之所樂者乎。人孰不居乎位也。而位之可以行志者鮮。位可以行志矣。患乎才之不充。才足可爲矣。患乎道不足信乎上。此士之樂。難乎其全也。抱有爲之才。居可爲之位。而受知聖明。以光耀于天下。王侯履道其人乎。履道由博士弟子員。自西蜀來京師。不數歲。擢僉河南按察司事。行部于外。勸學禮士。搏姦擊強。擢發僞媮。威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咸大畏服。會縣長吏有不法。懼履道按之。斂民金錢。欲賂其左右。履道以狀聞。天子嘉嘆稱善。下璽書遣使者。賜衣服錢幣。所以褒予者甚盛。於是履道之名。赫然聞于朝廷。而播于四方。是時履道春秋尙富。居河南已三年。太夫人就養官所。僚佐奉觴爲壽。共嘆其爲賢子。夫人亦欣欣焉。爲之飲食盡歡。履道於是乎爲可樂矣。雖然。君子之樂。非特欲樂乎己。必欲推之於人。使之有以同吾樂也。故己有善。則思天下之人皆善。己獲所願。則思天下之人皆得遂。其生夫豈徒榮一身也哉。聖天子任賢圖治之心。如飢渴。褒嘉良臣。以風厲羣下。望於履道者。蓋有在其尙無以所至爲已足。而益思惟所樂以及人。以報天子之厚恩。詩不云乎。爲君子使。媚于天子。又不云乎。爲君子

使媚于庶人。此士之所以爲可樂。而能全者乎。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以言貌察人。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乃於今而有遇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而不貪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恥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濯暇青。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猶以爲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由是天下忻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以求稱任使之意。及旣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天子以爲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卽授按察僉事。將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於上。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爲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爲屬。昔周之中興也。宣王善於修政用賢。而賢才衆多。詩人歌之。韓奕烝民。崧高諸篇。皆餞行之辭也。而烝民特爲仲山甫徂齊而作。其揄揚德業。爲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而徂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知詩所述。作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溫厚。與典訓並傳否。雖然。世有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旣盛。不患無歌頌之者。今上聖明。不愧三代賢主。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冀耶。詠歌之士。必有敷揚焜耀。以照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其部使者之事也。予不能詩。請爲思勉賦之。

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嘉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賓師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爲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攜李朱君仲湯爲伴讀。將行。弟孝寧時爲中書舍人。請于朝之大夫士。賦詩以餞之。惟昔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略。戡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弱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庭。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莫與論。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爲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應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人於忠孝。不能皆生而知。故必貴學。學不能無待於人。而自達。故必資師友之助。朱君以講讀爲名。王之所講者。必先王之正道。由義則安。蹈利則危。敬慎則獲福。恣肆則致凶。與賢者同志。則光榮。與愚者同事。則汙辱。必懇懇爲王陳之。使王享有令名。朱君亦預有其美。不然。徒以祿位爲身計。而王國之得失。不介于中。豈聖明設官之意哉。抑豈舍人愛兄之所愿哉。夫又豈賢王選擇薦進。以求益於士君子之本心哉。竊聞朱君言。王好學有文章。其於忠孝。蓋出於天性。審如是。能賦之士。可以爲聖朝賀矣。

送陳達莊序

君子惡乎無功。而忌乎喜功。惡乎無名。而忌乎好名。功名者。人之所宜有。而不可有。預求必得之心。有預求必得之心。於功名之間者。造物之所不與也。禹益之治水。土臯陶之治法。垂之其工。夔之典樂。其心知盡其職而已。豈願以此功。而名於後世哉。至今其功名溢於海內。而不可掩者。以其有無求之心也。使皆鑿私逞智以求之。則其爲功名也狹矣。往年。天子念生民之未給。恐闢市之利。或過取而病民也。使者四出。覈天下徵納多寡之數。將據之以爲常。斗筲無賴之人。不思上之憂憫。元元之意。競以聰察苛細爲能。措撫閭閻。筭蠶蠶間物。籍其數以爲匿稅。而致之罪。郡邑至今拘其數。而不能供。吏以失職去者相望。小人喜功好名之害。至於此。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哉。適足取敗而已。天下何患乎無財。能養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廣東嶺海之間。民富物賤。魚鹽之利最博。故其地有鹽課之司。其官自提舉而下。朝廷咸慎擇其人。四明陳達莊。自孝義令。遷爲副提舉。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可以爲政。昔治孝義。民甚安之。蓋儒者之達於事者。予以謂陳君治此職。於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嶺海之陬。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遠人。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駭咨嘆。謂國有善吏焉。豈非陳君所樂爲哉。不切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之所以不舍者也。

送祝彥芳致仕還家序

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赫然臨朝。體天地之運。法日月之明。潤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舉廢政。而修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當是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辯臧否。誠古所未

有也。是以其時守職之官，非精強敏給，有兼人之材，應世之智者，鮮能終三年之久，獨括蒼視君彥芳，自國初兵革未靖，卽受命食祿，凡十有五年，年至七十，而以萊州府通判，致其政而歸。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而歎其獨得也。多爲詩美之，而視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于家也。復俾予序之。今之仕而位如視君者多矣，而獲致其事而去者，鮮矣。獲致事而去者，有矣。仕十五年而至于今者，鮮也。古者國之史官，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然則視君之歸，使後世有史氏出，其在所書乎。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于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君間，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承曲阜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溫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易。余心尤敬愛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予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爲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遷知陝之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予奉喪歸天台，伏山澤間，日不見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領西顧，歎息而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思。以爲二君方有志乎仕，予何由而見之乎。今年予偶來京師，鄭君適自陝至，會于逆旅，旣爲禮相勞苦，卽問舊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還，爲衆所推舉。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或聰察強敏，或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衆多疑其弛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爲政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歌

頌之子最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既已過數十輩矣。奚待予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先君之爲政。以刑不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靜以化之。故是時先君之政。爲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豈特可爲郡哉。雖天下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達大體。擗摭細故。以爲明。深文重刑。以爲斷。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止。其視葉君何如哉。葉君以寬厚爲縣而治矣。由是而進乎其大者。願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厚者而用之。其將在茲乎。予雖賤。敢爲葉君慶。且以識吾私焉。

送劉侯序

天下皆知仕之爲貴也。而不知其所由貴。苟徒以祿爵加人。而不修其可貴者。吾見其賤。未見其爲貴也。人之所貴乎仕。蓋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無所怍於心。雖抱關擊柝之微。貴孰尙焉。道不足而位有餘。君子之所深恥也。吾行乎世。見貴者多矣。求其可貴者。未之或見。豈果才之難哉。才而知道者難遇也。劉侯其庶幾乎。劉侯爲令象山三年。以民情爲賞罰。而不參以私。視富貧爲徵發。而不可動以利。民始不安之。久而愛之。愈久而服之。語必曰。吾侯而不敢稱其官。其意以爲侯者。爵之至貴。以此加之。所以見劉侯之果可貴也。而不知劉侯雖爲令。其可貴者自若也。三代之詩人。宜其忠厚也。至其怨誹其上。斥之爲狡童。比之爲碩鼠。又何其薄甚矣哉。今侯之治民。既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而其民之忠厚。不敢以其官稱之。況肯有他哉。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是非特侯之治民爲可貴。其民亦可貴也。余得不貴之乎。安得不稱之乎。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鬚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髮。彼皆不足於己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舉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爲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燠。皆可以變色。而怨快。況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戚爲哉。如以得爲喜。則將以失爲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爲。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瓜洲廩粟。其言貌與爲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盃羹。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僞爲。而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宗魯皆不爲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貧賤者。不足爲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贈黃叔暘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華黃叔暘。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孫。受學於今太史公爲子弟。由齊王府伴讀。拜監察御史。爲良法官。既而出爲北平遵化縣主簿。人或謂叔暘生長名胄。有美才。都要任固宜。今出而爲斯職。地遠且界邊。

大雪烈風薄冬凌春黃沙日夜飄擊街巷咫尺不可辨其氣苦寒其民被狐貉氈裘以居其俗剛愎不可以儒治而叔暘自南之北服食與其水土乖固不使況簿居令丞下勢卑尤難爲莫不爲叔暘憂余曰此雖愛叔暘而云非知叔暘者也夫君子異於衆人者幾何處華顯策肥馬從徒衆而享厚祿能安之而不憂者雖衆人皆然何以見君子至於事有所難處地有所難居勢有所難爲而能不動於心思不形於顏而坦然以爲樂者此惟君子能之衆人則不能矣君子之所樂者道所安者義道在是也義在是也雖置之於中國之外措之於編氓之列猶欣欣而不變況有祿食爲王官乎夫仕固有崇卑顧爲之何如耳爲之誠不以道雖公卿猶無位也爲之誠以道雖抱關之賤猶傳于後世況有人民社稷之寄者乎自斯民之生其達乎位者亦衆矣然至今不泯滅者豈皆達者乎亦人之自爲有以致之耳以叔暘之才其所視以爲重輕者宜如何而奚以是爲感哉於是論者然余言請以爲叔暘贈

贈金溪吳仲質序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邪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

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己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絕念慮。鋼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惑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噉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者乎。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考郭士淵集當作平元亮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略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

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狗道而狗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濶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舉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舉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治。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常。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訾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掾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吏部員外郎龔彥佐序

士惟不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眩惑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覬且慕。既得之則誇且肆。此其識趣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夫祿之以天下。而繫馬千駟。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而伊

尹不屑一顧視焉。彼聖人者，其心之所存，卓乎高出萬物之表，而物不得以浼之。其於天下之事也，何有後之君子，未嘗無才也。卒之不若古之豪傑立德宏而成功大者，其所見者淺，而爲富貴所休也。使其心有以自樂，而不爲外物所移，何有難行之事乎？予少行天下，求自重之士與之遊，而不可得。昔年反乎鄉，見巽君彥佐，其言確然，其貌肅然。其自視甚重，而不肯少屈於人，心固奇之。及今十餘年，復至京師，而彥佐爲吏部員外郎，視其德如鄉閭時，不翕翕以趨勢，不瑣瑣以殉利，淡乎自守而不阿，而名公卿皆才其所爲。予官翰林，與彥佐居相隣，而班相邇，宜可以往來，而彥佐非有故不至。公事之暇，閉門讀書，其被服飲食，以儉爲本，人不知其受下大夫之祿也。於乎！此可以富貴動其心者哉！今年春，彥佐居官及三載，例得還鄉省墳墓，與之友者，請文以相其行，世以仕而歸，故鄉爲榮，人能言之。若夫彥佐之志，可與成功名，而其進未已，此則人之所未及知，而予樂爲鄉邦道之也。

送盧尙毅序

昔予在鄉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子尙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遊者，滿堂。尙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宦學蜀秦間，繼而聞其以才領鄉薦，入太學。由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尙毅就山東鄉闈，試在高等。今年，羣士大會于禮部，尙毅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尙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充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抉擿紙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日默默省己所遺闕，惟恐所爲，或愧于天，俯仰班行

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于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爲尙毅贈哉況尙毅自童稚時已爲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爲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爲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爲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尙毅之父以孝友聞而尙毅質重不華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尙毅也夫

贈劉君序

天下之吏卑者衆而難爲惟其衆也故仕者自意雖有善績終不足以取旌顯於世由是多毀蔑廉隅與俗相媮汨上下惟其難爲故人無自固之心惟僥倖冀得益歲月卽棄去不省是以庶職多不修闕市之官卑而尤衆者也其不修爲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子之仕烏有崇卑難易哉食其祿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固不暇計苟祈人知而爲善則爲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爲也觀乎居大位者不足見人之志在下位者不廢其職惟有志者能之廬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擇征闕市於蘭溪三年恆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其能聞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爲治使有位者皆務修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之道明焉耳若劉君之爲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上方以治功望於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君之行徵之

奉教送宣慰使楊鏗還播州詩序

上帝以大明能慎德撫民付畀萬方禹益之所紀漢唐之所治彌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慰使臣楊鏗

當中夏甫定。卽來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教兵民。供徭輸稅。俗淳盜息。比於內郡。使介行旅。交稱其能。洪武二十七年春。入覲蜀都。王嘉其忠于天朝也。燕勞寵錫。禮秩加等。厥旣辭。有教曰。鏗甚忠。知臣職。長史宜合儒臣。賦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言曰。地無遠邇。人無中外。惟克履道。斯爲賢能。永受福祿。惟忠惟孝。皆上帝所賦。福善禍淫。實命之常。環國之境。其地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而播之楊氏。獨繇唐季。逮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失墜。豈甲兵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臣順。而受福于天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顛隕者。視臣鏗之賢爲何如。是宜見寵嘉於賢王。以華楊氏之子孫。豈特傳一時而已哉。臣鏗還。其宣聖朝及賢王德意。以告諸部族。俾勿怠。則臣鏗之忠。可歌者滋大矣。然則諸君子之詩。始其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別號庸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業。世以忠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送樓君士連謁選入京序

貴王之國多礪。好鳳之國多鷗。名之所在。僞之所趨也。然良工不以多礪而訾玉。君子不以多鷗而嘲鳳。務識其真而已。玉與鳳何異耶。今天下尙儒。四方之以儒名者。駢錯闕下。誦先王之道。立雋功於當世者。不爲少矣。其中真名而僞行者。亦豈無之哉。或者見其然。謂儒爲不足用。殆未之察耳。其不足用者。豈皆儒也耶。疑斯說者。曷不於樓君士連觀之。樓君金華太史公之門人。誦先王之道有年矣。其文辭行術。粹然不污。公嘗口稱之。向者出而應有司之選。主宣寧仁壽兩縣簿。皆以憂去官。雖未究其設施。而其及民者。蓋累見矣。使稍崇其階。人其職。豈不足以成功名哉。於其除服而出也。吾知其有所遇也。夫士患無真

材不患不遇。有材矣。雖不得位。弗失令名。無材而居尊位。多見其無益也。古之儒者。豈徒誦說浮文云爾哉。將以行其所知也。聖人之道。具乎六經四子之書。皆可行也。苟舉而措之。天下可不勞而治。況其小者乎。自夫道之不明。邪說布乎域中。所遵而守者。皆法家之言。烏在其爲儒道也。以彼爲世守之具。則謂儒爲不足用。固無足怪者。世之鄙儒。因其言亦曰。吾之道止云耳。非世所緩急也。由是聖人之大經墜地。雖幸逢斯世。有振之之漸。然其壞爛已久。非一朝夕可理。固有志者之所隱惜也。吾之此言。不於樓君發。則將何從而發乎。樓君幸以道自處。見儒衣冠者。則告之曰。天子方以儒圖治。各務弘道。慎勿爲磻爲鷗。以累玉與鳳哉。

送解元振先生還廬陵序

於道誠有所得。而養之純。守之篤。則不爲外物之所移。習俗之所變。彼搖奪於利欲。漸漬於汙卑者。皆無得於道。而然也。斯道行乎天地。而具乎人心。人莫能違之。而不能知之。或能知之。而不能得之。是以冥而居。蹇而蹈。終其身而不能盡其性之所有。加以富貴則驕。處之以貧賤則屈。習之以機巧則遷。天之全以與之者。至於喪失。拆裂而無遺。是不亦可悲也哉。然非其人之過也。生也非其鄉。學也非其師。莫或啓之。而戕之者衆。無惑乎其不能有得也。廬陵自宋盛時。爲文獻郡。名人碩儒。之有得於斯道者。後先相望。解氏爲郡大族。異時嘗有聞於天下。元振先生少爲其家良子弟。受業諸父。濯磨講切。以求孔子孟子之所傳。旣而有得焉。涵焉而益深。持焉而益完。遂溫然爲君子。江湖之間。多知其名。洪武癸酉。四川藩臣發幣徵校士子之文。賢王方篤志聖學。稽古禮士。因蒙召對。賜坐從容。諮訪元振坦夷。愿諒言不致飾。而

陳義無隱。其自守堅確。不可變遷。王甚嘉獎。及其告歸。特賜以詩。而以朴直稱之。復教羣臣。咸賦詩以送之。今世學古之士。藝能才術。如元振者。雖不多見。然不可謂果無其人也。至其言行循乎道。取舍去就不溺於俗。求如元振者。其可多致乎。是以讀王之詩。而不能自己於言。既以明元振之學。過世之人。抑以見賢王以道取人。非盛德不能也。

送周宗傅省親序

吾台在宋時。爲東南文獻郡。于時至宰輔者六七人。列侍從。典方州者。以數十計。亦盛矣哉。官爵之盛。不足深道。吾獨慕其時。道德文學之美。形諸事業。著于簡冊。皆崇偉光大。非後世可及。豈其時人才素賢乎。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曩時俗淪於夷。弊陋不振者七十餘年。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者。亦衆矣。而終有媿於昔心。竊痛之。以爲盛衰之理。常相仍而行。庶幾將復宋時之盛乎。及今天子立十餘年。而居郡之士。稍稍可觀。或出而治民。或顯于朝廷。其所爲。輒出他人右。固已占其兆矣。及來太學。與其士游。問學士之秀。而人輒推吾台。余獲求而徧交之。其文辭純美。而材質英朗者。果吾台人也。余於是益爲鄉邦喜。今年上擇諸生之尤者。四十有二人。賜襲衣。持束帛。歸省其親。他或連數郡無一人。而台之在行者。三人焉。周君其一也。上臣庶徧四海。守土之吏。理兵之將。以萬計。而幣帛之賜。及其親者。數十儒生。獨先蒙之。豈端爲諸君哉。所以耀天下之觀聽。使爲儒者。知所勸耳。是今之行。雖窮寒絕漠之夫。猶當興起爲學。況吾台文獻故邦乎。況躬承其賜者乎。又況若宗傅之賢者乎。宗傅歸而告吾長者。語吾朋友。凡生吾台者。皆當爲台自重。守官職。則先德化。後刑罰。居田里。則崇孝悌。厲廉恥。以爲細民。宗傅亦尙考論道德文章之緒。益

充其所爲。使他日朝廷講人才之美。必先吾台。道風俗之淳。亦必首吾台。而吾台果復宋時之盛。吾深望宗傅之行也。不然。非惟負上之恩。亦非吾所望於台之人。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卽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卽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且夕當爲美官。官于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日不忍爲。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署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爲孝。由是而臣則爲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

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送危秦生序

臨海危君孟陽。代其父輸作以死。其弟國子生秦生。請傳于太史公。斂其首歸葬。秦生之友郭君士淵。謂余曰。秦生悲其兄之不幸。且不得志而歸。子何以釋之乎。余曰。人處平世。父子相聚乎一堂之內。朝夕焉。以問其飽飢寒暑。跪拜獻薦。以致其歡忻。而解其悲戚。優游順美。以養其生。此民之幸者。以方乎孟陽。遭罹患苦以死。固爲不幸也。然今人之得此者。亦有矣。而雜然而生。寂然而死。求其獲書於鄉閭史者。且不能致。沉列於史官。今孟陽獨有得乎此矣。不謂之不幸。然則秦生。勿以深悲也。且士之志。上者在道德。次者在勳業。下者在利祿。勳業非位高。不足爲則。世之仕者。特利祿耳。使秦生卽得之。不足爲喜。今舍此而去也。誦聖賢之言。以求性命之微旨。徧覽古今之變。以觀其得失成敗之原。推之於躬行。以從事於古。人道德之學。其志之得者。不亦侈乎。而可以瑣瑣之失爲戚耶。儒者之於患。苟非自致之。則安乎命而已。孟陽之死。命也。秦生之不遇。亦命也。命出乎天。天其由人乎哉。秦生之父。賢而有文章。其必識此矣。郭君曰。子之言。非特可以慰秦生。且可慰其兄。非特可以慰其兄。且可以解其父之憂。而告其鄉人。遂書以爲贈。

送凌君入太學序

爲士之忠。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

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充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鄰里之近。而肆然以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用。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常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曉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至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送金文舉歸省序

其里閭聯姻戚。而相恤者。常人之所能勉。居異郡。生異族。而知相拯者。惟君子能之。自爲孩提。而識其面。見吾父兄。與之交遊來往。吾情與之熟也。一旦遇患難。不忍而恤之。則何難之有。生而未之識也。長而不與之交也。自非志意之相同。道術之相感。烏能相恤而不厭哉。今天子聚天下之才於太學。而教之。四方之人。無所不有。而吾寧海。惟郭士淵在焉。士淵素弱多病。一蒼頭侍其行。亦老矣。去年士淵疾作。且數月。殆甚。旣而其蒼頭亦病。饘粥幾無所仰。其同舍會稽金文舉。朝夕坐其側。問其飢飽安否。烹藥進食。時其所欲。而奉承之。或半夜渴求水。卽持汲器以往。或欲起不能行。則扶掖而順其所。如及士淵之愈。無難色。今年予訪士淵於京師。士淵爲酒飲我。文舉爲之具。殺蔬持觴起勸客。坐士淵下。如事其兄然。余矧曰視。

良久以問士淵。士淵以告曰：吾與文舉素無平生歡，而文舉視我如至親。我無以報。今文舉將歸省其親，願子有以贈之。余於是知文舉之爲君子也。古之君子視四海如其戶限，觀四海之民皆若同氣之親。老者父事之，幼者撫之，而不見其爲他人。故居乎鄉，則鄉受其惠，居乎位，則澤被乎民，而推之及乎庶類，咸得遂其性。彼誠知本而然也。後世人不知本，視其親戚，且有乖背之心。況同類者乎？是以僥倖得位，則堅持其私，以行酷虐之政，而生民之困久矣。文舉方以材爲時所稱，祿位之隆，其所宜有也。余所望者在乎知本耳。視其於士淵若此，則於民寧有不能加愛者乎？且無位而爲善，則事難而效寡；有位而爲善，則勢易而功多。文舉於其難者，且爲之矣，況於易者乎？其功名之成也，可必矣。余重士淵請，故於其行道其已能者，告其父兄，使知文舉之賢，而以余所聞者告文舉，俾益進乎大者也。

送梁宏省親還廣東序

木不必皆產於秦華，求其足用而已。玉不必皆出於荆藍，惟其可寶而已。材能之士，何必皆齊魯韓魏之國哉？苟能任之，四海之內無不可用者。不善任使，雖鄰里之人，猶且相猜，烏足爲治乎？昔嘗稱南士輕黜，不可當大事。此北人自私之論。三代聖人，非不欲用南士也。限於封域，不能有其地，雖欲用而不可致爾。春秋寓周之法，不鄙季札。孔子論學文，不鄙子游。使孔子居乎位，其將不用南士乎？亦將用其才也。漢之時，有徐穉，節行高，當世三國。魏晉以後，士之可稱者，多南方之人。唐之時，與魏徵齊名者，曰陸贄。爲宰相，有行義者，曰張九齡。贄，吳人。九齡，南粵人也。宋之盛世，有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皆居吳越間。其後立功名有文學者，率多江淮以南之士。孰謂不足用哉？世之取法以爲程準者，莫過於孔子，而孔子未嘗鄙

南士言治道之盛者。莫過於漢唐宋。而未嘗不用南士。然則論者果何所本哉。其不足信亦明矣。今國家知其然。凡任人命官。惟以材而太學之生。海內之人。無所不有。已可以矯論者之弊。而自私之人。猶竊竊相訾。不置。何其甚惑耶。夫天之所以授人。使爲賢愚。不肖者一而已。何有南北之殊。國家盡有宇內。視四海皆其闔閭。何嘗有所偏厚。而云云者。譬之羣兒。相詈於慈母之前。是可笑其無識也。然南士亦有過焉。誠使能自治其身。如古人立乎朝。則著忠讜之聲。處乎大位。則政修而事治。論者之喙。將自息矣。何以空言爲乎。太學梁君。南粵人也。入學二年。其師材之。其友敬之。其將歸。覲其親。其鄉之人。蒙由道來言。吾故以南士之說贈之。

贈盧信道序

吾鄉之士。多秀而有文。比三百載間。其俗凡三變。在宋中世。相高以文辭。逮乾道淳熙後。聞大賢君子之風。而悅之。重道德。尙名節。褒衣危巾。講論性命。言行必本乎禮義。閭巷之間。絃誦之聲。相接。至於元。以功利誘天下。衆驩趨之。而習于浮誇。負才氣者。以豪放爲通。尙奢侈者。以驕佚自縱。而宋之舊俗微矣。大明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誥四方。剗削元之遺弊。吾意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宦學于外。久不與鄉人接。未之見也。今年臨海盧信道。由鄉貢進士。奉詔閱兵籍于山南。予獲與之語。其氣薰然。以和其容翼然。以恭。叩其議論。出入乎詩書。沉涵乎禮文。又皆粹然以正。一何其善自變也。人不知學。則已爲學。不以宋之君子爲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而欲適乎海也。乾淳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爲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然則師宋之君子。同學孔子者。所宜爲也。

爲士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術業。乃與孔子背馳。豈足爲善變哉。予少有志於學。於宋之故俗。每有槩於心焉。悼流俗之失。而喜信道之得之也。故因其歸。俾告於鄉人。使知學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復宋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蓋亦聖明誥教之意也。

送周景琰入試序

學莫善於自得。自得而後能化。辟之木然。天之生也。潤之以雨露。作之以風雷。是物同得也。及其培植既久。其材或可以任梁棟。其實或可以適口腹。紛綸繁盛。各效其用於天地之間。爲辛者不假味於甘。爲甘者不求助於苦。松不必如柏。而同歸於可用。杞未必如梓。而同至於可斲。皆成於其所自得。而是物者。亦莫知其所自由。夫是之謂能化。古人之於學。其取於聖人之經。猶木之待風雷雨露而後生也。及其得乎斯理。而致其成。守其恆者爲善人。達其奧者爲君子。而造其極者爲賢士。其所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才智。浩乎不見其窮。道術確乎不爲習俗所變。未有假習陳言。故迹而成事功者。故古人之於事。有所不爲。而所爲必名於後世。以其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則不然。非不學乎經也。而不足以得經之理。誦而習之。則有餘。推而用之。則不達。其於斯理也。悅乎口。而不入於心。窺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玉於富人之室。非不知其可愛。而不能使之爲己用。故有所爲。必勞勩而無成。是豈特學者之過哉。教之者無其術。養之者無其素。故耳國朝有天下。思得足用之士。而任之。興學建師。積以歲月。而考其自得之效。數年以前。詔以今歲大比。至期而郡邑諸生。冠帶而集者。以千百計。而臨海周景琰與焉。景琰才良而氣溫。蓋乎學。而聞於人者已久。其所能衆人知之。而其所得者。衆人則未之知也。今將試于有司。出而用於世。茲其漸矣。

景琰其爲善人以進於德乎爲君子以化民敦俗乎抑爲賢者以致當今之治垂來世之則乎余心之望於景琰而當世之願於天下之士固然也苟徒誦習陳言以求合於有司之選而不能周一世之用豈吾所謂善學者哉豈當世之願於士也哉

贈林士恭序

黃巖林士恭好學而篤志其父將千兵鎮鄰郡括蒼而母夫人留居故第士恭欲處以奉母則無人乎父之側欲久乎官所則無以慰母之心輕裝美味奔走兩州間以致其養問安之使踵相接也士君子聞而嘉其孝今年秋自括歸省母郡博士蘇公平仲爲文贈之士恭以子善蘇公也示子於寧海且以贈言爲請子無言久矣然黃巖寧海同郡也士恭見知蘇公而子與蘇公故交其道又同也焉能卒無言乎古之贈言者非以稱其所已能蓋以增益其未至者耳士恭之能養蘇公已言之凡古聖賢之言孝皆士恭之所學而自知者也子將何以爲士恭贈哉雖然士恭亦聞天子之誥之論者乎旨甘溫清以適其口體定省愉悅以承其心志世俗以爲善事親矣而復有大焉者臣乎忠友乎信兄弟夫婦和以別官以奉法戰而致勇此孝之大要而復有小焉者居處不可以不莊懼其或慢以辱親也言語不可以不慎懼其招怨以危身也精微廣博雖堯帝之平章百姓大舜之慎徽五典無以加之自皇王以來以訓誥化民未有盛於今者也士恭之孝固美矣觀乎此也其亦有所未至者乎苟有所未至其可不加之意乎夫言之善者雖恆人可以爲教而訓誥之所陳聖人之言也雖庶人不可忽而天子之詔天下所當奉承以行者也孔子曰周盥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則吾之贈士恭非予之私言也天子之意而孔子之法也蘇公

學孔子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夫。

贈劉文仲序代太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彥祥交。劉君時年三十餘鬚髯漆黑面雪白褒然衣冠頡頏諸公間方以功名爲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于別室朝夕與語甚驩間命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八歲小者三四歲言笑啞啞眉目秀朗如畫圖競牽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亂離余遁藏山中不至城市者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爲郡庠師授五經於諸生復見劉君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衰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已笄且適人矣旣而余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臺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予於浦陽修髯長身人類其父子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人已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已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憊而壯氣勃勃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爲老成人則子雖欲不老烏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爲郡邑吏復遷吏北平以省墳墓辭還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蓋古之仁人見舊故則相贈以言余老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乃述平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子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贈王時中序

攻乎術者不足盡術之妙惟寓乎術者足以盡之天下之術未有不深且博者也苟徒竊竊然學乎其粗

而不得於道。則吾之精神智慮。方爲所役之不暇。何由盡其理而用之。善學者則不然。於萬物之理無不窮。衆理之變無不察。心之所得。固已絕出於人。由是而寓於術。縱橫開闔。無所施而不宜。豈若專門獨學者之勞。且陋哉。趙括以善兵自雄。一戰而喪軍殺將。犯兵法所忌而不知。淮陰侯平居飢餓困辱。不稍自異於常人。及乎爲將。百戰百勝。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括區區小智。梏於一技。而不達變。淮陰之所學。蓋有出乎兵法之外者。其成敗之効宜然也。余嘗見世人好論醫。而不善治病。每爲人言。學醫者不足治疾。惟學道者。乃能知醫。聞者或疑其非。或大吾言而不省。蓋知道者寡。無足怪也。邑人丁公。語予以臨海王君時中之善醫。及其所治。奇効甚衆。心固慕之。而薦紳間。多言時中之學。包羅恣肆。如古方士。如近世山林高人。其容貌簡寂如儒者。其神氣閑定。如列僊之流。莫能名其術也。私益異焉。旣而余姑之夫盧君有疾。殆時中治之而瘳。思所以報之。時中笑曰。是果以恆醫遇我邪。使我欲金帛爲王公富人。一舉手富貴終世。尙何爲於此哉。余聞而益異之。從而與之言。終莫測其爲人也。嗚呼。所謂有道而寓於術者。其時中謂邪。

贈四明邵眞齋序

今年春。余患痰瘧。踰百日不止。肌體瘠癯。形容巖然。兄弟賓客。爰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爲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爲瘧。久爲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眞齋。君脈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瘧之始作也。一二日可止。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俟其自除。旣而兼旬。而瘧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德君。各爲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甚著於

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爲言也。然余獨有感焉。自昔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其憂而謀弭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爲夸言以自高。每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爲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某策。則速成而勞。用某策。則淹久而逸。炳然默識於心胸之中。而不爲羣議所奪。如義和推策。以考日月之度。造父。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癥結。無毫髮之不合。斯須之不贊。苟得其人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邵君之於余。庶幾近之。惜乎其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辟諸醫。以爲賈生善知脈。而不善爲方。董生善爲方。而未嘗言脈。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脈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爲治之纖悉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共論斯事。邵君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秘之而未肯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兄弟賓客而已也。余願於君悉聞之。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

能有所爲。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恆無變色。是非其氣之足特。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舜堯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

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王文問序代太史公作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同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恐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攜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問承命將還。告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材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効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口觀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也。尙從而質焉。

送浮圖景暉序

序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焰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于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修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譬奎曄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子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曄師之居烏傷略士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曄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贈瑄縑中序

學道之士既無求於利祿宜乎無所處而不安然居山林者烟霞之與儔麋鹿之與朋去人羣遠世膠不

獲從名人勝流。講說咨叩。以廣其業。其流多失之野。宅市朝者。交乎王公薦紳。以修其文。接乎碩師宿學。以通其道。苟不得幽負絕特之地。盤旋憇息。以澄其志。其流或近於肆。今佛者瑄上人則不然。其始去天台而遊京師。四方之士多與之善。巨公大臣多稱其賢。上人日處鍾山大靈谷寺。雖近市朝。而其志猶山林也。今年將住持括蒼之南明。南明去郡城爲甚邇。有泉流林木之勝。而郡博士眉山蘇公之名聞天下。上人道古言行於余。視其儀度通而和。質而有文。其論議理而節。達而不浮。翩翩乎佳士也。以是而得蘇公與之往來問答。其道寧有不進者乎。余乘於時。而居乎海上。日與樵釣者伍。欲從蘇公而不可得。於上人之行。不能無所感焉。雖然。吾聞古之有道者。果有可樂。生死不足爲之變。窮達不能改其常。而況於出處喧寂之細者乎。是必有出乎見聞之表者。苟得其要。則雖與蛙龜雜居。而非辱。軒冕在躬。而非榮。蘇公之爲人。視無視也。聽無聞也。而於理無不察。於事無不知。豈非庶幾有道者乎。上人行。尙以吾言問之。

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某。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閩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爲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戶服艾之益。要以斯人之莫好修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擬。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絕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菴。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爲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創艾自新。美矣。謂三閩褒貶爲常其實。則未可也。三閩猶者也。其取物也。恆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由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

記

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己。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己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爲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恆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爲蕭。可也。謂爲創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爲不可也。於是潘侯嘆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盼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滯滯窘複態。鋒穎橫出。氣蓋一座。余驚駭。意其爲奇士。而惜余拙訥。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譴給敏如故。而爲禮恭遜。斂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爲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爲樂。元直攝衣坐。其下俯首斂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侃然趨去。儼若愿怒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沂淮泗。至齊魯。往來公卿之間。虛左而俟。東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爲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

世之任意自喜。瀨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之道。日以爲是。而慕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遇迹於物耳。苟徇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略爲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來山水間。著書以自娛。時烏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攜筇陟崇嶺。看雲起。臥石床。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爲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極。僭亂平。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亦園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爲斯寺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之南。名以公官。亭爲公而作也。海師以某從公學。俾記其事。某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於惠遠。周元公之於常總。歐陽文忠公之於居訥者。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鸞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旣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

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彊體康。肩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某賤且駭。何敢僭冒。以汗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爲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尙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融于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旣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于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制詞之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爲善。雖所爲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修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靳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靳其若此也。不預靳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偁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忘。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

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尙能爲公道之。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曰也。若或闢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凡其舉措猷爲。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旣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飲。非惟人不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困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爲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爲最雄。故原不爲當時所知。爲最甚。莊周苟況。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絕羣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旣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爲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尙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爲人清慎不苟。少能爲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咏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爲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議論。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問以畸名。其亭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

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而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于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爲得。孰爲失乎。孰爲合。孰爲畸乎。尙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希董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韋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爲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聖賢之徒。士之善尙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惑歟。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尙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爲甚難。今

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士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根根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頗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己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螻蟻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

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吊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爲不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修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旣素定。逸者不以爲無用。而勞者不以爲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旣其旣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檢。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爲患。然善爲治者。不循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異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閭族成。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爲師。則恆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恆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恆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爲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器。爲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于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愬。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爲細民先。闢軒于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思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思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旣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

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皆效其所爲。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且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爲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爲。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爲拘。以文視其本。則爲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帟。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于斯。卽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或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永康朱君世庸。旣葬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于墓。

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微記。故爲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鄆。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設肴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爲余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敘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盥滌。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絳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于齊梁。毀于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尙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

假祐之。閱余母子兄弟之暎于先。而俾得合于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鼓天倫之樂。尙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金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于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尙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修有志操。執樂事于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金高。勉其學孺子之爲人也。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于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凌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汚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爲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燁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淆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玄爲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

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思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爲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而耕。怡然自得也。怪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自不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僕。暑不迫。寒不暇。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胸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曲。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塾影以絢。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悟。尙修其辭。逞怪披奇。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嘖笑。屏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窄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釣。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曷浴乎水。振翻修羽。不勝樂也。雞浴乎土。振翻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能與水俱。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爲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所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併耕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爲。治天下猶是也。德彼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棼棼。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

冀耶。余拱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爲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鱗溪之故宅。築室池上。修廣如舟狀。揭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嘆者曰。人惟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爲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珥組車馬。恃之以爲貴。玉帛錦繡。恃之以爲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爲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恆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修其足恃者。以徐觀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世。室廡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人望之者。以爲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己。而視其所居。爲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爲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臾存乎目者。航之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挾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悅。旋踵而卻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爲固。而況於人乎。而況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爲也。必有爲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爲之。而誰艤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

則夫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巾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雁蕩。天姥。皆穹窿嶸峻。爲天下奇觀。跡擬乎蓬閩。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廡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于左右者。必構危架。迴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虛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所闕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壬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子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尙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揉鉛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于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修。盡舉三代爲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似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爲方圓。以斧斤爲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爲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

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爲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其滑脆甘美。可以爲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于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恆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尙壯強。爲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官成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爲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爲孝也。豈有既乎。揚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爲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爲大戚矣。或四三十。煢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爲人。尙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人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爲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旣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爲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懼。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爲奴隸之所訾吐。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問以告于先公。先公忻焉。如不知其駭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祐。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尙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蹤逸者。恆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爲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

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羣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某之

記

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某旣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爲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烏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澌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己。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忤。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斂之于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

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為之人。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為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修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為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為壽闈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為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為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與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視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為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為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況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為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為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為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為可常。雖在膝下。而不

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尙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修。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尙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常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頗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修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況無情之月乎。尙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爲喜。蝕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醜釐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蟹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龜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飲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飲。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茹藿歡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旣不爲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菲。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葍。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咏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己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況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爲記以告曰：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寔函，顯赫徽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醇，寧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耐之在醯醢，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汗壤，唯衆人厥精，厥懿生則俱全，知攸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助盛德，巍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擬。稽于初，迺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罔覆載，靡或遺，酬酢羣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在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肯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祇昆協弟，睦于家邦，陶于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馬，弗思其復，如闕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于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闇之歸。惟志士懲其愆，克白敬畏，匪聞斯聞，匪覲斯覲，祇栗栗馭馬以朽紼，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爲蝨螟，俾無害其嘉穀，視芬華爲陷阱，惟懼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能尋，不猷弘訓，充塞天地，寧謐羣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尙斯相，恆人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背聖自怡，其道以墜，惟某甫尙鑑于茲，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要，于以事天，以修其身，以淑乎人，恆人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傲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汗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恆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爲貴。而況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公卿。與號之爲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修乎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尙。以爲貴者。印組以爲華。祿賜以爲豐。崇顯之位。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爲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而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沒喻爲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

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卽從。其臥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迺屢踏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使子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怠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況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爲而主靜。夫無爲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子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祿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辨。爲常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爲

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宣于家。則親愛疎。詞命不修于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人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內。有細行之違。片言之悖。先生恥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翕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汨如溪。潢澗潦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卽顏子而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于左。

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爲學。著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于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闐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問以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搖之。與破甕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日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僞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日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號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董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釜鬻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卽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

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懈。且屬子記其說。以告來者。子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乘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蠱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予以治心修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址。復以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黍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卹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羣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攜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巖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羣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蘇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爲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褻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常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灑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爲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頗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爲學道之戒也哉。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修德。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修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剛。其字爲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

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闕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畔。勿使其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慊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以夸于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聲。則汗出而顏變。頽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爲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矣。其心未以爲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既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後。德既成。

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勳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恆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辨。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奇逞能。謬飾虛言。以撼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忸怩。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公禮義其實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叔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己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倘伴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癯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常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

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旨。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溫。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修。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力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

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自宋爲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籩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尙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黃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家亦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自東而生。騰而如鳥。迴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歛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敷縮結。或變爲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驚蕩。久而乃沒。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常其起滅之頃。日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況能常見之乎。欲常見之。且不可。況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有。況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縻。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粃繼之。綺綉去體。而疎布不掩者。其爲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籠力執。欲使適意者。常存而不失。而卒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

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頽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爲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人身亦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修而爲道德。施而爲事功。發而爲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爲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爲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尙以爲然。或能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尙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鍾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躅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善謀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況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疑。疑誤焉。不待思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彼狐貉者。不知狐貉之溫。服疏布。則思其貴矣。人恆在乎親側。朝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爲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遠遊。遠親既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則思親鬱蒸而慘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爲壽。歲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既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

不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溫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爲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久爲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彌久而彌存，故修己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常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才，於前人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爲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 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怳然思。況天下至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惄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躊躇焉。累乎若無所依，欲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爲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爲獨處此也。卻中席而不敢安，避門闔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孟縉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縉，同門友。王君子充之子也。孟縉爲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爲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白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縉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善事母，以昌大吾宗。孟縉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

事生產。故廬庖陋。孟縑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縑之思。蓋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顏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縑之思。豈有過歟。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有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縑亦盡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縑尙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母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縑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寓懽忻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縑之履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將於孟縑是望。予何以慰孟縑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人之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

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鄰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旣寧。宇內祇肅。迺下詔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然必有善爲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詔旨。當厚恩。而台屬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

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稱。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爲幸。宗族舉酒爲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質傳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須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爲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非特爲宗族之榮華。實可爲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可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爲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天。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聖世尙年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爲敦睦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臥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燁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

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爲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後高。雲臥天遊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騫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爲皆不足以得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壙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于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永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靳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決也。縉雲曹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旣而若有所得。悔前所爲。及真主出。而四海清。遂優游大山邃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爲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臥雲樓。雲非可臥者也。特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爲世俗之囂閥汚濁者。不足以挽之。山衆人而望。若臥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爲高哉。先生飢而稻。渴而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涅于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爲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爲高。吾安知百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爲曹邪。先生名環。字師宗。予聞其風于其子閣門郎養志。養志靜而溫。慤而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爲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

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銖之利，達則憫然自負，爲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于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旣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爲思，窅乎其爲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問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特以是心爲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食飮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爲邦之道，其用心爲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爲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蟲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是也。

懸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恆以用才，騁智者，馳騫太過，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假臺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而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懸人。

也。而朝廷恆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賢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賢者有矣。而慕乎賢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賢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賢名其窩。豈慕長孺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爲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徵余記之。余卽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旣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爲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龐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轅。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衡輓。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爲君子。其所任者。固

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爲學。家自爲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假偃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閤籌略。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爲輪。轂以禮樂爲蓋。軫齊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靜如地。運行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銷矣。騶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無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哀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

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鳶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聵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熟。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飢餒。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紳間。雅不喜日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棖刻桷。丹漆黝堊。文牕綺疏。錦幃綉帳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褌。羔肥膾腴。青紅奪目。甘醴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欷詭仄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奇。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

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窈女婦事遊譴。賤皆握文法。富室擅筆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漠然。不撓不撓。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羣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鍼之。浮詐以塗之。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恆不足。發之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蓄積。累白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不爲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爲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人。由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爲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既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前。愕眙相持。斂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爲。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既久。

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師儒者。與有愧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莊恪有知度。未幾而士習爲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以勉學者。使知爲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災。戎器素飭。則不憂疆場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爲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劬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沒溺於流俗之學。旁求泛取。以爲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己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惰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窆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爲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問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邈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

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儉狡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糧。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息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說爲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是也。克己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尙焉。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爲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顏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顏子之復。而復乎故鄉。予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況杞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爲吾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驚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歎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

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遂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猷畝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常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況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略。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尙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爲公卿大夫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修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卽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巨木

之下。禾黍爲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卽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旣而棄去。居金華讀書。學以自娛。取賀水部語。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密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其位而掊取虐斂。惟恐不足。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猶宜黍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稿。李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是在觀報施之道焉。

娛靜樓記

台人謂山川環複之地爲奧。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理奧。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上深以腴。泉甘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爲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不與恆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今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願得予記之。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也。而恆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恆患乎不知道。使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況於家乎。三代以還。二者不能相兼。謀略事功者。流而爲詐。居正蹈義者。不良於爲。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變。而不詭。義可以拯生民之厄。而不伐。舍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懷濟之有取乎靜。豈

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靜也。而未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爲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孰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內。雖盡孔明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內。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尙。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梅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寧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微法。謫蜀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爲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爲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況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合。由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汪洋瀟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敵古今。以爲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槩。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條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貴賤富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滅。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

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髮如平時。無幾微見于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燕安之餘。爲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濼。飲食游觀。而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爲與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恆以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湑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澹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脩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之脩然者。則已填糺穢。汙化泥爲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沂淮。以達于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澹。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修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

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悶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在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淳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淆。包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思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尙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尙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日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己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會稽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爲人。營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菊趣軒。

及遇聖天子。擢爲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去林壑而處公署之崇巖。觀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問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英發秀於風霜淒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懼。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己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尙幸有以語我哉。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
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
斷。不繼也。祐子與某。與某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
亦絕也。禪以下。曷爲不字。非無字也。爲其絕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
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爲誰。賀無嗣。而寶
後。口口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爲而尊之。學爲當世師。而名于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爲翰林待制。
而私諡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環。景文環之子曰復。叔賢。杞叔堅也。復子三。物性嗜也。杞子四。榆。某。愷也。
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尚三子。秬。穎。穆也。秬。天穎。字伯嘉。爲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
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幼也。同二子。稠。穉。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穉子也。因子

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絕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修而與道乖。自逆于天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爲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爲而已矣。文肅公子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公之澤。繇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爲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頽之態。變化至無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污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之旣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嶄然而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斂夕舒。春榮秋頽者。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於己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其所得之淺深。以勗乎己之不逮。恨其人不可見。而重巒密林。多爲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修。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日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氣固密。初無築室于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費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請記。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良。則當審夫時。

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常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賈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下卜焉。殆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百人于獄。議者冤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卽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克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真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屯。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蠃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宜於戰鬪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尙力之主。而折旋曾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修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

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疏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魯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內艱，去不獲見。及旣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悚然不自勝。余謂朝翰今內外仕者，多出大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校書君楚才，嘗歸老于此。某思結屋其旁，讀書著文以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爲默山精舍。子必爲我記之。子曰：子倘歸，子記未晚。旣而朝翰每見，必以爲吾言。且曰：子第爲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充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隱爲樂哉？仕而得其道，可樂也。隱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奚以窮達論哉？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而惟其道之修，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曰：是不爲仕也。爲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爲隱也。知其道之不可行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及汲汲於仕

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爲喜戚。而修其在。我者以勝之。子不見魯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古金之祿。以榮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敬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當時之爵祿崇衍者。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尙有識其故居者乎。子誠能修乎在己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于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默山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子之言。亦以子而傳。不亦善耶。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爲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同。其潔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皮之幕之。塵垢無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所踐。鳧鶩之所浴。穢污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澄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爲皮。以敬爲幕。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卽天德也。其道卽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違也。故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豈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好汨之於內。利害鉢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穢污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由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遁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

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爲齋居之名。夫敬爲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與之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安思邪慮。罔或萌孽。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己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乎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同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爲郡縣學教官。盧龍王蘊玉來教諭沔陽。予獲見焉。其色燁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常否。廉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也匕箸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參。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欲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奇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于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盡於卑近。其爲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之心。常存而不忘。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

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是悟乎日。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顯而天地日月雷靈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恆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榦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玉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玉。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爲君子矣。雖不爲公卿。無害也。爲公卿而不足爲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居子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尙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于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愕然而相顧。怩然笑。予以爲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乎。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

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爲聖賢爲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爲而不可効之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常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爲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爲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于太史公公名之曰尙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尙友齋記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爲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己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

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卽吾身爲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況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尙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澗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爲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尙也。古之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間有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爲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略效之。亦不愚乎。仲昭之爲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志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尙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爲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爲人所指笑。喜仲昭之似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懿。道德仁義之說。尙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盧廷剛。爲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修己。其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師。路過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剛之求也。病瘍之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己者。固難

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給已。輒以爲是。而不省其爲欺。見人侮己。輒以爲宜。而不省其爲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爲可喜。聞毀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爲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爲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爲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剛顧求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於瞽。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汨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有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卽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剛能於斯數者。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者。非太疎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況予與廷剛也歟。況不及廷剛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之。以塞廷剛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爲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

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于無窮。非若僥倖于一日者之不可恃也。洪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爲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爲上所尊禮。在羣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孝大節。卓爲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爲國世家。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爾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旣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恆若對越。天顏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爲屬。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生也。天旣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爲賜。聖人之言。卽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況筆之爲書。而昭揭于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以過于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毫末。而況孝孺之鄙賤乎。雖然。忠孝之說。竊嘗聞之矣。事親而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乎己。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偉論。裨乎宗社。奇功俊略。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懇。內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可不思述前人之事。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尙父。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譽。李西平之有愬。皆克宜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勳烈于悠久。使人因其身而

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爲學甚專。器重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爲公書之。以慶國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成。而是氣也。未嘗爲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榿楠。得之以爲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爲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爲威。黍稷稻粱。麻桑桑槩。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肖翹之類。蠕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辨。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載之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行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爲莊周。卑焉而爲申韓。悖焉而爲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墮。爲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

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主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于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爲。德度之懿。照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虛。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恆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災施惠之事。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間論羣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爲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旣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益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則恭己文王之不顯。亦臨無斃。亦保顏子之克己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羣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爲人。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類被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推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

哉。

身修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儲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羣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弗可以不稽古爲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垂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臯陶陳謨之語。名所御堂曰身修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有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讓不可。則言曰。爲國之本。莫尙乎修身。修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所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子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己。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適一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則思永而身無不修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千百載者。未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恆人。則不然。耳目也。聲色或誘之。肢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爲斯須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修。而治其國家。烏可得哉。今殿下名堂。特有取乎臯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爲之防。巍巍高出乎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修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俱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羣臣之

過也。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王家之不基。私竊有望焉。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卽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旣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懼于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

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鬪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溫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章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咲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尉。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迺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傅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大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

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至于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常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日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余旣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珍。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爲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於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

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絕刮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詩語也。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開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密林于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爲而致此道。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爲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爲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爲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爲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爲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爲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懼。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污。山林不能爲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爲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後樂堂記

慮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然後可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謀不出乎一身者。其不爲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民安危之由。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爲之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爲是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

爾是以伊尹方處缺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飢餓。而論爲邦。孟子轅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常世。而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于四海。不得志則功流于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矣。若河南右參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資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公希文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未富。祿未厚。所欲未盡。得爲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爲憂者。尤無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爲民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顏孟未必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術。與范公未必類也。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須之樂邪。予觀公天質篤厚。充養有素。溫粹之氣。溢于喉言。其中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于人。此公之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爲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祿豐者任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敢以身之卑職爲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纈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爲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平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爲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僨人之國。否則自僨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爲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爲人。以爲賢者。固當如是。旣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歎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爲大學生。試事于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貸室以居。縑袍疏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爲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麗美之品。纖麗溫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脩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己。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恆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而親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旣而遂登朝。爲御史。山御史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恆難乎養。而履道有祿。以具肥甘。供養葛。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豸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閭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尙者。公廉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慝者無所冤。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狗乎己。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己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

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尙有考於吾言也。

全樂齋記

心無媿戚慕怨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姘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僞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慙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黃君資安。脩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況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箏瓢。曾皙之遊詠。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況於君乎。余試與君登浦泆之高丘。而望之。榮且悴者。何爲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峙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連鬱乎。其凝聚者。誰爲

之宰也。君請爲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卽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顏子曾皙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葛君信，亦以其業來學。瞻其儀觀，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數十篇，皆斥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口，則題曰好古齋。余異而問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犧氏之前，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間，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中古之世，今之世無隨，隨疑譏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於中古者，果何道乎？自夫鉅者而言，民之生也，置連帥諸侯以治之，爲阡陌，立井田以均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薰之，而今之存者鮮矣。爲州閭鄰里之法，以洽其情，爲鄉飲鄉射之法，以勉其怠，爲冠昏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之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計。願近之。余曰：古之農，畊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求直，古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嬉懈以困而生，或騰價以取乎人，或窳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異乎先王之教，而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好，將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所能爲也。願近之。余曰：古之爲士者，冠員而履方，上衣而下裳，長紳委前，利劍佩後，容臭珥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元者，方其隅，納乎足者，銳其首，小袂斜裙，束絲繫臂，俯仰無和平之音，進退無從容之度，拜則軒其尻，趨則頓其步，而與古異矣。而君子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久矣。然王制也，吾何敢違。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願復近之。予曰：古之爲學者，豈務他哉？務明乎倫。

理而已。故事君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敵致其勇，履難奮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竭其愛，妻子焉而別且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好古，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常行也，不敢不勉，抑願聞其餘。予曰：古之人脩其業，善其身而已，未嘗有求於世也。及其譽聞既廣，其君舉而加諸位，其心戚然若不敢安，遑遑然思推其澤於斯民，若益稷伊傅之流是也。今則不然，脩其業以自鬻于人，及既得位，則棄所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浸少矣。君豈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若？予曰：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明矣，思覺後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爲經，作萬世之程。周衰，秦漢間處士說客，不知道術，各以其臆見爲書，偏曲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足取者。至于今，并失之矣。而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此吾志也。盡之矣。謹聞誨矣。予曰：雖然，此皆以物而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盍思夫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爲君，益稷伊傅周公，盡之以爲臣。孔子盡之以爲聖，顏回曾參，踐之以爲賢。盜跖違之以暴，桀紂逆之以亡。是道也，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與，不以今而隕，誠反而求之，自有無極而太極者。穆然具於吾心，古孰甚焉。躬而行之，達則兼善天下，窮之獨善其身。古之人皆然，余亦有志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之人自視也。而君好古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亦古之人也。行將造君而質焉。君曰：然，請書以爲記。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貴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心專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

原隰之農。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者。能以力勝之。惰者。地雖美。不能爲美焉。蓋良農之治田也。先時而藝。倍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垂成而志愈勸。竭三時之力。棄百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豐。歲雖凶而不飢。惰者不然。藝則後於衆。培則失其時。貪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及其將熟。則礪錢。轉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則有不可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飢。凶年而雖散。此則在乎人之爲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穀之善者也。或者棄去不植。而惟稊稗焉。是藝稊稗。歲凶土曠。而暫植之可也。藉之以爲常用力。雖勞而與惰者無幾矣。不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稟智愚之殊。猶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焉而不加脩。則歸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兼攻而勇致之。其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脩身。則德墮。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稊稗之農也。學之蠹者也。用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旨乎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歟。夫叔度禮義之冑也。而質過乎人。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二十年矣。田固美也。生乎名冑。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孔子焉。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剔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扶之翼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涵之欲其深。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倦。道之成也。孰禦。旣成矣。欲焉其若虛。眇焉如不及。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已。而循乎天。用則被乎生民矣。不用亦不失令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鹵莽爾。滅裂爾。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蠹者俱。

矣。噫。非叔度之賢。斯言也。吾將誰告歟。

訥齋記

工於辯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爲近之。用心與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羽。使廣之心。知其爲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棄其智巧而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辨。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絳侯平居駭慙。若不能出言。孰不鄙其木訥哉。及乎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一戰而不勝。敗矣。蓄銳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酬之。使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待乎事。居至靜以應乎動。彼曉曉而至。吾以默默示之。固將鉗吾汗額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天台厲君士榮。其少時志銳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偉然。常窮其同輩。既而涉世頗久。乃自懲創。見人厚自謙退。不爲多言。題其室曰訥齋。士榮蓋有所得而然也。吾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爲苟不有以掇止。則日趨於薄。思以身由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言也。或尤以爲傲。或笑以爲愚。彼固不足以知。然而俗之所尙。其可見矣。每竊自嘆。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乎。今既於士榮見之。而又惜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也。雖然。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大夫士。恥言人之過失。而尙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而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爲羞。此必訥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尙以告余。亦可出而仕矣。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爲然。自聖人以下。其天資與人。不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爲之師。而爲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既而見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且日檢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退則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慚。戚然而憂。恐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身。而成其名。人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爲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爲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有美質哉。去聖人既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而顧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脩。視聖人之言。如鳥過其口。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之所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蔑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奚獨不思乎聖人之所由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答辨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吾何爲不可乎。苟能卽聖人之言以爲師。諸子之言以爲友。以顏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顏閔可幾而及矣。況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聖人而師之。固未見。苟求勝己者而師之。豈無其人乎。一鄉之中。必有勝己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己者。吾又從而師之。以國爲未至。又求天下勝己者而事之。則吾之所聞。必衆矣。告吾以善者。必多矣。又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者以爲師。而望以善其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文辭。受經於今太

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史公信天下之師也。士中既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則所以治身之道。異乎今之所爲也。必矣。余欲賢者望士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棠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公。爲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既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疎略。純恪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卑懦。疎略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羣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恆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者。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脩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

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來鷗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非樂夫物也。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爲有累於心，擾焉，怵迫於中者，紛紜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爲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羣鹿豕者；有居海濱，而事漁釣者，方其有以自樂，快然不知貧賤之足悲，而貴富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者，每難乎其人。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資於物，猶瞽者之資乎美觀，聵者之資乎美音。雖有可樂，奚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于左右，心樂之，因名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羣鷗從之，如昔日，仍揭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其爲可樂。姚子獨遇之，忻忻莫逆于心，豈獨於鷗爲然哉？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在乎？斯理也。子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干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

興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聖人懼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廉。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寶興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爲良公卿。而其在畎畝之人。亦皆不失爲敦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後世觀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爲能。或尙黃老以無爲爲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意見爲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感興。故欲知天下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異時江南之俗。以貲產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爲有識者。亦以閒曠自高。玄對緇流。羽客爲好學。自以大亂乘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慨然有慕於爲學。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餘力。發爲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視其身亦無異。嘗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咏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其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一人之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爲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睿。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爲默。而告子曰。子能爲言。其爲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已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爲是。則君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爲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

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況敢默於宗君乎。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之怪。及處於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知語與默之說。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爲病。故君子未嘗有意于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人僞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僞者有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爲佞。宜言而默。其失爲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既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語如愚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訾其爲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辨之名。而不辭。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羣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剗荆棘。除叢壤。因崇以爲垣。夷級以爲階。腴者爲圃。而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鼯之音。寒暑日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目

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絕之境。不達其大。至於緣木躋崖。窮極險怪。敝履屐。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爲我用。而不爲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爲學。且與學道者類焉。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驚心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爲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遊之適而已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高。字彥修。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祔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卽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弟居之。以奉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

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忘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玉既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于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慕之子也。某某慕之孫也。出於某某慕者也。某某慕又出於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已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爲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之下。而尙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遠過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常視慕者之衆寡。觀今人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所爲之業。所慕得其人。而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爲夸。所爲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之賢者。君子以爲陋。慕焉不失人。由焉不違道。豈非君子之所爲者乎。絳人劉士登。繇太學生仕于朝。再擢爲京府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迎以

養。因名其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之爲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之行。已爲政安重。慎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民信其令。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爲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爲鮮。而能善其身。爲時令人。如士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爲孝子。爲忠臣。卓乎貫天地。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之外哉。善率之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斂之爲德行。施之爲事功。將奚所弗至。他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偉。使後之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可不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梅所記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慎行。隱居薦谷之陽。名其所居曰梅所。客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內。未嘗有梅。而曰梅所。何歟。高君苟以梅自擬。則梅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窮冬之時。視夫姱麗如綺繡。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春。而爲人所善者。不侔甚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日孔子。嘗以蘭自擬。周之詩人。以樛木擬后妃。以槁樸擬賢材。屈原以中椒蘭桂比君子。斯數者。豈非草木哉。而聖人賢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形也。苟以其形。枯叢敗折。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蓋君子之觀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爲我用。用之久而不厭。彼衆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間。娛情於臭味之頃。譬如游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所得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同俗者。衆人之智也。獨立而不

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時。挾材御術。僥倖於一旦。取鞍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以爲得志者。閭巷之間。皆是也。旋日而視之。風雨散而沙塵飛。欲再求而熟玩之。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陽春之草木乎。高君居衆人得志之時。飲水飯粟。以樂聖賢之道。衆人固譏其戾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既清。彼方危懼。慄慄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享。何異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爲梅。可也。謂高君寓意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爲梅所。亦無不可也。何獨疑之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廣平有愧。和靖不如。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嗒嗒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

題跋

五三九

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天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國家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修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甚遠。特以好爲談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龐參，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恠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逞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修爲贊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于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豎孫爲司馬氏所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矧鉤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踴勵。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尙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奧。

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視錢舜舉之書。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之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尙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緒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册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

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卽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爲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爲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疎密。鳥獸蟲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爲通論也。覽此圖者。尙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湖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鍾鼓。肆管絃。燕會于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爲盜區。屠傷殺戮。至于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頽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旣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爲國都。旄頭屬卓。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日隄。展卷而臥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

上而與李白崔顥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恆在乎德。而不在于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而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況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詩疑當作技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

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書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夫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迂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絃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汗鱗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尙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尙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題跋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父。預修先朝寶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礪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燬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修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爲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子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

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況所常先者乎。今人於易爲者。猶不講。況難爲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嚴。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奧。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內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爲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卽世。十餘年。

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閱之。以爲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賜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由是懌得專於學。其書益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于齋宮。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旣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爲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懌尙日孳孳。因熱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爲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于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懌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懌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修元史。文辭爲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爲羣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獎之也。唐甄濟不仕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于朝。且請韓退之爲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爲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雜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暇於吾。

何補哉。太史公爲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辨甚久。蔣君未嘗以衒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于翰林。遂受業于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獎與。以爲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爲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于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微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卽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呂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爲最深。今戴先生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爲人。而今已矣。浙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尙可得邪。惜夫。

題礪碎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勳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礪碎子墓碣。礪碎子鄉里一布衣耳。因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礪碎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常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言論。旣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篤忠厚。慕尙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來。師喪道微。漠然無復存者。余先君貞惠先生。昔爲魯守。嘗思有以化之。迎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者。使就學焉。于時洙泗之間。幾爲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魯士之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父處士生不顯于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于聞人。以識其葬。余遇諸京師。爲之歎息。流俗之壞也久矣。親沒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費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爲

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至魯。由盟觀之。其俗蓋將盡變矣。復異時之盛。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告我。余尙能爲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所有昭乎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爲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爲最寡。吳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

辭約義該。得退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祿而富貴者。君子也。待爵祿而富貴者。恆人也。備萬物于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于千載。天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恥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由。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岷之珥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理。字克讓。生于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于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尙友于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旣沒。而叔子思齊。爲陝西左參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恆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于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參政公名可家。以字行。繇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爲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爲水者矣。未有水旣盈而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由乎禮義之途。使內不愧於天。外不挫于人。充溢盛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爲者。

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驤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常其銳然於有爲之初。固若可嘉。及乎涉歷無窮之變。未有不齷然消沮者也。吾嘗歎而疑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皆偉甚。左民奇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爲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而見之乎。苟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之粗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常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于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爲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脩於閨闈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于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莫病於近代。爲其慕乎美稱也。夫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苟著爲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爲父師者。往往以臯夔益稷。丘軻回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德。則庸堅賤夫也。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浦陽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格物之義。名之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祝之以辭。欲其用心於致知之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爲父師也乎。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皆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之材。亦不免冥行謬作之弊。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爲文章。則浩然而無涯。蓄之以爲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賢之學。必以知爲先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可以數計。而欲知之也。蓋有要焉。操至靜之器。以應乎羣動。以索乎冊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之間。譬諸破竹焉。旣得函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豁然矣。知旣盡。而於聖賢之學。無不得者。吾不信也。叔致生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口之接。無非知也。舉足動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而太史公又甚愛之。其於學。旣得矣乎。予復爲是言者。予與叔致友。以忠告者。友道也。雖然。叔致奚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尙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牖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輩塵胸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眞。此王荆公刻漏銘爲李

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尙於宋君觀之。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采可愛，而頗頗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蹟，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爲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其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當今推爲第一。今仲珩草書自作詩，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題周氏文後

知人天下之至難。由人之言以觀人，至難之尤也。人之平居，非察其所守，不足知其志。非試其臨事，不足知其才。才志得矣，非考其終身，不足以知其德。此人未易知者爲然也。士之寬裕有容者，譽人多過其實。

刻厲疾惡者。取人多喪其真。自非誠明公溥之士。其子奪褒貶。未必可信。則察言之際。豈易乎哉。吾友方君。其介潔不妄有所稱。而王君脩德。確然守正。不爲詭隨之行。苟非其人。雖其親愛。不以片言許也。今於周君友文。俱言其美。若出一口。然夫以方君之言。雖微。王君猶信也。王君之言。雖微。方君猶可也。而二君交贊之。皆以爲難能。則周君之善。烏可誣也哉。昔余與周君遊。先於二君。而周君之來吾鄉。二君知之者。詳於余。古道之不復也。久矣。余於周君。喜二君之公於取人也。既爲之書。復繫其說。使人知予爲之書者。非私乎周君。蓋猶二君之意也。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尙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鏡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發懦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尙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羣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

喜以爲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爲饒歌十二篇。以宣敷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向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脩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以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于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黃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懼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飢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己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鏘玉憂。宮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

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書夷山蒙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業無可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祿位得失爲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羈寓數千里外。在尺竹伍符中。而放筆爲詩。組織物狀。揣切人情。敷揚事理。浩乎其無涯。燁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嘗有枯悴寒澁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況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過夷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朝廷。龔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荅子。訴於朝。皇上垂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間。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尙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于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贈樓君詩卷題辭 代太史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真。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有司將官之。君固以疾辭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歌詩以贊其行。凡若干首。君嘗徵予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爲言。予撫卷而視。計其時。僅越七年。而其人之存者。聚散不常。於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予何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生世。不啻如呼吸頃耳。其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遊之人。聲音笑貌。瞭然著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欲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夢寐何異也。而余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非達性命之故者。不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齊矣。君足踐利祿之場。不願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得。余非能知君。獨視其詩。而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楊言性。本於告子。臯夔以刑名聲色絕世。引喻有味。可爲世戒。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謂君子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爲善之。當爲彼爲不善之。小人皆可備解經之一說。蓋篤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者。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以稱物平施爲言。謂三十斤爲鈞。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賈誼大鈞播物者實之。其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蔽聰。可駭者頗衆。甚矣乎其爲多思也。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亦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邪。然其異於世俗之蒙瞽。拘錮於已然之成說。而漫不致思者。亦已遠矣。況其該博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蓋亦難能之士也。第疑聶夷中詩。二月非鬻絲之時。以爲乃四月之訛。則

爲未常乎理。夫夷中蓋以貧困細民未蠶未稼而預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免飢寒之厄。此非躬歷其事而深究民瘼者不能述斯言也。而慶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察耶。抑其方銳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己之失邪。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爲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爲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爲言之意者爲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酌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橫以見志。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羣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爨下之木有剗然鳴者。其尙知而取也。

題積善堂記後

爲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爲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爲其所可必而妄意於所難必。脩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爲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之宜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爲利達而爲之也。使慕利達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尙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斯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朴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爲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會稽徐公以積善名。

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祿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由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爲乎。公之爲人。御下寬默有容。而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爲君子。而不自以爲才。是宜爲天道之所祐者也。尙於其嗣人徵之。

敬題蜀王殿下來鷗亭詩後

蜀王殿下以容哲之資。性與理合。發言成章。而謙虛好士。士有見者。未嘗不斂容垂問。然文辭翰墨之賜。非學術器識。遠過乎人者。弗能致也。往者講學中都。臨淮訓導姚宗文。特承顧遇。賜以來鷗亭詩。時殿下春秋十有八耳。而措辭雅馴有法。雖縉紳儒先莫過焉。是豈特儒者之美觀哉。亦可以爲聖世宗室多賢之慶矣。

題許士脩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媼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子一歲。輒以師禮。

事子。會子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子言。里人王頤。與其弟暎。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脩。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頤暎爲購工刻于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頤暎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子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子昔旣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跋劉氏家藏誥命後

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贈其父爲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官行事之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況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有彼不在此。中奉之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其所當爲。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輕重哉。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玉大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爲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爲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寶藏于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爲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況一笏乎。

書李質夫序後

名號者。己之所命。以別乎人。苟未極其美。人未必非笑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己之所致。以彰其身。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爲士者。未嘗脩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怠其所宜爲。而先其所當後。古之君子。弗爲是焉。名號與聲譽。俱美者稱也。二者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名號者。不亦善於自脩者乎。善於自脩者。君子取之。章貢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視制作文。爲之盛。因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于吾郡。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爲職。蓋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文者。周之所尙。聖人非處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由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樸。順乎其不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澆濯剷除之。何由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旣美。而其事甚難也。雖然。己不由而強人之從。於事爲難。己由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況居位者乎。李君苟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由之。機巧之去。而惇厚之用。椎魯之尙。而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恥浮薄。而勉爲忠樸者。其李君之化也夫。

遜志齋集卷之十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贊

春秋諸君子贊 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碣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碣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微若善龜。始不吾從。弑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篡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誠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

贊

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戡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解。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羣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厭棄人言。篡弒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踞。蛇豕屏竄。才優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狗道忘己。後國先家。季子所耻。

叔勝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污。叔勝之賢。高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耻之。安乎賤貧。我捫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疑作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好。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譬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

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廢之。上曠其職。下泯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子于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鄆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釁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竄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肯取瓦礫。棄遺瓊璠。篡弑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汚己。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汗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贊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尙懋厥德。

郝笑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尙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墮弊。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狗大公。舉讐與子。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復。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續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繁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鷄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衷。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喪吳。豈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己無異。人之勝己。善者己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已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三守贊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

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靡，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于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忠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儉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降。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驚。江河之深。秦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刷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峩峩。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儆。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禁。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嗚嗚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微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黷昧。公曰疇哉。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獲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旣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旣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尙友五贊 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

不見于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充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嘗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誕。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

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尙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末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卽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敬贊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與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耻。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敬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纈布。而敬竟以是名後世。敬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

行己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敝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敝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鉄鎖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帥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益壞偷。而恭背遠。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狗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安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耻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瓦崩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

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帶穿齧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尙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粲。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譬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常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古之觀人。不於用舍。

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鷲。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糜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入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糝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開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尙視于公。

孔璋贊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珍。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鬪之不止。一人叱之。卽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一旦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寒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

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秦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歿不逮其身，則幸也。當秦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旣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秦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旣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泯泯，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哀安臥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卑汗，大節已墮。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竇朋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慙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于廟廊。臥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尙喪其魄。

蕭僕贊 有序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

得杯羹孟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彜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詔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爲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嘆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爲贊以附其左方。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爲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瓦解河潰。維聖迪哲。察于人言。虛己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降。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兇擅國。國不遽亡。繫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關。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直氣凜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爲君御。

南稜王先生像贊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於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既皆博覽多識。宏偉而端亮。主隱約而不顯者。亦多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

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于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之耆老，以考其行己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弟子最顯者，爲黃文獻公潛，仕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之孫翰林侍制禕，以文學事今上，有名當世。觀於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侍制君，亦可以知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儒子管幼安之倫也。

御賜吳大學士畫像贊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吳公沉，實預在列。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寵褒之意。公既詣闕稱謝，將藏諸家，以侈上恩。以爲鄉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某至京師，獲拜而寓日焉。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于王庭者，若商之傅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高宗圖說於未見之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既沒之後。惟唐太宗爲學士十人畫像，當其尙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之，有弗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于家也。今皇上優禮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藎密，勿文足以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常不出其下，而官爲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藏于家，豈非問世奇遇，尤爲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窮其面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知之。某非敢以爲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贊辭，附其左方。

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行安識明，學粹義精，執筆橫經，陟降大庭，帝敷人文，化成九有，公爲儒宗，陰翊治道，德爲世儀，文爲世師，凡厥縉紳，孰克似之，華髮蒼顏，圖像孔肖，子孫勿忘，天子所詔。

御書贊有序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寵遇，皇上爲更今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死，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嶠夷昧谷，髻童給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修，乃克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修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尙念哉，祇奉聖猷，天子命汝，俾自慎修，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于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君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

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絕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內。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旣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卽天位。召入議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侍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恆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敍而贊之曰。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旣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求。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空同外史贊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爲僊。脫然無累者。吾知其爲禪。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爲儒者之賢人。於茲三事。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僊而好佛。行高而志專。丰神朗潔。如冰雪之在澗。意氣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由然也。況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贊

不翁翁以爲同。不憂憂以爲矯。遁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祿。不足以爲大。布衣糲食。不足爲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顛蹶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烏。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贊

璠璣其溫。冰雪其清。皎如異人。照映殿庭。辭翰爛然。爲世重寶。卻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王仲摺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尙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修。而耻於干譽徽寵。此王子所以慕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子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爲今之賈董也。

鄭仲釋像贊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闇闇。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尙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攜一子與居。弊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廚廩薪芻。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飢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諛。人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爲疎。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爲徒。嗟乎。使斯人而爲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內。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多事之際。不寔寔以忤物。不汨汨以阿世。予力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蓋蒼之西。東海之滌也。

劉廷修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凜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爲。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于人。造物爲徒。

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祿位也輕。以仁義爲樂。故於嗜好也薄。畜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玉堂之署。以爲國之善龜。然優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之旨。誠足以續前緒。而開後覺也歟。

葉川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街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嘗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蓋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王中夫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龐淳厚之氣。寬和博大。足以範俗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盡試也。出其餘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決。粲若星斗之麗。世皆仰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爲人。窮而不戚。泰而不肆。位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耆英淪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挹涕。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能肖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

態而盡繡綸。此所以頓對萬彙。而包括乾坤。今吾養浩。心之繡蓄。自足以藻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托於和舟吮墨之人。吾試爲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贊

灑然絕俗之韻。溫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求合。不立異以取奇。出膺民社之寄。處爲士子之師。發才猷於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爲祿位所羈者乎。

澹如居士贊

宵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冲然內足者。燭理之明也。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洞乎幾先。而泯跡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衆所愧乎天。故不願乎人知也。此故君子之成德。而澹如居士所以名者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克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欲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慕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有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綬。獨養高於林藪。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爲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乎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狙詐爲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觀

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尙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修閒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而所存者厚矣。豈一丘一壑所能容耶。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髻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給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頰白冠裳如畫。行步踈踈可數。默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始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

厥德詐諛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弭。殆臻于理。曷占其端。視諸黃氏。維黃世族。爲娶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日墜。弗居其名。福祿攸躋。懿茲黃氏。有伯有季。旣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貲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人之善艾。集于一身。疇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嬖孽。以殺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珍。于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革其漓。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杜推官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乎恕。此杜子之所爲異也。況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贊

生乎閭閻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旣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冠象。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爲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場。徜徉於寬閒之野邪。

姚貞婦贊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

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徽言。傳于鄉閭。休風慶澤。施于後昆。子禮原以才薦于朝。爲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于天下。里父老言于縣。以達于部使者。參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姜守義。歌于國風。伯姬謹禮。書于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爲儔。而上弗預玄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贊辭。播于閭里。俾有所勸。用敦于人紀。其辭曰。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于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恆。詩備盛衰。著美刺。憲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爲常。從一而終。顛沛靡忘。陰教旣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夫人。媿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昭。宜于尊章。協于嫺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者嬰。匍匐在旁。于清于溫。則曰旣芘于鞠。于育心焉。閱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昭茲信誓。敢負所天。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雛嚶嚶。載翔載翺。鳴于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子。爲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菲祿是承。何以啓之。母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和古淑媛。列于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于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亶哉匪誣。

老人星贊二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無謂弗聞。彼杖而遊。日瞰爾門。食氣之毋。服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佑下民。宰制元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酌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斂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白鹿洞規贊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爲贊以繫之。辭曰。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弼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闕其萌。莫遂其長。決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味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爲。行之愈難。千五百年。聖統莫繼。撥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羣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羣經。淘沃衆說。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覃被天下。譬諸飲食。非民水火。推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淺。曷知其然。其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由之。寧不預知。爲學之初。舍此焉學。率而弗違。匪資外鑠。發之爲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爲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公言是誨。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歸田圖贊

干祿非冒。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由義與道。孔明之度。子房之英。天厄其道。非吾無能。廬山崇崇。其下江水。清風穆然。盛德之士。

畫梅贊

贊

金華溪潛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贊之曰。玉質冰姿。不汗纖塵。破顏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馬圖贊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勒。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羣遊自肆之爲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頽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贊云。麒麟騶虞。貴不可羈。強加御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躡風。翠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況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上。

爲好義作修德樛木贊

王子善書。得象之髓。流爲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衆葉雲委。駕君得之。贊者方子。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繄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遭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羗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閩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遠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尙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闌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閩里或周其艱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

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不能服駕。出于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梁肉。昔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旣亡。民實無祿。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于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日。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尤匪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讒之。置於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昔賤去來。靡武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尙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質天人。遊戲世俗。糝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賀有得。致政羅山。館置于家。細析密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翼孟宗韓。沿洙遵洛。輟瓢陋室。若飲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

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幸逢。公慕于嚶。拜謁靡遺。孀孤滿目。興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祿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繼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尙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羣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感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尙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秦華以爲殺。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醉皇天與后土。尙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譏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賫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鷓鴣。愛綠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沾。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愴。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鶡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毫倪楮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譏遇斥。羣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史公。問世之英國之善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滌。麟蹄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溶折。興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郵榮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蟲天。羣僊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太史公遷葬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常變故之初興。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浹。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頽。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濤怒濤。擊撞鼓盞。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士爲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尙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仲於旣屈之餘也。尙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旣定。其卓絕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奠。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尙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爲。爲天所惡。謂爲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并。汲水於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奇。恆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陵轢鬼神。識切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矧造化者。寧不譴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電滅。瀉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爲報。道不在此。其中所畜。月朗日溫。著爲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

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爲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凋。環目顧之。一何寥寥。茲已可憾。聞者嘆咨。況在不肖。嘗辱見知。遠闊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愈遠彌耀。絃奠矢辭。知已是報。

重告胡先生墓

宋元之隆。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崇。先生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峭拔穹窿。如粟於飢。如裘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往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幡然兩翁。東人聚觀。曰我父兄。西人嘆言。邦國未空。顧登壽考。顧履顯融。內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爲禎祥。以誇無窮。云胡皇天。降此薦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失。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闡孰一。風俗變壞。孰救其疾。其頽孰扶。其潰孰窒。有邪有諛。孰正孰黜。有慕乎善。孰爲引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爲坏土抑舒。而爲風鬱。而爲魄蒸。爲雨露。蓋爲霹靂。誰謂冥冥。而不赫赫。有戾乎理。曾榮安逸。人或不誅。先生是殤。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德。不遇一時。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整爲之宗。各尊所聞。以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明天子。長山華川。內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遊物表。不耀其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毀。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尙存。爲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

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囿大化。如水在川。成壞斯須。安可控搏。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尙俟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爲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鷄雀蟲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王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謀孽間搆。卒俾蒼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溟熒。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爲之悼屈而啣冤。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于殿陛。而達于旒辰之前。于以有學士之贈。于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爲善。而不忠爲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

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漸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僊。乃知譏佞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耀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尙友于簡編。情不能自已。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恆以困州縣。沉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于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子。不幸而弗獲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旣而宋公薨于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尙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

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麟溪之澗。眺望於芝山之顛。促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頽。以爲公精強雅健。常享百年之壽。而余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遠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尙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余既憂苦百罹。而公翩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冤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銳以爲儼也。狼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鷓鴣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爲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閱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誄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爲然乎。

祭吳栲菴先生

余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茲先友。皆時之彥。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四顧興嗟。幸公尙存。誰實無良。忍速公死。堂堂民望。于今盡矣。惟公之生。玉質金聲。儼如列僊。溫粹而清。據席談笑。羣言咸廢。尤善爲詩。尙友百世。酒酣意適。奮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足多。玄思妙語。神搆鬼設。獨得于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嘆莫已知。人之不知。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曷不與辨。以死自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僊能然。

超乎物表。不履憂患。公昔慕願。與僊爲儔。死而有知。必從之遊。人之有生。變讒畏毀。公之至樂。迺自今始。羣愚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僊。孰不喜公爲公之計。死未爲失。況享高年。踰六望七。昔我先人。五十而終。以公觀之。所得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淪胥以敗。此獨爲善衆。視若仇。彼爲不善。覆謂良謀。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不死者長。寧若小人。溘焉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豈知今也。哭公以吊。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爲誰言邪。嗚呼哀哉。尙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結髮。出遊天下。所交所事。皆名世者。曾未十年。零落西東。哀計日聞。寰海爲空。嗟嗟夫子。博辨俊傑。妙齡挺秀。揚聲楚越。束書上馬。翱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駭驚。國不可爲。智者所畏。退處兵間。初匪其志。天戈南麾。溟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欒王烏侯。祇命震悚。南金大貝。稽首來奉。帝嘉勞績。俾佐一州。入宰畿縣。奏課最優。遠郡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跡觴詠。當宇輿歎。在廷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筆章程。衆趨刻覈。掣蹙坐曹。謂匪吾職。羣士大比。兩司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公最驩。我爲童穉。輒觀公文。謂公名人。非我不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譽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實忝同徵。舟行千里。連床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我以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人所怯。公氣益壯。契闊還里。于今四年。嘗歸覲父。一見卽旋。示我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老。士譽所宗。璧雍玉堂。贊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覩。忍不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豈

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之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爲。或訥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冥冥，終古喇喇。彼庸狻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穢若鴟鷂。事久跡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爲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趨哭。淚滴衾枕，歲且周矣。哀不弭忘，纍纍諸孤。若在我旁，貧不能振，仰愧平昔，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尙享。

祭郭士淵

寧海爲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爲賢。至於近世，諸老盡歿。天啓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已驚其羣。昔被薦書，翔翔太學。抗疏殿庭，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鋒。斂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已末，余從太史。至於京師，閱天下士。孰不奮筆，自擬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然，辨峭暢達。波濤之壯，鷹隼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稱之羣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先墓，使永不墜。嘗爲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子鮮朋友，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仰首視天，曠視九州。子繼居憂，子亦還里。往來問難，情義益美。遊並子穀，息聯子床。凡子所聞，無或闕臧。子之金華，子將赴闕。自期卽歸，常與子別。子留子去，不相聞知。思子無悲，謂見有期。孰云吾子，而竟止此。不與子而，乃聞子死。子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子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子曰不然，子慎而審。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不思，殲此良人。嗟嗟吾子，子果死耶。胡不子留，俾文邦家。況子之才，可以用世。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子于毒。困于讒搆，身死名辱。

衆人無知。謗謂子狂。紛紛矇瞽。烏識否臧。微生好直。匡章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子之言行。予實知之。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爲斯道慟。非予之私。

祭許士脩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謠以嬉。濯人肺腸。俾蚺汚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怍。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汚濁。不發其光。卒斂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爲可厭數。清都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翱翔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夭。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並。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子非。吾實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子復何爲。天苟相子。不負子知。子喪在堂。子處壟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吊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子舉。伯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尙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遠道而生。與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珩。俯仰

不慙求之常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子族夷。袞衣大圭。爲百世師。田恆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搆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胸膂欲裂。乖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雖不能救。貶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尙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大夫人。慕于蘿山。吾欲拊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尙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嘆而深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晢。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

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觀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踊。招徠魂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入覲十門。出教郡學。雋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卽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閭。以婆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重入子室。男哭祖而女號。鬚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菲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翊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菽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子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時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士生于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于始。而困于終。不惟由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既對策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聖明。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爲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構罹於凶。求其壯而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內。姓名著於辟雍。有祿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況乎天子憫念耆臣。賜棺以華其斂。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恫然。俊傑之生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祝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敍哀而酌酒。一以慰先生於漠漠。一以寫吾心之沖沖。

祭趙希顏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間。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胤子。湯文之德。而夏臺姜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尚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之郡。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舉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于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爲予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冀播然而薦。至豈竟死乎空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兮。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

道以保身則易。抵讖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尙何遺憾乎。人寰彼儉狡之輩。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穰奪於毫毛。卒顛隳於窄淵。以彼較得失於此。分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予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聊寓哀於此文。

祭董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吾子。愛友弟昆。同煬合藏。矢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已忘物。既充厥家。他人迫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于艱榮。措取則弗入。厚于躬薄。于奉先貴爲公卿。寢薦豆邊。孰如吾子。祠廟是虔。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蓄財。各齋自封。三牲私室。賓庖靡供。孰如吾子。待士敬恭。冠蓋盈門。曾無怠容。彼氓寡知。謂學無益。騁私角慧。詆慢耆德。吾子懲之。聞善必式。寶愛訓言。如金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虛心屈體。于賢于賓。觀于其庭。長幼振振。嗟我鄉閭。疇與爲隣。予昔臥病。杜門避咎。子招我遊。欣然爲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與子。黃髮燕喜。官學于秦。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憂悵。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永闕九泉。荒荒我里。士習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柏之萎。荆棘之茂。追爾之亡。我心孔疚。秀日長身。玉雪其顏。夢寢見之。儼乎其存。馳觴往奠。不接笑言。序德告哀。以慰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學授于梁。詔歸故鄉。攜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髮爲白。賢子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

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邊，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于遠，誰在。日然公爲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在旁，勞勩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如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爲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酌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尚享。

東陽葛府君誄 有序

東陽爲婺上邑，葛氏又爲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師端獻公洪，以儒術參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後贈朝奉郎，君子謂其有遺德焉，越四世，而處士質生諱鼻，字夢賢，其氣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義，忠信爲本，處士生而不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爲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人恆相勝，而不能相兼，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兼而全之者，數百

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奔走窮中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者。惟無得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爲聖人。位爲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也。人而得其清明淑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爲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百世無一焉。爵祿滿行。多如蟬毛。而善人舉世無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基上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邪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祗爲細人耳。其生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校耶。於是其門人咸曰。宜誅宜諡。某曰。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然有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微哉。而不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悼不幸者。有誅。節惠易名者。有諡。處士之守道弗武。不亦靖乎。誠篤無僞。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誅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乃誅以辭。其辭曰。葛氏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隱以賢。厥胤孔碩。吳寧是遷。吳寧有葛。積久而殷。侃侃太師。秉國之鈞。不悞以剛。不懦以仁。非爽于儀。允矣大臣。爰有良工。太師之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道若飴。畏利猶虺。世蓄不施。以篤厥裔。於淑處士。天賦之英。師聖友賢。佩準蹈繩。內誠而方。外柔而明。趨善遺榮。梁肉羣經。羣經紛如。辭奧義鴻。衆說交羅。喧蛙聚螽。導其指歸。百川之東。開塞以通。實虛以充。孰謂韋布綺綉之華。孰謂藜糗鍾鼎奚加。維道之奢。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也。則有善斯程。懷愆斯革。人恃有師。天奪何亟。壽匪弗崇。爵則靡錫。嗚呼哀哉。彼末之康。文駟錦衣。彼得之京。位則孔邈。既培以肥。又祿而尸。獨闕其逢。俾澤弗施。天之降哀。有繁其彙。或桴以闕。或駁以戾。戾雖纓裳。德則弗

類。疇若處士。大樽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子輿。困於縱橫。厚取於天。人奚可損。不得于人。斯道乃明。嗟嗟處士。處困而亨。弗忤於衷。弗愧于生。諸生纍纍。如喪父兄。不顯其躬。而榮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民。水涸于淵。苗槁于田。能爲者人。不能者天。自昔已然。將誰之愆。古有昭則。易名以諡。揆行伊靖。考德孔懿。薦茲嘉號。以永弗墜。我思徽猷。是以陳誄。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年七十有二卒于家。卒之明日。其鄉之耆老子弟。相攜而來哭。如失父母而哀。三日。舉邑之縉紳士大夫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內。凡數百里之中。聞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吊。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嗚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于某曰。哀之而哭。不若哀之以辭。爲其可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已絕而遂已矣。雖欲求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宣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讀其辭其哀宛然也。子曷爲我圖之。某曰。雖然。昔人之爲辭以哀死者多矣。余追其人。或有天下望被其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非其罪。而橫罹天折。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壑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沒而不傳。是誠可哀也。故從而爲辭。以道情。情悲而辭惻。言後而意愈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淚沾襟。今府君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爲一家之政。雖不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人少長集。內外合。莫不屏氣曲躬立兩序。惟府君言是從。禮焉而禮具。樂焉而樂具。瞻步履而倚笑談。其惟所欲而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

寢。子孫林立乎。疏幕之下。葬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而墓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羨慕之不暇。而何不幸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身言之。固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士。飢有所調。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乎。若止哀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乎。某於是無以誥之也。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地。華軒下。府君不以其穉賤。肅而置之賓位。所以遇某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爲誰。而哀乎。況某之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渭。字伯陽。云。其辭曰。人之生死。分。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分。亦復何悲。身雖無悲。分。人則爾思。人思何爲。分。喪厥表儀。以義名門。分。十世于茲。漸仁習禮。分。肅穆而熙。先生尸之。分。以和勝威。動一誠物。分。不順不違。大執聯輯。分。小執攜。不畏以趨。分。不慢以欺。言惟忠信。分。左矩右規。家法孔儼。分。鄉邦是推。爾紛我解。分。我調爾飢。父老有望。分。子弟有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頤善人之亡。分。衆庶疇依。將奔慟兮。遐邇畢來。曷爲而然。分。懿德致之。德可感人。分。亘古如斯。嗟今之人。分。胡寧不爲。多脫誤。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于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彊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嘆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

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瓊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恆有以相之。其於人也。罔童惡子。狼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闇且惡者。多存乎固。而俊哲之生也。恆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旣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姿鸞麟兮貌虎力。綽秀姣兮燁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溫。未加弁兮突修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讐。子美好兮死誰尤。旣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覘簡策兮日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轡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糜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儼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闇昏兮稔姦慝。身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恢奇。躬天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天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

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奚爲兮去疇往。萬靈滅兮將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峇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子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見兮。上纘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淒淒。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纊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糞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撫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姪。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闌

然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鳴。曷不爾兮死無。衰孱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煒下瀾泉局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顙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在。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士可大校刊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窆于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啣哀叩誠。頓頌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爛。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關閩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祕。閉門講習。不知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克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

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常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貫酒。酌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禺董彜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辨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躡次軀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潮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不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飢寒。或怯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肯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柏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洒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鷓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鄰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

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略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變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礱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旣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卽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革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革則蓋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耄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

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廡。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旆鷁。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
 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斑斑間出。郡邑
 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
 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
 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
 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歎。民仰給它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
 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
 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卽以舟載。具白于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
 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
 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
 州粟。道且便。告于省。省不從。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圯。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
 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稿。哀號卽工。聲聞數里。日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
 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卽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羣祠。涕泣
 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
 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
 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

害如飢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卻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窳。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箴之。緩急之期。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極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鷄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壝。置祭器。祭服。溫澣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構石爲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緹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革困蓄糧。火屢爲災。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

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公牘堆几。羣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卽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禱于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于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閣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棄之。至敗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飢與食。不能行者。餼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菜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貲。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褲。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

卻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于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贖買葺。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君答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燭雁侑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于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藁。有汗漫集若干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

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永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某。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稜先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婺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羣儒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每留坐。與之

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常否俗淳漓隨問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卽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婺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禕補皆業儒而禕從黃文獻公學頗頗儕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亡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於家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處士案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蒞家御子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某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紹紹紳孫女二人適傅完傅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稷曰程曰穰曰稔曰植曰稔曰稚女五人禕入國朝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羣行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剛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母徐氏府君少儻負氣節讀書略通大義以薦爲台州路學錄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巡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鬪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憾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丞王茫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某謀曰狂孽虜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

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蓋粉吾曹。可坐視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爲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矣。府君遂募民爲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諭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爲民。則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戮邑人。及府君以事聞。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爲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贏。然不以此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告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恆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爲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爲之歎泣。先娶葉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生一子。甫一歲。府君概南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俾某狀其事。某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詔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卽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

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納以手磨穢。剔汗扶起。臥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瘳。乃置刀孟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頓顛于地。額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乎。知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糝孟中。裂帛漬血。裹瘡。戒左右弗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羹喜爲之握箸。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質三持歸。遺母。母疾如失。旣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尙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攜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爲盡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費財俾質遷。日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能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煙。府君憫之。天明攜錢二十緡。潛投窗隙而去。歎歲出糶。有寡人來糶。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耶。倍與其粟。糶蔬者過門。府君取其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餘錢裨我。糶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儲舍以館而食之。瘴氣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

陳氏性理字義。卽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爲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書紙爲圈。揭屏間。常日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配蔣氏。贈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天。二適某某。孫男四人。紹緒。紳。某。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沒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潛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柞。大母宋氏。公生而廣額豐頤。英穎異凡輩。少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渾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頷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給宋公。宋公乃頷之。如平時。吏退。公惟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給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旣而廉訪司。強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

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出爲河間都轉運鹽使。平江守將某以某處運糧萬戶闕。就以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尙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爲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參政事。出蒞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闢燕兩□荒田以給□□命公爲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爲中書左丞。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于家。時年七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于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藹莊。居廷中。有大論議。謦謦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脫脫丞相。尤禮憚之。曰。爲鐵虎。張公。它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爲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爲之祈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官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冤。請其家貲。公謂闔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內旣多故。驍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連罪。且及其嫻鄰。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且不恤。况嫻鄰乎。使嫻鄰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

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言。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鈔二十倍。而法僞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戶四部自隨。尙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修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饑。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洽于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費者。給牛畀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爲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子。如己子。爲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賜。不私于家。雅有威重。据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辨。爲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某官。公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諡。而其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而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磨。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旣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應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便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而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

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羊。基不答。遂述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燔雁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雁。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賈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聞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卻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子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

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修。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卽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污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己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之。以爲物始。積滓得之。以爲物母。燭乎兩間者。得之。以爲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洩水。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罄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也。耕能守之。觀觀然如鼠食乎機器之傍。且嚙且日。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某曰。子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

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款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恆人。其家固貧，當其爲學，飢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飮梁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卽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陸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己，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己罪，多賂以金錢。

貪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卽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徵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日。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于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從兄纘德。方進德卒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吊。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自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瑤。余昔至京師。見瑤。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履。間繫。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桀桀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瑤爲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瑤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詹鼎傳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繇千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放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備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

與爲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攜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己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常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于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鼎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且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爲書萬餘言。詣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楊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鼎名于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鼎恐還爲人所輕。以貨屬掾史。願留。掾爲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髯甚美。又能爲梁。趙聞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

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有贓。御史覆鼎，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爲文章，氣燄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二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多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

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鄧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武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

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須刪脩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斂。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旣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言。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

謬爲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是以不附之。每爲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官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撻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山中門入。孟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答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吏自至庫買錢。民以爲使。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譏筆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懼。勸印卽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答之。孟兼既辱。愈憤。卽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擗髮摘孛。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答。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

兼中突無檢賊之心。祇以尙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略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芑公傳

芒芑公者。世莫知其爲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于難。後復來江南。道益尊。人稱之爲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天師爲稱號。禮下之甚至。芒芑公其裔也。芒芑公姿顏如玉雪。目瞳子燦燦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興雲雨。探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芑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繇。閭井市巷。民聞芒芑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不得行。芒芑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井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芑公事者。相增加歡語。以爲天人。而芒芑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老子以無爲爲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道。而後教行。若輩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山之芝渠峯。黜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爲極。以無言爲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口指太虛。示之無爲之言。亦推老子太旨。其言不滯于物。不淪於無故。故其號之曰芒芑公。錄其所言云。贊曰。老子後得其道者。爲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子言僞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直。

以治天下。觀曹參生平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不貴也。欲其自得者深矣。

菜根居士傳

菜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抗。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口。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因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恆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而折之。善輒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至。擲蔬啐酒。旣飲醉。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疏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然亦能不爲人欺。是以人愛其寬。而伏其明。去爲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於是請言於緱城生。緱城生曰。吾嘗與菜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知味之爲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菜味肉。則肉非菜也。以肉味菜。則菜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菜哉。其可味也哉。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頗知道者。余爲論著之。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蒼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翁姓某氏。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世家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污棄遺業。屏處蒼山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款狎。若甚好之者。而忘

其非己類也。別號友鹿者。山之入皆稱之爲友鹿翁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輒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因絕弗與人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燁燁。有光望之者。疑其爲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己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儉巧之人而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若使吾有以自娛。物皆可以爲徒。苟無得乎己。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爲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答。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篠接輿輩。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恂然。操作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真超乎世俗之表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略。曉達世事。居家以行義聞。然善笑。未嘗有威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福感應之理。觸於中。輒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大笑爲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大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爲質巨。爲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卽化。其爲物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嘗

以爲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天固蒼然大也。以蟻蟲蛙蠅視人。亦猶人之視天乎。人曷嘗能制蟻蟲蛙蠅之命哉。或有踐撲涵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蟲蛙蠅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具以爲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猶耳目鼻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災。況能禍福乎。故爲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意而不爲善者。尤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顏回之厄。天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顧曉曉辨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少時亦嘗思聖賢憂世之說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得不憂。若我於己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益也。口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恆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毀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蚩蚩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大笑不省也。問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辨上下古今數千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俛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王氏名某。字某。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

病焉。以爲士不值。則樂道爾。奚爲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不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略不拘。與羣兒嬉遊。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卽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使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石張穀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穀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豎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啖。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卽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驢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闢指啖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美口。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卽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

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台之寧海人也父國真故邑大家延儒傳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魏氏子順之同受春秋穎悟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爲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悌元時以貨雄於鄉爲里主常儲錢百錠爲官用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德之呼爲魏百錠父恩能調人之急寒者與衣飢者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槨國真聞之歎曰求福無如積善脩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二女而順之卒婦年僅二十四卽以猶子校爲嗣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迎之歸奪其志節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爲魏氏婦死爲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不能奪校甫七歲晨昏教養至于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校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尙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忘人人以爲節義所報校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誠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洩惡或時汚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筯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

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卒，相夫奉喪葬，於內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略條理，既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寧出己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鄰縣飢，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飢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它人宜減息一斗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麥者利其息少，競奔走焉。成歎息以爲：童母恩已，母好施子，孤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爲之娶婦，使成家業，如是者二十餘人，人或告飢，推食以予之，遇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者，戒弗爲，其揣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逾千婢僕，指稱之，人人察其飢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奉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致拜而去，稱賢母云。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智識淺蔽，所靳少不響，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世人家之興廢，多由於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暴逆狼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氣之所感，召各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祖姑雖古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

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鼎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鼎而愛之。擇所居。得嚴某。歸其家。鄉鄰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矚視其所爲。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謔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窶薄。其父母富。憐鼎獨貧。將召而勞之。鼎雅自脩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絰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旣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韜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有賢行。旣而妻于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存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晨昏侍床下。煮糜煉藥。踞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嘆。及至姑所。強爲喜悅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居。間一至其家。卽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賊。夫處山中。金攜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真吾婦也。後生子材。娶宋□□。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兢兢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碑表誌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彼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咤風雷。維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己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

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尙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皆噉吞。穢腥上聞帝爲嚳。大統重畀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關。虬髯虎眉面赤瑤。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孤豚。扼荆取益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燁若暎。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莫原。羈鬼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諉。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碩箭鼓喧。侯乘飛龍雲駢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神不洽。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尙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

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舟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卻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寒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垂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修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爾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尙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

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淳。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恆以蓄濟世之道。絕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苟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常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謁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歛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記之敘事。雖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擬。不知者。啖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己。以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

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既推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取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觀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堂以存其舊。高傑華嚴。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其事。臣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己。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尙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羣聚錯居。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爲君爲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閭闔。一物失所。仁聖憂懼。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勸其形。億兆爲憂。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諧一朝。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賤德貴藝。撫其餘膏。梁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惟

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迄今。歷世悠久。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
颯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景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其。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旣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芟夷潛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餞賜之勅。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個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灣攻

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陸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旣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壬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陸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卻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賊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谷珍卽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

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卽大位。改元洪武。王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質扈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爲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覽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覽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祿大夫。職爲左都督。勳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歧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壩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羣公次第以爲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階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

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日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卽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親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諡。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家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禋必賜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箴。曰燮。皆早卒。曰禮。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慶侯廖權。次爲魯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昂。景。昇。晟。旻。昊。羣。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有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歸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皆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因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隲。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旣衰。天厭其亂。篤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

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社孰似。寶劍彫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退僞吳。坐鎮毘陵。不騫不傾。仗義爲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旣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劬我元勛。爰啓上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繡裳赤鳥。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休田闕。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其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爾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其菲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越國公新廟碑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上。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偃偃無所棲止。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滌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在行中。塞旗斬將。或操整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

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効，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乘之乎？」乃築城浚隍，爲隘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途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瘞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卽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轉心撫摩之，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懽心，則耕田鑿井之氓，

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洵洵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眞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鸞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一凜凜。越公勁氣橫。手荷鐵艾。其粲若璫。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士驅旣拓。大助以凝。其三王曰。俞哉。爾予羽翼。嫠維維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公旣受命。分闢建牙。威靈化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掖。汝疾汝摩。化汝呻吟。而爲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閭閻。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七乃簡甓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稟令。紫椹星錯。素階玉瑩。其八遂清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九維公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驚。鐵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不破。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

所列指繆可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勻。其十一公實惠我，弗問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登我稼穡，遇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十二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寔，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義烏教諭淵，次爲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瘞于白石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某獲侍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未嘗不竊嘆，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孫，或仕或耒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又竊嘆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嘆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皆知其爲瑞，而莫知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尙徵於處士之墳。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辯髮知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尙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諤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諤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翠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卽退修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味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嚮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缺娶王氏生五子曰祿衍椿善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葬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亦爲老成人曾孫十五人已多長云人于疑誤暨孫至曾祖則已疎矣使復越數世尙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

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尙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取出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爲吏。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爲公卿者。旣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爲吏。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明習世故。恢奇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強佐我。君語以上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著爲冊書。據其多寡。以定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杜令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民合辭以災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邊斥不肯受。屬縣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上聞。郵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奈何畏守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不受民辭者。將寘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

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愛己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訟者。令欲以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今不教訓而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睦而無繇。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或以田詭寄他人。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遽徙之。失爲民父母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民得不困。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鹽。奏報緩期。謫穎上。居七年。復起爲刑部掾。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修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卽後遇忌日。必悲哀。卒之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猶強起。以衣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官勝國北徙。病死。毘陵爲攜其遺骨還葬。其在穎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氏。生二子。旭。昶。吳氏先君三年卒。君卒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室葉氏有子三人。曰昇。昂。旭。早死。而昇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茲述其所知事行。爲書請識君墓。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恆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過惡衍溢。而猶爲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弗錄。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位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天之隆而天則替恥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恥爲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昌。尙勸爲善。

盧處士墓銘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者。世教旣明。勸懲之道旣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倫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沖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抑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啜。恂恂醇答。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辯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真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修。人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旣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

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況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污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恆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爲兵挾以北。至濟南厭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爲禁禦郎。旣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尙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強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王氏卒。處士旣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葬。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媼貧無依者。輒賙給。或養之終身。鄉里匱乏。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臥。爲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卒有道死者。爲之斂葬。後水鬻其墓。復疏濶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斂怨。以禍我家。里疇畊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鬻錢。處士語其直。使貸于人家。人尤處士不售。取爲己利。處士咲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爲多類此。尤善教子。闢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言。卓行以爲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原。配盧氏。有美德。男若干人。魯某某。孫男十有四人。

孫女四人。魯由國子生。爲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與余善。述處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義誦皆贏。或僨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肫處士。孝慈篤厚。惠于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貴靡虧。善孰能儔。古道日衰。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尙受餘祉。

王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孫。梁某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紹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臥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產。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蚤卒。撫從子如子。無愛憎。厚薄疏數。羣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賙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槨。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管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奧西山之原。而葬先卒者于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瑋。孫女五人。曾孫十人。皓。昂。奐。昱。普。炬。暎。暎。鼎。曾孫女九人。處士旣沒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子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爲不富也。且不

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薨。其考疎清先生。乃以其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羣行。來京請文。將鐫其墓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楫。字傳巖。疎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爲光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彥發。彥發生雷。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爲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爲世俗譁教。疑誤浮薄之習。事親有禮。鄉人服其孝。後刈沒未卒。鄰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篋走避。先生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禕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饑。先生與徐夫人謀鬻簪珥糴粟。以調饑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卽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之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翰林學士危公素爲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錄。旣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於家。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縣東延壽奧山之原。以徐氏。徐氏諱梓。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衍。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

之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靳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澤有徵將在此。

侍讀唐君墓誌銘

建文三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翰林行讀唐愚士。卒于京師玄津街之官舍。明日。文學博士方孝孺言于朝。上嗟悼久之。詔有司給舟載柩歸葬。公卿大夫相與惜其才之晚用。用而未及施於人。士君子相與歎其賢。宜其壽考。而不幸年五十二而歿。門人學者相與奔走弔哭。以爲失所依承。而老成者艾與之交者。莫不爲之出涕。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學如饑渴之慕飲食。父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君早出遊諸公間。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聲望高一世。亟稱許其文詞。而勉其爲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東。應奉君謫死臨濠。君辛勤跋履。奉喪歸葬。追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淒切動人。聞者爲之掩泣。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贍。有俊氣。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傳道之。洪武中。屢欲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李公好士。爲勳戚第一。聞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亦因與之講切。待以賓友禮。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過前代廢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未嘗不援筆有賦。詞旨超絕。必驚壓一時。頗喜飲酒。酒酣談辨古今。雜以諧謔。竟日夜不窮。會天子卽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之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二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卽拜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修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其

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臥月餘。竟卒。君紹興山陰人。曾祖榮貴。祖應麒。考應泰。肅妣汪氏。娶周氏。早死。繼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輒夭。卒之前某日。始得一男子。君喜。自名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旣而甚。公歸與語曰。無以身後爲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女塔國子生葉坦。自得疾。卽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將以某月日葬于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爲請。曰。君之遺言也。某聞君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爲僚友。方欲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垂絕之屬。其何忍辭。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錄他書。又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誰之咎。能約祿豐。身顯名污。較君所得。不旣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募兵。泣謂二子天煖。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爲宋民。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爲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爲流涕。固已下其有後。已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化縣令。召之曾孫諱垓。字德夫。少孝謹。識處已大方。事親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爲本。廓大奸。施予歲饑。捐錢粟周閭里。力能庚者庚。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爲者。無不盡心。而於

神廬佛寺墮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爲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爲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氏。宋太學胡某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辰三月五日終。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洞巖之金盆山。旣葬之明年。盜起。意其家有藏。欲發之。守冢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名。德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玘。玘。三女適呂德卿。羊場。遂初廬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澧。清。溶。汗。浙。洞。游。湫。澗。澗。澗。梁。洧。濡。梁。孫女五人。壻曰呂欽。名陳元某。呂修名陳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女三人。浙有厚行。國朝用薦者。同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余善。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爲書授余。請銘其先。蓋祖漢之道陵。二十一世孫。磕。五季世爲縉雲尉。遂家縉雲。磕。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爲大家。銘曰。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徵。烈烈厥先。椿椿厥傳。有弗爲善。請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再字仲可。生于元之盛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有以感服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其善。久而不忍忘也。處士六世祖蜚英。仕宋爲朝請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曾。皆以醫術濟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鼎。濟。後娶詹氏。生一子。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深。洵。清。澗。洧。澗。處士生斯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于家。旣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于和樂鄉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講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者

皆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閒家。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詭異之行。以徵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以田來庚。度與本侷卽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葬。處士聞之。召至家。給以葬費。嘉興□某爲郡錄事。欲買田於郡學。以處士公廉。俾主其事。處士恆以私錢倍田之數。而償其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爲人皆類是。人用是稱之曰善人。鄰家火。延燎處士棖桶。垂及而旁近舍。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請易棖桶。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也。然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爲然也。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陋薄。智術勝而忠篤損。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爲世勸。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月十二日葬於左溪瑤塢。其師太師公諡之。而銘其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蹙額曰。仁人也。處士在時。吾民饑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蹙蹙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賙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

其親戚。則泣之曰。吾忍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冷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己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少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既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冰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吾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藝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諡以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好義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卽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子友。以墓表之辭爲屬。系曰。古之爲儒道爲貴。俗衰尙文才。厥僞。文奇行。駁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器。弗庸。遽向山澤闕。醇儒之亡。衆歎歎。幸有佳胤。紹遺志。積久報修。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采芥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詐誇。孔子蓋屢嘆之。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今世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鄭處士者焉。其可尙也哉。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采

荅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望之。其容熙熙然。卽之。其語怡怡然。久與之盤旋。未嘗見其忿言怒色。躁者炙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王文節公禕。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美髯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糧長。屢以事入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而盡以所徵貨。全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久之道。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卽捧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報云。處士高祖政。曾祖宋。世游承德珪。與弟青田尉德璋。遭難爭先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部郎中鑿之子。以父命爲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人。樞。檉。彬。好學。有長才。檉夭。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女二人。長早死。次適傅誼。孫男五。炳。煜。熾。燦。焱。孫女四。二適諸暨何恭。永康朱輝。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墉。女一。處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日。葬于石姥嶺之原。葬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師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子蘿山。與處士家相去二里。而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交處士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爲

君子也。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今而處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自古有國。莫能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榮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爲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乎親。協恭昆弟。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自修。無僞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耆髦。惟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揖。屢對帝前。帝眷綏之。不怒以睽。天恩誕敷。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爲尤。疇棄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圖其傳。以勸爲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爲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濂。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家長。常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旣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卽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參政。吏部奏參政無缺員。特設參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參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

公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誣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剽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鞠訊。因縛置于庭。置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閩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蘇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蔣畀。孫二人。光焰。光某。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葬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修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某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天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修德可以垂令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洵。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斲。雞籠臥榻之側。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

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勤篤恭慎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洩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杰。猷。煥。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董汪躋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貪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芻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冤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乎。卽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

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爲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以爲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棟然慕之後數年。擅權者殞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沒。徒所又三年。爲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葬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士奧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世。其爲戾滋甚。敢微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士諱邦彥。字國昌。世爲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谿。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于水。徙水車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絕出。窮經爲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嘗應進士舉。不合。卽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讐。與旨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炙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士利。士貞。女適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鑰。孫男二人。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尙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爲姦。召其耆耄。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贖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贖。司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贖。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書

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爲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勞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擧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冤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案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冤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既而印章事起。遂嗾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徒儀真。又三年。徒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處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亭士利。士利既窆。父兄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己子。益刻厲爲學。人謂鄭氏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修。蓋能大其家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尙以文。躬躬其修。翼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邵。實生良子。才氣燁然。郡政是毗。邦憲是宣。煦嘉柔摧。擊暴帥單。窮舞歌。姦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弗畀遐壽。遽闕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既有子。弟復似兄。尙敏其德。以篤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

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略。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闕罔聞。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如探蠶。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啖其言之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譌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旣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卽金陵爲帝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尙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銛鏑。不露幾微。

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葬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尙。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閔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吝其終。壽何知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尙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欲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常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嘆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

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蹟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咲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翰。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托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予以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尙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鶩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勗髦士。

僊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真奉上待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僊居人也。旣而六成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慕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旣不獲享壽考于時。使沒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天吾父也。敢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茅君大方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薦谷。宗人有諱時舉者。居南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

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值其人。陽爲弗知者。其人慚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遣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葬。以某年月日。墓。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愿樸儉素。惟仙居爲尤。士多尙行守義。不爲華言麗飾。往往有古長者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歿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其賢。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其學也。懋。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博。尙其後也。克享遺澤。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卽以周易與諸儒試。諸儒頗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議少之。俾入太學。選爲荆王伴讀。是時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怪偉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爲上所顧命。缺闕命廷。中年少趨過。日視可者。拜參知政事。御史郡守數十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侍王。嘗直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調巧。授王經不正說。恣王所爲。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趨出。銜之。會仲昭至楚。娶婦甚愛。婦翁謫爲兵戍邊。惟外姑及女存。仲昭還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爲兵妻。不可。格弗許。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奇嘆。不敢望。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

仲昭同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脩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天死豈天亦棄才耶嗚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嗇子年乎孰使子無傳乎嗚呼天乎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爲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以是淑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月初四日卒葬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葬泣且書曰先人行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藏今失不圖無以示後嗣乃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已走數百里以請子旣與爲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爲善人子曰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行以微名譽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成無焉俗益以薄僞益以滋今處士爲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其謂之善也宜矣子嘉而銘之處士諱彥字汝翼姓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穀城來遷者曰汕功郎監台州稅其號曰西族處士本參軍之六世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助爲後收之父上蔡書院望賓諱復處士以爲曾祖上蔡之父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爲高祖處士夫人有賢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存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子以是益信處士之爲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男三人惟敏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係傲

億。任。嗚呼。爲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穀城之王。世以善聞。迪功肇台。實蕃子孫。名卿碩儒。繩厥祖武。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履義仁。令德有光。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兒之夫呂文煥。治喪權殯于城南隅。而謂曹君之友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愼所推服。於京師獲遇子。稱於人以爲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子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子。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二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爲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旣哭與爲禮。以不文讓不可。則敘曰。君字養晦。諱湫。以字舉于朝。因以字行。父某。母盧氏。祖垓。號善人。君資粹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尙少。卽入暗室。持刀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療。其爲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癢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刲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真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爲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困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施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上。邊將甚奇敬之。屈其威風。降已和。驢狎政化。行境內。屬郡邑守令數十人。斂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丞以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酒。下御史治。言者因譴罪君。常改官。會病作。遂卒。始余見君時。君託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病時。

余日日視君。君言語歷歷。未嘗少變。且命余爲文。其思親之情。懇焉可念。嗚呼。孰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可謂其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賢。固有然者。此則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某。甫四歲。君臨終時。以托呂君。呂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君去官。至卒。服勞勩。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其喪歸。欲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呂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洽於家者。又可知也。銘曰。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該。後易故常。貴文藝士。學用糠粃。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爲民擇賢。茲懿曹君。爲羣士先。行脩于家。化成于治。配古諸侯。章服孔貴。不竟其施。而以官終。於身爲幸。於世爲恫。嘉績有傳。邦人是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瓚。字仲珪。其言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爲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恆懍然。雖變故災患之迫于己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在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著艾幼稚。富貴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賢否遠邇。咸得其懽心。人人以爲長者。母賈夫人性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詬責。君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溫容好言以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常世。而季弟璉。爲中書舍人。長子慎。亦通籍于朝。人以爲尊顯。而處之無益大之色。及後。弟子爲坐法者。誣死。家遭譴逐。侍從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天。公亦卒于夔。家人死者相繼。人爲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

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歿時。惟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爲海內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爲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懌。懌。懌。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君最。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懌會。而懌以君羣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爲銘曰。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祀。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城誌銘

璣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濂。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祺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巳。姪性迎喪。友經紀。明葬浦陽江東鄗。耐母賈。菴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懌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城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耐葬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爲祖。以仲珩甫爲

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臚。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尙爲視護其墓。

郭君壙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羣。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爲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爲弟子。業益脩。策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爲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悉讀爲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嘆。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爲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爲當世師尊。少所許可。默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旣而丁母憂。公爲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爲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五人爲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三矣。君曾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尙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爲君後。而陳以君所仕冠興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爲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嘆息之。而哀君爲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爲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

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有爲。而爲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于民。雖貴猶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嗣人尙克祀之。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勛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諡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勳戚子弟。資貌潔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尙永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卽位。復命費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斂及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薰。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十五日。葬于應天府聚寶山。喪葬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點其名字子詠。父曰督度稱篤行。昆弟三人。次爲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溫清。癸酉仲夏己巳。暝客死漢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顯。德孔盛。城北士岡厚且勁。竊後三日龜所定。子祥居南路。脩迥。尙其祐之俾終慶。返葬故鄉。禮斯稱。

樓君墓銘

君諱士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父如淩。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略。紹無子。遂招而子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旣長。埋財殖產。具有方書。日充月拓。卒爲巨室。當黎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十人。子弟廝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爲樂。君獨弗效其所爲。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不知其爲富人。賢士君子。以是稱之。遣長子從名儒太史公學。教諸子事樹藝。有餘以賙困者。歲時擊牲爲酒。召所親厚故人。會飲。啖歌爲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一月某日。葬石橋山。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鋏。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鉛。銓。皆爲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男九人。滋潤。淇。溱。洪。沃。淵。汴。五孫女。其二適人矣。餘尙幼。銓與子遊。其族兄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曰。樓氏在婺。望久聲殷。君之先人。奮以貲聞。夏屋崇堂。封君之宅。鍾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遨遊。良馬堅車。綺綉煌煌。破于臺輿。君於其時。獨恥不效。率其儉素。克祇克好。不狃于初。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孫子孔多。尙微厥後。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鼎，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某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且弗及見者，不知也。又越數十年，及見者日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爲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父母稱爲良女。歸嚴氏，舅姑稱爲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乎？生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既老，時過乎吾家，須臾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既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母遺之縑帛，三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餽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由吾妻徵之益明。此宜附書。然非誼而好古者，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祖連，祖政，父德璋，宋青田尉。銘曰：不知其家，視其鄰，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雞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子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絕倫。至正中，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執戈從諸將爲爪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爲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一品，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三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賚以綺段羊

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爲奢靡事。與其姊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節擗量。皆得歡心。見其子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趣諸婦爲酒食。延留久而不怠。其明於事理類如此。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於成都官舍。享年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安。皆早卒。次卽琮。次琛。女二人。長適耿奇。季天孫。男三。嬰。燹。燹。孫女三。媛。娥。姻。琮以明年己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俾弟琛以某月日葬夫人于雞籠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博士王君仲緒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稱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爲之銘曰。夫人處外志在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胡公。猛敵貔虎。寶劍彤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顧家。其篋其微。克堅其守。旣富旣榮。不恃其有。始終一德。靡懈儉勤。百口烝烝。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錫予。綉服珠冠。旨酒肥羜。晚居于蜀。公仕南中。閨闈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勳閔。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賁於丘塚。富貴豈無。令德爲難。婦順母慈。歸其獨完。有樹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虞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祕書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祕書君有文章。氣高奇。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否和戾。宜不同。夫人翼翼雅雅。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慎而有禮。先生從外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祇上惠下。各有儀則。甘腴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悅其意。舅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違乎側也。先生以

是得縱志爲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爲時聞人。夫人蓋有助。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談衍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潔。以時指使。僮妾隨其資。才有任。昇無廢務。其精敏儉勤。達於□人。此數句不可解。理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而夫人亦未嘗挾其所能。以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己出。而好學。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泪以事。卒爲善士。故邑人言爲婦爲母者。必列以爲法。春秋七十二。以洪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西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靚也。其次曰觀。蚤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葬。靚以狀告某。且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有勸施財祈福者。輒拒不信。故今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惟於文字之傳。所以報吾母也。庶其在此。某謂夫人以道相夫。承厥家子。又以禮葬。其可稱也。乃銘曰。柔爲陰恆。順爲婦貞。內政克脩。惟才乃成。猗茲夫人。實涵衆美。劬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爲言藹。其爲儀率。其儉素約。世女□□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尙受鴻祉。多有缺誤。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來告。景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者。余拜爲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能成聲。其辭悲愴諄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而問其所欲。景文曰。欲得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海。屢遭家難。未果爲。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書辭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倘吾母以子文而傳。吾悲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諱某。台之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爲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爲父母

所愛。既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玉。世家同郡之僂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尊馭下。具有禮則。嫺族咸贊。以爲得婦道。年四十餘。產子輒夭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人生一子。景文也。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之慈愛均。一人嘆嗟其難能。二子長。皆爲娶婦。夫人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葬于昇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與嵩。汝泰。元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仲麓。景文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爲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爲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以也。銘曰。詩著螽斯。以立婦則。內剛而忘。乃匪陰德。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己是私。式闕其宗。祀事卒墜。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順婦哲母。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孝婦亡矣。子奚以生爲。其鄰與其嫗咸聞其死。亦皆曰。吾里失一孝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走書京師。請誌其行以葬。斯民之不勉於行久矣。孝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況女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尚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顏抑氣。候其喜怒。察其嗜好。而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筯絲銖細事。不敢自專。一聽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正。遇娣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紉。未嘗少怠。

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人。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塋之傍。儼之考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衍銘。曰淑。孝靜顯。胡不永年。人以爲賢。而不得乎天。振古而然。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違。余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吾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爲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埙。擊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睇視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紉足未嘗越戶闔。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娣媼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飢寒燠。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匿鄰人室。吾母顧媛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它之乎。旣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羸。復哀號。頓毀。適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已仆地。由是寢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葬于某處。媛將死時。語吾曰。越百日。卽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

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極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心乎吾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尚幼其死時盼矐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其肯爲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恆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諱與曾祖諱天錫銘曰質之姘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兮柰何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古詩

蜀府敬慎齋

天降大命。孔神而明。巍巍天位。匪德莫承。赫赫聖皇。天實予之。奄宅九有。丕冒四夷。百辟是臨。兆民是使。何遠弗綏。何悍弗靡。德威所加。孰不震驚。尙篤祇慎。以奉天明。矧惟哲王。有此大國。天子之祐。之寵之錫。君子西土。厥壤汪汪。喬岷大江。式固其疆。有臣有民。有隣有輔。外有戎羌。于徵于圍。匪格以誠。孰克潛孚。匪治以仁。疲羸汪汪。喬岷大江。式固其疆。有臣有民。有隣有輔。外有戎羌。于徵于圍。匪格以誠。孰克潛孚。惟聖天子。肇基百世。衆建藩輔。以匡來裔。厥或罔恭。民亦罔從。厥或弗慎。下孰敢信。惟王迪德。懋昭大猷。日宣聖學。以祇天休。悃悃于思。夔夔于守。穆穆語言。不驚左右。視乎在服。有秩有倫。視乎在廷。紀法具陳。視乎禁衛。動有矩律。視乎郊廡。靡有怠逸。云孰致之。敬慎使然。惟克敬慎。迺罔有愆。惟爾今王。天子攸倚。四國攸喜。下民攸恃。王于齋宮。吉士祁祁。教言徐徐。溫其有儀。躑躑黃髮。忠嘉啓告。直辭靡撓。不怒以笑。古昔格王。永有烈光。彼或慢肆。福祿靡常。王孰稽古。天下取則。宜其邦國。稽古惟王。邦國以康。胤嗣用昌。

天佑大明。藩輔多賢。宜于民人。於千萬年。

讀書齋

翼翼高齋。秩秩羣經。推辭釋義。必敬必誠。持心惟虛。是受是承。立志惟篤。是毅是弘。恢廓其量。可吞滄溟。奮作其勇。若捍都城。求之勿易。思之勿更。取之欲博。約之欲精。聖言何疑。不疑不明。聖道何正。不正不中。融會其殊。操植其恆。朝斯夕斯。期乎有成。外怯不足。小德微能。內有若無。盎溢缶盈。惟仁之居。惟義之貞。霽月之明。止水之澄。天君明泰。我縱我橫。道無不得。理無不形。富貴敝屣。子女酷刑。難玷污辱。寧過潔清。大之天下。小之家庭。是經是緯。是章是程。聖讀庸行。馬牛冠纓。博覽孔殷。書讀是銘。允矣君子。夜寐夙興。惟誠惟勇。有權有衡。聖訓赫臨。于几于楹。聖經是讀。聖德是行。

四月一日蒙賜宴浣花新建草堂感恩懷古偶作

靈雨過瑤階。朝陽麗金殿。吾王講藝餘。特賜羣儒宴。茲惟杜子宅。遺址當郊甸。盛代仰前修。高堂歎重建。茸茅昭舊迹。拓地增新觀。棟宇極崇華。簷臺儼雕煥。兩楹陳綺席。僊醴兼珍膳。列坐無俗賓。銜恩共酬勸。花溪浮砌淨。雪嶺當窗見。覽物獨興懷。古人如對面。追思天寶後。宇內疲征戰。徒抱稷契心。莫覩唐虞禪。薄游經險阻。放意娛篇翰。使獲遭聖明。寧令老貧賤。人生鮮遇合。自昔共嗟惋。並世或棄捐。千秋有相羨。吾曹獨何幸。淺技蒙深眷。難報國士知。空爲昔賢歎。江山鍾粹美。天地存幽贊。佇俟英俊興。重看盛文獻。

臣近述基命錄。粗載三代帝王寬厚之政。以寓忠愛之私。幸徹容覽。過蒙賜詩寵褒。詞高旨遠。復增慚荷。謹依韻略陳情。以謝萬一云。

明哲昔御世。虛心禮賢臣。令名昭簡策。千秋播清芬。賢士啓大藩。懿德貞且純。英姿邁前烈。高志企古人。聖學自得師。曠代莫與鄰。容謨繁可述。善政難具陳。況復抱雄才。著作妙入神。下筆百川湧。潤澤義與仁。陋儒亦何幸。趨召奉絲綸。恩言寵賜褒。猥謂堪致君。仰惟文獻國。濟濟申白賓。圖治超太古。餘光能見分。謹歌擬雅頌。頌赫繼丘墳。

齋殿親書恭侍間燕且承賜文嘉勞無任感服謹賦詩一首以抒下情

無爲運王化。虛靜契天心。神情旣昭朗。外誘安能侵。齋居閑道妙。端拱肅冠襟。超然萬彙表。儼若上帝臨。竹素繁盈前。羣言恣窺尋。遐思自知要。博采仍鉤深。嗜古忘飢渴。好善踰球琳。冥觀會衆理。抗志珍分陰。俯仰周乾坤。瞬息貫古今。人爵已莫並。天貴誰能任。賑窳散倉粟。賄人捐府金。政教洽四境。蒼生歌德音。文昭聖明喜。誠格鬼神歆。陋儒荷寵光。避席瞻旒簪。垂歡惠顏色。流翰嘉忠忱。瀚海茫無涯。豈復資蹄涔。譬彼一賈士。寧補泰華岑。受恩徒徬徨。憂懷鬱欽欽。鴻勳希且奭。令名仰回參。日新崇大業。濟世同舟霖。皇初德之深。非言可喻。謹次淵明九日詩韻。敘謝萬一。

至人憲天德。虛心體羣生。自爲代工計。豈爲濟衆名。惟王問世才。欽聖奉天明。端居澹無欲。四海流仁聲。髦倪競稽首。願王壽千齡。如彼岷峨高。不驚復不傾。小臣最陋劣。夙受顧盼榮。孤恩愧明義。念舊勞容情。臨風拭病目。思見德化成。

癸酉歲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殿下命述事

少時輕離別。志氣誇壯強。及茲未莫年。已復多感傷。念昔之蜀都。執經侍賢王。放懷禮法地。取樂文翰場。

耆俊滿大廷。濟濟會冠裳。出言有同趣。講藝靡乖方。惟王室英聰。達世莫常精。誠洞千古。一目連十行。道大才更雄。氣溫色彌莊。勞心撫庶政。虛己思虞唐。封內數十州。德聲藹洋洋。皇天降嘉貺。百穀屢豐穰。盛美不自居。檢身循典章。凝情觀衆妙。博問取所長。自慚魯鈍學。三歲承寵光。避席玉座側。設醴金殿旁。睿哲能兼容。闕失專覆藏。采陟等葑菲。比珍匪琳琅。近者迎屬車。拜辭褒水陽。情真賜色咲。感激銘肺腸。喜遇大比秋。齋宮含晝涼。寸情擬披豁。古訓思對揚。雖乏涓埃補。忠貞誓無忘。豈知事難必。曩願弗獲償。徵書京國來。迅若晨風翔。謬忝較文職。守臣啓儲皇。儲皇新德一作聽政。出令聞八荒。戒飭况丁寧。庸薄實恐惶。經旬廢寢食。嘔欬病在床。王人俄繼至。幣自藩闔將。強起扶杖迎。坐語兩徬徨。報國固臣節。效信亦士常。趨召違天朝。懼非義所臧。王心秉忠孝。處事明且詳。微衷倘見察。庶或貸死亡。赫赫我大明。幅員同夏商。仁恩洽宇宙。帝業熾以昌。九有如一家。內外咸樂康。取士皆爲國。何嘗限封疆。蜀道平若砥。漢水淺可航。胡爲不能往。矯首徒慨慷。白日流光輝。葵藿隨低昂。願王崇明德。以慰葵藿望。

休日奉陪蜀府諸公宴集

居閑嘆時邁。閱世知才短。頻爲觀國遊。每覺歸期緩。羣公盡耆英。過從恨殊晚。他鄉親故稀。骨肉不在眼。非資談咏歡。孰使離情展。大藩仰仁哲。政化崇寬簡。長日自優游。茲辰況休澣。牲醪出珍賜。果蔬隨物產。一觴偶相酬。萬慮皆可遣。貴同周士肆。狂笑晉人爨。語樂天趣深。心清市塵遠。新秋欣已至。毒暑行將斷。靈雨席上來。微涼座中滿。明時古難遇。良會世所罕。各勉存令猷。垂聲繼伊管。

蜀府遇夏時教諭次韻敘德音懷

周道昔淪喪。鳳鳥收其聲。紛紛狗世士。各以智術鳴。仲舒起西都。蜀漢有孔明。下帷談正誼。濡走濟羣生。二子苟遇時。惠澤被孤惇。惜其遭逢謬。不見禮樂興。邇來一千年。文獻鮮有徵。豈無輔相貴。未免利祿嬰。鄙夫何所知。浪竊當世名。致君事莫及。好古心徒傾。身疲道路長。興入江山清。偶隨羣臣後。獲見百代英。神姿儼淵肅。雄論極醇精。德政尙寬和。西土臻治平。福善固天理。願治本民情。昔嘆賢豪稀。今見德位并。寄言同袍子。拭目王化行。

閒居感懷十七首

鳴鳩知天雨。乾鵲知天風。蟋蟀最無知。亦悲年運窮。云何當世上。憤憤溫飽中。變故如波濤。浮沉安所終。鳳隨天風下。暮息梧桐枝。羣鷗得腐鼠。啖汝長苦飢。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少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賢豪志大業。舉措流俗驚。循循刀筆間。固足爲公卿。賢有四海志。家無一金貲。言高力不足。舉世爭笑之。不如富俠子。錢刀散孤嫠。閭閻稱行義。赫赫名聲垂。竊竊衆所憂。不踰衣食間。孰知溫飽外。可憂非一端。賤憂道難行。貴憂名不完。誰能斷棄此。自樂如孔顏。無事本無尤。無作自無愧。心超萬化表。跡混人羣內。卑卑流俗語。懶問亦懶對。有時或出門。獨撫霜中檜。庭前兩古楸。封植今百年。女蘿欺衰朽。揚翹冠其巔。弱榮蒲柳脆。鉅榦金石堅。得時不自料。歲晚良可憐。我非今世人。空懷今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爲秦。周公以爲周。哀哉萬年後。誰爲斯民謀。士無及物智。每喜華其廬。我居豈不敝。於道已有餘。明取容吾身。奧取藏吾書。奚須嘆其陋。不見阿房初。秦人奮戎狄。蠶食舉八荒。自言功德大。傳敍萬世長。鮑魚臭未絕。赤龍歛飛翔。巍巍且莫保。瑣瑣安可量。

習俗日頽。境疇能塞其源。自從井牧廢。開此爭效門。救弊豈無術。得君古難言。田間一卮酒。聽酌蒼梧魂。道喪學術敝。士心日汙卑。躋扳得斗祿。寧使節行墮。古人安分義。卿相有不爲。栖栖糞土中。困處固其宜。俗士不知道。喜以異自雄。安知名世者。固與常人同。聖賢盡其常。縱浪禮義中。何須驚神變。恟悅驚羣。豐內有丘山。重外有秋毫。輕於心不自得。誰免慕榮名。少賤事干謁。尊貴樂驕盈。焉知陋巷士。塵芥視簪纓。利欲烈炎火。雪燄起縱橫。區區一子輿。死以口舌爭。豈不念迂遠。安能負平生。皇皇斯須困。炳炳萬世明。胡貊咲紈綺。吳越賤墜車。羣庸方囂囂。固謂智士愚。刀筆計得失。絲粟較盈虧。誰云周公聖。對此慚不如。汝魚不知海。越鳥不思燕。蚯蚓霸一穴。神龍輕九天。小大萬相殊。豈惟物性然。君子勿歎息。彼誠可哀憐。

次王仲紹感懷韻十首兼呈張廷璧

哲后踐貞軌。簡策有餘馥。彼或趨卑汙。流惡寧有足。明達知所師。鑑古以自燭。惟王實天縱。虛心湛無欲。學道期濟人。爲善靡微福。羣書不去手。萬理瞭在目。鄙臣守鉛槧。恩光蒙遠矚。穆如首夏風。煦若陽春旭。才微媿寵厚。跡賤慚愛篤。報德諒無階。錫嘏徒有祝。

東京多節士。我懷管幼安。騰身風塵表。寵祿寧肯干。子魚不相諒。高位屢超遷。腐鼠欲見汚。聞之媿心顏。鷓鴣由夷姿。迥出兩漢前。彼哉阿世者。變滅同飛煙。榮華神所戲。貧賤節斯完。此道匪難知。胡爲人不然。禍生既有胎。福茂詎無根。玄理諒不爽。羣動何紘紘。商周數百載。積累基至仁。胤嗣豈皆賢。所藉先澤存。後王昧經遠。謀慮止其身。於道或偶合。秉心殊未純。永懷極盛時。民物熙陽春。孟氏好斥霸。惡彼能亂真。隆中有一士。卓然古天民。長嘯六合間。草昧思經綸。寸心如白日。可破萬古昏。所遇雖不諧。餘輝尙燉燉。

使逢高光主。禮樂寧沉湮。惜其遺書亡。大志人罕聞。如何徇利子。於道不知真。卑卑章句中。微祿求潤身。可貴不在位。可賤不在貧。無取一時好。當作千載人。

翠鳥質微細。乃以羽自戕。犀象獸之雄。每因齒角亡。物生無巨小。適用反相傷。犬羊死柔弱。虎豹死暴強。彭聃死於壽。夭者死於殤。萬生誰長存。所貴德譽光。古來志節士。立身有大方。孰云蕭艾衰。果勝蘭蕙芳。封倫論治道。盛詆習俗漓。鄭公若砥柱。坐障狂瀾馳。嗟此古遺直。磊落胷中奇。遭逢英明君。計畫得小施。劉蕡豈不偉。結舌竟如癡。凌恆寧獨然。天運固若斯。焔焔趨愈下。滔滔竟何之。萬事吾不識。聊以善自持。始見澤腹堅。又聞谷風至。炎熇復能幾。木葉忽已墜。四序不少停。景物日夜異。思之熱中腸。不遑食與寐。支離如病鶴。顧影獨長唳。黃雀飽稻粱。唉爾垂兩翅。

野性拙生理。大化無停機。縕袍汗沃若。絺綌風淒其。壯士千載心。豈憂食與衣。由來浮海志。不是軒冕姿。人生尙聞道。富貴復奚爲。賢有陋巷樂。聖有西山飢。采頤多所失。苦節未可非。

保身戒無疾。制治憂小康。苟操敬慎心。何必求扁倉。依依桃李花。安知有嚴霜。松竹淡自守。歲晚凌衆芳。小人徒婣媮。志士多慨慷。我生豈不貴。萬物備天常。天常旣無虧。貧賤果何傷。

榮華衆所慕。志得虞咎愆。賤貧可無憂。復爲飢凍纏。有能外兩途。逍遙循自然。苟不悟斯道。中心何由宣。曰子素寡昧。未達性命原。勵茲不息操。夙夜靡遑安。奮庸有伊周。處約有龔淵。敬承聖哲訓。庶慰遲暮年。

追次朱子春懷詩韻

聞鍾理短髮。徐步啓荆扉。不知夜雨過。園林頓芳菲。江山靜妙顏。雲日淡清輝。殘梅落欲盡。幽池水痕肥。

始見新歲來。景物忽如茲。徒爲逝川嘆。未遂滄州期。及時貴取樂。莫遣青春歸。

舟中呈同召葉夷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豐一作采

本乏適時用。誤爲當世知。進身媿蹇拙。退處乃其宜。何意承寵光。使車忽來茲。靡靡踰南國。秩秩錫多儀。嚴程不可稽。王命自有期。親愛俱在眼。弗獲顧我私。聖猷同山嶽。微忠劣毫絲。黽勉諒何補。徒與千載思。

上巳約友登南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嘉會。濁酒難孤斟。迢迢坡上樓。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趾。縱望淵與岑。逍遙羣動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蘊真有至樂。外慕非所欽。疇昔舞雩詠。千秋虞氏琴。窮達各有適。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趣溢魚禽。願言領衆妙。無爲鬱冲襟。

次韻

春色與淡水。相看兩俱深。誰能當此時。有酒不共斟。城端聳華構。賓友皆來臨。東瞻太白雪。西望峨眉岑。縱觀八紘內。洞見天地心。千年等旦暮。豈識古與今。尙友懷賢豪。妄意鮮所欽。慷慨隆中嘯。窈眇河汾琴。其人儼不忘。思欲嗣徽音。觴多意不盡。譁咲驚飛禽。清風似相知。數數吹余襟。

再次前韻

昔時喜飲酒。舉白不辭深。及茲中歲來。已復畏人斟。後生多所忽。豈識老會臨。志士惜景光。登麓已知岑。每聞前世事。頗見古人心。逝者良不息。將來誰嗣今。百年當有成。泯滅寧足欽。每憐伯牙陋。鍾死破其琴。自得苟堪傳。何必求知音。俯觀水中僦。仰翫雲際禽。真樂不吾隱。欣然豁煩襟。

送鄭叔貞之成都

謝公江海人。雅量極宏廓。中年別親友。猶謂懷抱惡。况我褊迫士。志意早衰弱。譬如透指金。詎耐膏火爍。豈無骨肉親。相望天一角。兩生萬里至。講道慰寂寞。探奇忘舊悲。觀妙有新樂。寧知事多忤。重使嘆離索。林也前歲歸。重來忘曩約。鄭子今復去。南行踰巘嶠。成都壯麗地。江水帶郛郭。山窺子美堂。雲護孔明栢。壯遊豈不佳。觀國資所學。國僚盡耆俊。政簡恆燕饌。日開百金筵。坐有四方客。擒毫歌盛美。文彩紛烜赫。卓爾樂邦風。巍乎王者宅。王誠天人秀。令德顏閔若。神機盡經緯。大度蘊才略。心融羣聖言。穎銳智獨覺。坐收千古秘。萬理隨綜錯。尙友師徽猷。姚姒靡間隔。勵精施惠政。民物沾德澤。至化通幽明。餘恩及飛躍。小心事天子。放意躡簡策。道積不自盈。怡怡躬吐握。知名久佇望。前席啓東閣。立談盡歡娛。至理無適莫。從容倘垂問。占對慎醇醪。爲言寡朋儔。舊業愈荒落。疑經待同勘。蕪史期共削。相須左右肱。理勢不可各。王仁極深廣。夙昔受殊渥。囊餘舊賜錢。篋有新頒帛。身爲微職絆。感歎顏面怍。使子能輸忠。寧不副所托。金門盛才彥。德星耀井絡。翻翻白鳳羣。豈復少一鶴。惟茲山南郡。士氣陋且薄。古心莫與論。積疾誰爲藥。願子早告歸。離憂變歡噱。四科殊洵道。五等成周爵。真知苟內充。外物奚須度。旱麓清照人。漢水淺可濯。懷哉春服成。重繼咏歸作。

又送叔貞之成都

空名誑當世。自誤還勞人。鄭子復爲誰。跋涉窮冬春。去年赴上國。風雪迷江津。徒步從我行。而黑手足皴。今茲有徵命。欲往志靡伸。子復之成都。代余陳所因。念子遠遊學。三年別慈親。敝衣犯緇垢。斷裂莫爲紉。

蜀道幸坦平。王化甚惠仁。歷覽快心目。庶足忘苦辛。諸葛政猶在。少陵詩有神。浩蕩觀大江。穹秀瞻峨眉。心胸繡奇偉。撫事氣益振。丈夫平生懷。豈惟安其身。況可廣咨訪。大邦多縉紳。恨我不得俱。惟恐孤主恩。見王再三謝。念此疎遠臣。

偶爾遣意奉呈同學諸君子及示叔貞秀才

累物擾靈府。澹然無所爲。家貧自鮮營。萬事俱不知。日祿餘一斗。粗給菜與糜。種田亦易畊。有酒供四時。門多儒雅客。暇則斟酌之。相對靡俗言。共談正詩書。遐情或深契。歡笑同解頤。孰謂千古遠。其人如在茲。於心有至樂。天地亦可遺。未知軒裳貴。詎識勢位卑。彼美要路仕。賢勞耀輕肥。窮通各有適。寧論是與非。送謝生因奉寄岐陽公

帝子謹王度。大藩臻治平。文風播南土。四國揚休聲。上公國懿親。令德惟邦禎。奉恩自夙昔。修貞表貞誠。名馬西域來。玉勒懸珠纓。金門足麒麟。特受顧盼榮。土昨駐中都。貂蟬藹盈庭。公來必燕語。禮接同友生。異質况天挺。至尊愛彌甥。勳賢冠當世。夷夏欽盛名。繼美實在茲。聞望良匪輕。近因師傳重。愈見德業成。曆數傳萬年。蒼生仰皇明。豈徒本支盛。股肱在公卿。海內雖已康。民俗猶未寧。鄙夫抱深念。思覩禮樂興。願公善匡輔。報主以忠貞。載光史臣籍。永邁宗戚英。靈雨洗南麓。漢光晚來盈。臨流送回使。懷古動遐情。發褒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上

名爲不祥器。斯理昔未覺。及茲因奔走。始嘆立論確。險哉七盤山。羊腸凌巘嶸。三年八往返。顛頓髮早白。此行當盛夏。溽暑逞餘虐。晝伏避蚊虻。宵征越林薄。危橋帶褒水。俯瞰波流惡。鑿石勞衆工。隄崖搆飛閣。

下扶千柱壯。上倚浮雲弱。怒雷地底鳴。懸瀑崖際落。山中郵傳少。過客資淒泊。勞者務苟安。寧思非所托。更闌急雨至。洪濤相噴薄。鬼神助晦冥。天地混磅礴。病身倦輾轉。酣寢絕疑愕。晨興霽景澄。林壑還可樂。有生大化中。萬變相綜錯。所遇聽自然。何處匪安宅。歷聘魯中叟。詠歸沂上客。勞逸命分殊。順俟安敢擇。

過灤陽

露濕塵不起。曉行秋氣清。遙作瑤天星。未沒野草重。亂鳴途中何所見。多見古軍營。斷溝無新作。流水荒隴存。古城爲問戰者誰。其人總豪英。常時誇氣勢。畢命恣紛爭。但恨智力殫。詎思時世更。寂寞千載後。艱勞竟何成。身亡事卽已。得失存空名。善者或稱嘆。惡者受譏評。因之念首陽。西顧清風生。感此默自嘆。白日車前明。

過寧陵縣學

師道古所重。義與君父同。自從東漢來。節行著高風。繫理或訴冤。死請代以躬。收葬與撫孤。懇惻貫蒼穹。聖賢垂大法。勉孝兼勸忠。豈聞訟其師。擠寘囹圄中。執憲者何心。此輩忍見容。不惟紊人紀。實數上帝衷。至理有相關。斯乃教化宗。扶持罔失墜。尤藉參贊功。末俗日悍驕。童稚忘敬恭。滔滔未有艾。猷猷安所從。我行聞怪事。竊嘆徒傷恫。誰操黜陟柄。幸爲懲頑兇。

葺書齋舊門扇

安貧未必爾。才拙本無能。謬隨縉紳後。誤以好道稱。場來忝一官。行役歲屢仍。風雪走沮洳。舊路充炎蒸。山南舊草堂。居處不得恆。前人遺構築。一椽無暇增。雙扇昔所闢。蠹版同春冰。三年忘葺理。啓闔繫以繩。

友生每謂予朴陋良可惜。曷不稍修治。費少力易勝。人生跡如寄。外物豈須憑。聖哲有廣居。所貴心志弘。雄都多甲第。華棖嘆雕甍。位崇德義薄。鬼神見侵凌。顧我田野人。貧賤分所應。庇身何必好。取足容曲肱。所冀對康時。尊酒延佳朋。春風日滿座。涼雨宵同燈。順理觀暮息。養恬神慮澄。庶幾謹素節。弗畔顏與曾。

感橙樹有作有序

秋林道旁有橙樹。處荆棘中。不知幾何年矣。會增置驛舍。芟夷堂基。斧斤幾及。遇識者。知其爲菓實之美也。獲免築室。旣成正值窗牖間。結實纍纍。然可愛。過而見焉。感而爲之賦詩。

橙生蜀山裏。蕪沒荆棘場。荆棘忽剪除。孤根處見傷。幸遇識者顧。扶植不忍戕。築室適在茲。窗牖正相當。花垂雪盛。葉茂青雲張。方秋氣盛。肅原野飛早霜。衆木不復榮。百草已罷芳。纍纍枝間實。爛爛半青黃。摘置樽俎間。几席有餘作輝光。豈惟巴人羨。南服亦罕嘗。單峨帝王宮。異味來萬方。何以解煩渴。甘酪間蔗漿。此物倘前陳。玉食倍馨香。可令積疾蠲。坐見人情康。惜無先容者。盱彼途路長。遇世良有會。處己貴安常。歲寒善自保。用舍隨行藏。

栽柏

迂拙乖世用。每蘊無窮思。取效非目前。遠與千載期。翠柏信良材。成長計功遲。茲晨斷煙雨。移動盈尺姿。清廟嚴潔地。聖靈會于斯。豈無杞柳輩。不足當階墀。殷社夙所尚。古制非徒爲。先師實殷人。植此理固宜。但恐枝幹弱。不耐風霜欺。培護苟無失。終見盛大時。三年過人長。十年齊桶椽。百年必合抱。根深柯葉滋。青霄泊鸞鳳。厚土蟠蛟螭。豈特傲寒暑。將堪閱興衰。所托況得所。永免斤斧危。旣膺顧盼榮。復與剪伐辭。

寥寥百世後，神物相扶持。何必爲棟梁，迺見材氣施。流光若飛翰，時代易推移。行看好古士，追說種者誰。我生素多病，中歲早孱羸。待爲鶴髮翁，見汝凌雲枝。志士用心者，濩落爲世嗤。何如羣兒巧，插槿紛成籬。

新栽栢爲瓠蔓所纏，令諸生披解，以遂生意，有作。

青青庭前栢，穉植芳春時。旣承雨露潤，颯見雲霄姿。盛夏乏人工，眼中蕪穢滋。瓠壺引長蔓，左右纏蔽之。晨興試行觀，沉思喟然悲。微物凌善類，勝負關盛衰。巨葉覆其顛，濃陰密如帷。自非爲披拆，恐使嘉樹萎。呼童操短鎌，芟彼草與茨。瓠蔓亦徐解，扶持向藩籬。植物共有生，榮枯兩無知。貞脆本天質，生成仗人爲。仰惟玄造心，發育靡偏私。於焉別臧否，可以入理推。漢昭任博陸，不受羣邪欺。苻堅逐仇騰，景略事業施。用賢必遠佞，果斷貴無疑。嗟余何爲者，棲屑名位卑。觸物徒有懷，於時竟奚裨。栢也材氣良，取效嘗患遲。衆人重口腹，愛瓠固其宜。紛紛俄頃計，落落千載期。浩歌向蒼穹，此意知者誰。

喜修德汝器二君子偕嘉猷秀才至

宛宛心所慕，盈盈日興思。今辰果何祥，舉目皆在茲。經時抱沉瘵，杜門謝親知。狷獨莫與徒，有懷欲從誰。聊求古人志，遠與後世期。放情簡冊間，庶以靜自怡。此意信似拙，衆方背而馳。非才乘冲襟，疇能無棄遺。敵廬而落日，炎暑每相欺。清談偶有適，四座生涼颺。久乏經世具，就正生民彝。深衷鬱未宣，流光迅難追。慨餘喜胥會，豈以慰我私。相期樹斯道，與國隆丕基。

又

孟春期過我，仲夏始來翔。只尺同里居，會合猶莫常。何況涉遠道，各據天一方。言歸雖有期，心思詎能忘。

我如失羣鶴。斂翮鷺鷥場。時逢涼颺發。仰首睇穹蒼。子若隨陽鴈。高舉隘八荒。知時識天弢。豈慕稻與粱。哲兄富文學。簪筆侍賢王。愛國心事苦。念親夢魂長。朝退寢室靜。閱書焚妙香。賓僚各雨散。思子不在旁。子去義所安。講道信有望。山河壯都會。圖譜有餘芳。吊古考隆替。撫時推興亡。賈傅論過秦。杜生賦阿房。千秋繼奇偉。亦足宣慨慷。願惟河洛間。神丘鬱相當。遠思百聖烈。近想羣賢臧。載瞻伊水濱。二龍宣重光。和貞各詣極。崇矜交揮揚。後來闡衡傑。闡述爛昭章。匪是啓靈秘。正途已微茫。願子奮遐躅。整策趨康莊。明明吾所懷。暨暨宜力將。幽獨靜自憫。內視德甚涼。方忻麗澤益。垂析情增傷。遲子卽來旋。緬跡鴛鴦行。墜絡俟並緝。他岐冀同攘。重開萬古昏。再視斯民昌。深期實在茲。抱療語莫詳。行當重執手。毋使熱中腸。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鄭子好古學。天機靜而深。冲然舞雩詠。中有咸韶音。茅舍帶流水。琴書闔清陰。遊魚戲晴波。好鳥鳴遠林。那得一啖樂。洗此千古心。赤驥困卓櫪。垂頭避駑駘。王良振長轡。蹴踏風雲開。古來功名際。何代無奇才。當其未遇時。誰免蒙塵埃。丈夫亮有命。勿使心顏頹。少時見白日。意謂手可扳。仰天邈無階。狂走徒頽顏。尺綆愧深汲。寸管無全斑。聖途千萬里。用力恆苦艱。安得驥飛龍。條爾升天關。幼安老丘壑。千載想高情。鄙哉華子魚。軒冕良可輕。功名世不少。孰與節義并。至樂有天貴。苟得非吾榮。臨風發長歎。欲爲智者評。

山中一樽酒。慰此離別腸。清夜步廣庭。大星吐寒芒。向來負奇氣。舉目空四方。栖遲盛年至。留滯天南荒。君看升帝閣。不必眞乘黃。

乙丑中秋在石鏡精舍。同士友翫月。後二日。家兄寄示會飲分韻諸詩。覽之悵然。歎不得與。因奉次來韻。兼柬鄭君好義。四首。

我來南山中。正見秋月圓。我家豈無此。兄弟况滿前。胡爲輕別離。顧影清輝寒。賴有座上客。共結無窮歡。愁端旋消釋。言笑各開顏。寄謝兄與弟。明年相對看。秋露月正好。山谷氣逾清。風篔做虛牖。愛此萬里明。嘉賓自遠至。樂飲暢高情。雄談振林谷。頓令懷抱傾。叢桂困荆棘。時來吐芳馨。物生尙有待。吾意詎無成。且終良宵會。難值衆美并。酒酣發長嘯。似聞鸞鶴聲。惟恐日易出。顧影遶庭行。

開樽酌月華。酒味清且醑。吐氣長風生。吹滅天際雲。此身與宇宙。誰主復誰賓。有生道爲貴。萬事何足論。苦節慕夷齊。延年稱羨門。僊凡兩冥漠。奸雄猶啖吞。山棲未爲隱。頗喜離俗氛。固窮固非潔。用世豈吾仁。昏昏坐平旦。兀兀行薄暮。豈乏往來人。幽懷寡清晤。辭源湮曩落。理窟增舊鋼。幸子有佳期。欣然寫衷素。玄談相應發。妙理獨超悟。頗憚尊酌煩。易覺光景度。拙身遠道遠。高世遭衆惡。勉矣循大中心。期永無數。

題山水

昔隱林壑中。不知林壑美。今來在城闕。見之心輒喜。楓林新受霜。茅茨隔秋水。安得呼扁舟。遨遊五湖裏。

楊柳渡

殘月墮瑤天。涼風在高樹。人行野色分。鳥嘯巖光曙。川平愜幽眺。境勝遺塵慮。日出小舟橫。依依楊柳渡。

宿夾江寺

窗開覺山近。院涼知雨足。淡月透疎櫺。流螢度深竹。心空慮仍澹。神清夢難熟。起坐佛燈前。閒抽易書讀。

二重吟

翻翻暮光螢。燭舉競飛附。沒身煙焰間。至死終不悟。日月衆所瞻。嗟汝不一顧。雖有向明心。所從良已誤。喧喧秋後蚊。白日嚼我肌。我雖病無力。掃撲亦易爲。憐汝營一飽。未得死及之。且復縱遣去。天運自有時。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淹懷終歲思。幸際清宵會。情深新喜集。語慙孤愁退。離居積頑鄙。處下多尤悔。倦翻謝鶯騰。羈蹤損貞介。含悲靜自慨。抱獨招羣怪。非子不我遺。斯心復誰賴。天寒四野寂。雲斂踈星大。霜葉響枯條。水灘咽鳴瀨。振衣逞玄覽。妙趣超塵壘。靜泝一氣先。虛涵萬象外。林泉皆道情。縻組本天械。擺落已遺榮。過從敢辭憊。祛疑冀闕論。立儒佇明誠。和風倘可還。勗德期無懈。

追次文公先生歲莫燕集韻二首

靈臺湛無爲。一念寂不起。外物紛相交。飛揚千萬里。哲人善操養。淵澄復山峙。所期天爵修。詎以貧賤恥。豈無華軒客。膏粱飲頑鄙。道義竟無聞。放浪徒自喜。滔滔從俗化。悄悄爲誰美。知言世所難。感歎何時已。賢家居廟堂。四海爲興起。時乎有不遇。淳風化閭里。用爲江河流。處作喬嶽峙。所逢異通塞。內省無欣恥。紛紛夸毗輩。患失誠足鄙。屈身營所欲。易愠復易喜。人生貴聞道。外物豈真美。千載箴瓢生。令聞傳不已。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先生病中呈諸友韻

日月行不息。我亦少安居。達家今幾何。忽復五載餘。微官悞人事。解令親者踈。每思別時語。不見空中書。及茲歲將闌。感嘆正躊躇。祀先具薄奠。撫己懷厥初。觴酒豈云乏。獨酌悶難祛。寧常解組去。御子花開車。遊石鏡山訪親友會集諸公回途有作

世道久凋喪。斯文難合併。駕言山中遊。來與子同盟。高齋在深谷。側徑防險行。白日亦蕭散。惟聞絃誦聲。開筵動芳酌。與客張華燈。持盃委歡譔。聯床如弟兄。凌晨起盥櫛。披襟瞰前楹。霜林凋綺葉。秋花吐奇英。百靈競紛集。萬象森羅迎。佳趣心已領。新詩誰與評。良會不可常。俗慮仍相縈。登途數回首。暫別難爲情。迴溪屢曲渡。清流堪濯纓。離離莫雲合。矯矯孤鴈鳴。乘高望遙火。彷彿識巖局。勞生幸脫鞅。至道思服膺。從君來借榻。棲隱謝浮名。

再次石鏡精舍會集韻三首

風日淡秋晚。欣此佳會并。賢豪昔同調。泉石非舊盟。祇應念遠別。忽作山中行。雄談爲絕倒。空谷騰歡聲。論詩涉風雅。深夜張華燈。義交無老少。情親如弟兄。齋中二三子。侍立環兩楹。把酒起爲壽。禮秩交相迎。丈人名文章。落紙誠世英。珊瑚與玉樹。對之敢譏評。乃知高世人。不爲塵俗縈。縈秋空白雲散。悠然暢遐情。嗟予尚稚劣。夙心會簪纓。沉潛守編簡。愁對寒虫鳴。豈知金石韻。鏗鏘振林坰。重茲領秀句。願言常服膺。匪徼一時譽。終期千古名。

野性淡無嗜。不求四美并。喜茲二三友。同結歲寒盟。願言道義交。豈慕青雲行。山深寡輟跡。地僻無囂聲。曲几列遺編。踈籬翳寒燈。凝神對賢哲。況共弟與兄。幽蘭藹北牖。修竹羅前楹。忽聞長者車。倒屣欣趨迎。

貌匪山澤壘器乃邦國英揚論徹幽邃萬彙隨品評風雲時動盪川岳互迴縈磊落賢俊姿慷慨今古情不耽好爵貴飄然解釋纓至今懷令望江海傳詩鳴奇懷寄竹帛安居守林垌小子來問道仰德思服膺從茲勉素業不媿知己名

太古日已遠轉覺浮僞并。不聞金蘭契。居願同盤盟。浮雲無定態。流水難西行。滔滔勢利間。豈識韶濩聲。翻思機巧徒。明滅風前燈。閉門絕聞見。所親惟父兄。丈人忽來過。雅淡振軒楹。山禽競喧呼。童穉亦歡迎。清詩多古調。妙論超時英。富貴苟不累。貧賤孰能縈。羣賢共舒睡。萬物屬品評。星斗羅奇襟。風雲動高情。瞿瞿世儀表。濟濟古冠纓。孰知枳棘間。尙有鸞鳳鳴。鰥生寡交接。遊息在村垌。偶茲觀美德。夙興常服膺。幸托龍門賞。終期崇令名。

病眼喜守郡見過

日疾不飲酒。昏昏心意煩。忽聞郡守至。出戶弭開顏。況視溫粹姿。復聆愷弟言。乃知盛名世。尉任多才賢。神歡坐忘疲。欲起屢相援。筍蔬雨餘美。細酌林花間。風煖落英過。日斜歸鳥喧。苦云事填委。未暇蘇痼瘼。高位不易居。斯民良亦難。一夫或凍餒。仁者爲悲酸。腐儒實無能。教士慚素冷。臨觴願有祝。早使羣黎安。題信可時經歷。熨帛圖

聖主恩如天。賜帛一萬匹。承之錦繡段。重之踰金壁。西風摧刀尺。將爲君子衣。熨貼旣勻調。粲粲光陸離。防胡猶未已。行役何常歸。爲君重着絮。此地饒寒威。

奉懷太史公用盡字韻

隆替存恆期。含生會常盡。獨遭誣枉搆。既往有餘慙。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盾。英雄逞割據。未暇分牡牝。公來作善龜。士略見封畛。上爲宗社鎮。下爲邦國準。旂常揭日月。鍾磬羅簾篋。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潛隕。氣回窮冬溫。力導大川引。竭忠職調護。垂老辭疾疢。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安知事乖謬。玄造獨何忍。顛頓萬里行。流離闔門殞。所餘已無幾。猶受飢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闕賑。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哂。三嘆秋風前。日送高飛隼。

鄰父攜酒相飲

夷惠俱可慕。清和合天真。汨予流俗中。豈暇思古人。抱拙恥爲佞。遇事展殷勤。雖無失己尤。事過每自噴。鄰翁偶相訪。延坐列主賓。爲言秫田登。願我嘗其新。巨榼傾濁醪。鷄黍雜前陳。持盃強勸飲。禮率意態親。顧子寡德業。無以給比隣。何階及爾輩。愧此風俗淳。酒酣述往事。所歷多苦辛。却憶全盛時。無言指蒼旻。世運有隆替。玄造豈不仁。父老且少安。汝本三代民。九重敦政教。萬幾盡經綸。行常被嘉澤。鼓舞歌聖神。

二禽咏

鵲噪未足喜。鴉鳴未須憂。天道神且遠。微物徒喧啾。翰音善司晨。不免供肴羞。鶴鶴至高潔。所識惟林丘。鴻鵠隘八荒。但爲稻粱謀。文彩羨孔鸞。繒繳或暗投。況彼鴉與鵲。志非衆鳥儔。質陋羽翮短。雲霄非所遊。性貪嗜飲啄。遂逐不自休。飢則搖口吻。向人如有求。何能洞先幾。兆與天心侔。禍福有定命。所致各有由。人理固坦夷。鬼神良味幽。苟中存仁義。自可無愆尤。何須浪悲喜。爲禽鳥詭譎。來蚤慰韓愈。惡聲感黃州。好怪失所守。二子非英流。吾方友千古。遠法孔與周。考祥視素履。樂道以夷猶。

敬次張南軒贈朱文公韻送董公

昔忝國士薦。觀光帝王州。強言酬顧問。流汗對冕旒。有詔若文章。下筆心懷羞。退朝東閣下。獲與夫子遊。夫子燕薊來。氣貌何休休。至尊重純德。特爲儲王留。出入朝兩宮。寵恩正綢繆。予時報聞罷。歸飯田間牛。升沉本命分。出處非人謀。安知十載後。握手梁山幽。重鳴月耿耿。雁度風颼颼。話舊若夢中。一咲忘百憂。況茲林泉窟。足以寓冥搜。仰看岷峨峯。俯視江漢流。敬慎以爲楫。忠貞以爲軸。居夷聖所欲。勿憚道阻修。

題童賢母卷後

南山有喬木。柯葉敷重陰。匪惟雨露滋。土腴根本深。童氏秉孝義。兄弟同一心。構獲良足多。先澤久浸淫。卓哉賢母行。鄉邦迭嗟欽。婦道盡恭睦。庭訓肅規箴。救殍糜廩粟。收宗散靈金。生業隨日增。善積祥慶尋。繩繩螽斯應。玉立蘭芽森。玄理諒塵僭。令德斯鑒臨。垂裕既有始。濟美宜自今。永言引弗替。百世流徽音。應教恭賦靜妙軒

世故役羣動。方寸如旋蓬。孰知神妙理。乃在玄默中。至人本無爲。清明常在躬。百念寂不起。湛然與天通。庶政或前陳。聽斷每從容。化原有餘地。善應無留蹤。齋居樂康時。爐熏颺微風。忘言對縹帙。端拱師黃農。茲惟文獻邦。富庶古莫同。載敷嘉靖治。會見躋時雍。

宋五公

李文靖公

李公安平相。雅識極淵永。倦倦閱無告。扣陛日有請。格君古不易。慮國存要領。紛然土木興。始悟先幾炳。

王文貞公

盛德每多容。平世喜迂怪。公操鎮靜量。不幸當其會。神書祀河嶽。王府窮賞賚。昭昭知過心。寵祿有餘悔。

寇忠愍公

寇公社稷臣。識遠才亦果。張皇澶淵狩。佞幸慚計左。青衫老作吏。赤子淚交墮。宏謨雖不終。亦足振媮惰。

范文正公

布衣憂社稷。此義古亦然。桓桓高平志。致主二帝前。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繼明有良胤。千載陋韋賢。

司馬溫公

傾否難永闕。拯溺有遺巧。肫肫反正力。誠節作足動穹昊。羣邪競回遙。善政恣紛擾。廢興豈人謀。千秋仰元老。

訊瘡

尊生道不足。衛生亦無由。微痾忽相侵。坐爲肢體憂。凝冰集寒氣。挾纊思重裘。虐饑繼踵然。絺綌不願留。陰陽各用事。對處天一陬。如何兩相值。追逐同仇讐。弱質受摧沮。有似中喝牛。有耳不解聰。有目等無眸。舌不辯幸甘。鼻不別薰瘴。耳目口鼻官。焦然共懷愁。謂此果誰致。試與天君籌。吾觀今之人。紛紜劇蚍蜉。日趨紅塵市。夜醉笙歌樓。緣情喪恆性。縱欲戕天猷。告之養壽命。大怒不領頭。云胡反無疾。健捷如猿猴。方子頗好道。少以禮自修。觀其居家庭。未嘗暫嬉遊。且食不暇飽。夕夢孔與周。生疾豈有端。天君亦知否。天君聞之笑。汝言理誠優。子病殆天意。皆非汝愆尤。惟天生俊哲。蓋爲萬世謀。大欲扶三綱。次欲敍九疇。

安能閉關臥。縮首鳴啾啾。孔孟處衰世。奔走摧輪輻。寧不懷寔安。此道難中休。天令所賦授。與古豈不侔。恐其不自強。降疾警惰媮。方子暫遭疾。身疲面無膏。忍見萬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厥疾當自瘳。苟徒念一身。焉考吾所羞。耳受口以告。日鼻涕泗流。方子豁爾寤。百體頓和柔。再拜紀嘉言。可以垂千秋。

次修德雜詩韻三首

通衢夷且直。舉世所共知。求端迷往轍。顛躓終無歸。達人解至理。秉心若明曦。敬恭視盤鑑。齋莊整裳衣。昭昭奉一德。暨暨滅衆私。爲仁諒茲在。彼狂胡弗思。

制變易爲失。所貴謹未然。本心秉靈德。洞鑒蚩與妍。譬彼達海流。出自山下泉。積久諒益深。雲濤鼓風煙。始學誠已誤。補過幸有年。力微道尙遠。感此徒煩悁。

神龍臥深澤。不若抱甕滋。白日閤重陰。不如寸燭輝。賢豪初未遇。但覺吾道非。紛紛當途子。權勢衆所歸。兩生困蓬著。屠販建旌麾。斯事自古然。今人安足悲。

初冬雨中獨坐

吾廬混人羣。來往劇盪泄。頗欣夜雨來。頓使蹤跡屏。滔滔流水障。悄悄耳目靜。風窗試展書。佳趣條已領。平生煙霞癖。夙昔慕箕顓。抗懷軒冕上。雅志星日炳。寧知墮俗流。汨沒未獲逞。奇懷獨不忘。幽念時自省。豪雄外身名。曠士賤鍾鼎。欲語嗟莫同。長歌碧林暝。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伊周不治經。董賈不言文。宏謨塞宇宙。高論追典墳。如何末代士。操觚動成羣。但要言辭好。不顧心志分。

至道豈難行。彝倫人共聞。勉哉不遠復。恭默事天君。

循循勇不逮。額頷善或虧。古人思才難。可以當世推。自吾行四方。所見多有之。豈乏俊爽流。未足慰我思。聖道充天地。其微入毫絲。非精莫能察。非敏莫能爲。致用貴不頗。篤守在不移。由來賢哲事。皆本純粹資。顧予亦陋劣。前徵亦能追。仰止二三友。衆過頻相規。

操行一不愼。坐取終身憂。發言一不思。或爲萬世羞。過小莫吝改。進德勿厭修。誰能百無爲。自致孔與周。載籍爛九有。羣言劇毫毛。棄置患術疎。窮探畏心勞。何由領其要。可使道藝高。聖學亂百家。黍稷雜莠蒿。良農善別識。培溉復芸薶。取大成吾身。致用同伊臬。彼哉溝澮魚。豈足連九鯨。

次韻贈國亮經歷

君侯昔策仕。匹馬之幽并。先子守東藩。始結鄰壤盟。寧知十載後。握手山中行。髮髮白欲盡。韜光復潛聲。話舊若夢覺。痛飲張華燈。尙欣古義敦。愛余均父兄。雨洗秋色淨。羣山擁前楹。山鳥喜客來。飛鳴似相迎。緬思天下士。公是世外英。流俗何所知。紛紛好議評。莫邪雖在土。龍氣上迴縈。自非水鑑識。誰知江海情。談詩較李杜。起舞笑絕纓。大音久闕寥。厭聽寒蟲鳴。麟鳳居空谷。何由在郊坰。處世媿郭泰。通家慚李膺。巖棲尙有約。相與棄榮名。

雜詩四首

相如妙文辭。高處無與敵。外財爲身累。終老汗名蹟。人生取子際。千載觀令德。苟富何足論。喪節良可惜。好名未知道。古人有揚雄。著書欲傳世。不暇修厥躬。聖言德之餘。屈伸與天同。哀哉大節廢。豈足稱固窮。

賈生信英才。蚤識當世事。身逢致治期。遇主亦天意。道高固難合。流俗工媚忌。一死尙足多。千秋想奇氣。幡幡市井人。出納量錙銖。積財至千萬。侈然夸有餘。華堂占廣陌。列肆逼通衢。朝餐聚俠客。莫飲羅名姝。一朝與法遇。家破及妻孥。金玉歸縣官。不能贖其軀。郭解既夷滅。季倫亦門誅。安知子原憲。窮巷歌唐虞。

修德以詩寄次韻

藜羹淡無和。腐粟春難圓。羞將饋俗賓。歡笑置子前。子豈乏梁肉。對之每欣然。云胡恐費我。來往動經年。子行信勞止。吾道良足憐。深期挹嘉話。不必枉華牋。抱疴百日臥。欲言無與朋。敦敦守一床。鬢脫影如僧。豈惟形容悴。智識無由增。視此不棄捐。子心一何弘。細人忘名軋。俗士爲利憎。孰能使余慕。君子固有恆。營營苟得者。忍以利易生。狗欲遂忘反。捐軀匪其情。古人崇仁義。講切極粹精。於斯弗自得。猩豸垂紳纓。貴有不足懷。賤有不足輕。景公徒千駟。子真豈其卿。

再和并簡林嘉猷

夜光自有輝。不因磨礪出。騏驎自致遠。不以鞭策前。古來知道者。天質固使然。師友發其微。成德在早年。余少稍有慕。今也反自憐。子誠肯問我。嘉言著來牋。十年窮取友。四海幾得朋。豈惟得吾徒。旁及老與僧。自昔得王子。勃鬱氣爲增。子才信已毅。愧我德未弘。所患涉道淺。未免臨事懵。何由與子隣。講習日可恆。溫溫我所愛。處子有林生。匪惟質柔嘉。迺出造世情。從我南山游。斷雪煮黃精。其悲狙喜怒。靜閱猴冠纓。生也尙審思。勿言韋布輕。巍巍孔孟業。豈以爲公卿。

送一宗和尚次蜀王詩韻有序

成都大慈禪師欽公一宗。與余皆天台人。雖所趨殊途。而相見萬里之外。有足樂者。今將暫還。故山。謹次賢王殿下賜草堂長老詩韻。以寓別情。里中故人。有相問者。幸爲謝之。

浮雲出山中。浩蕩隨去來。來非有所係。去亦忘所之。若人釋門秀。矯矯孤鶴姿。林泉三十年。喜譽如波馳。平生西方學。所蘊未及施。一朝忽乘興。來謁岷峨師。微笑坐談空。傾成走羣縑。遂令好事者。懶問子雲奇。清香焚柏子。細雨洒楊枝。相逢話鄉曲。麈尾不暇麾。越蜀萬里途。各處天之陲。胡爲偶至此。欲語忘其辭。歷歷世間事。星星鬢中絲。迢遙無所嬰。老大祇自知。巴江復舉棹。故廬訪遺基。散懷天台月。濯足桐溪漪。我亦倦遊客。歸耕有深期。身在華山陽。夢繞大海湄。徘徊將何說。祇恐負明時。

家兄寄中秋會飲詩因分韻述懷以答

時過不自惜。長年轉多憂。壯心若湍水。湧激不少休。念昔童稚日。此身百無愁。良宵見明月。喜躍如有求。大母方壽康。諸祖未白頭。開筵羅廣庭。蔬果間嚴鱸。先公奉觴起。叔父迭獻酬。玉立四五人。文采皆琳瑯。酒行聞雅歌。鹿鳴和呦呦。豈無辨難言。禮義皆先餽。脫略輕萬事。高視曠九州。每卑楚漢業。或誤良平謀。奮袖時抵掌。舉筯借前籌。座間二季父。豪俊逸無倚。慷慨頗蠶起。自許公與侯。酒罷寧復眠。長吟倚危樓。夜闌得秀句。叩戶來相投。我時被鍾愛。兄弟共譁咻。席賓欲亡酒。輒笑牽衣留。轉眼二十年。存亡兩悠悠。庭闈音容絕。門戶變故稠。巢壞鶴上天。雷行龍脫湫。惟餘老仲父。衰鬢對清秋。今歲月最好。我適南山遊。含情面尊俎。感歎蓋有由。伯氏欲相寬。新詩遞來郵。發函清淚墮。紙濕不可收。永思舊所見。一往如川流。于今會飲歡。頗似昔日否。我家勢運謬。難與時人侔。譬彼百年屋。不足施雕鏤。願伯善扶持。重使楹棟修。

庶免傾壓。虞百口蒙庇。庶我愚更懶惰。樸學愧前修。術疎何所成。言高每難讎。空懷濟物志。夢寐談孔周。歲華易爲度。白晒等浮瀉。長恐墜遺業。上貽先人羞。伯也幸閱我。正救愆與尤。復爲戒諸弟。敦睦無相猶。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天倫苟足樂。外物皆懸臆。骨肉豈異人。風波同一舟。持家尙禮讓。處衆貴和柔。堂構倘樹立。梓杞加丹楹。重還當時盛。豈特才藝優。世欲登虞唐。吾將老林丘。終期友愛樂。黃髮鼓綢繆。深衷久有懷。對月偶歌謳。歌竟視天宇。寒光衝斗牛。

寄好義

同鄉不相見。動涉秋去春。何意忽來翔。會合當茲辰。雄談有遠趣。文采驚世人。譬彼隨和質。衆目咸知珍。陋俗乏奇士。懷抱鬱未伸。每思伊葛流。磊落展經綸。志大固難售。心孤邈誰親。君來起我意。頗覺氣爲振。炳炳千古事。悠悠三代民。舉首視大荒。汗顏慚此身。深衷非一端。欲語未及陳。胡爲復求去。重使別恨新。夙負江海情。恥爲兒女仁。賢豪日衰謝。感歎易悲辛。涼風吹碧海。月露洗高旻。酒至且持飲。言歸何所噴。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山中晨望東錢克溫

地遠會而難。情深嗟別速。今衝微雨去。欲向誰家宿。山城碧雲裏。茆舍清溪曲。莫厭官寂寥。終期化夷俗。月落江水明。疎鐘發林杪。濃濃山氣合。歷歷川光曉。妙靜玄化機。縱意羣動表。悠然悟真趣。忽覺天地小。是身本無累。萬事相紛擾。願釋經世情。於茲共幽討。

閒居偶題

雨歇塔草淨。鳥鳴叢竹中。偶無輪鞅過。遂與山林同。晞髮庭際日。振衣松下風。自非捐世故。誰得此相從。
勉學詩二十四首

淺燈結成花。枯木化爲菌。凋零如此物。秀氣終未盡。人心最靈智。自棄獨何忍。聖門本弘大。梯磴多接引。曾高愚魯資。直解配顏閔。流年急如箭。髮白難再鬢。及時不努力。老大成蠱蠱。樹木生有枝。子弟教及時。七年異男女。八歲分尊卑。二五學書計。逢人多禮儀。二五學射御。四五加冠綬。今來謾不省。古道常如茲。欲作高高臺。爲爾寬作基。欲求深深井。爲爾遠爲期。不聞鄒孟學。還自俎豆嬉。人材日衰少。善保膝下兒。

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盼之。百憂爲爾忘。惟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陽和透地脈。草木俱芬芳。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嗟哉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上堂拜父母。甘旨手自供。入廟羅豆籩。祀我祖與宗。死者魂魄安。生者恩義隆。一門無二志。譬欵生春風。豈惟薰闔里。上聞天九重。祥雲及膏雨。滋我庭下松。孰云唐虞遠。不得身遭逢。由來豪傑士。世世皆時雍。藹藹桑梓樹。遲遲杖履音。未瞻父母顏。已起恭敬心。樹木手所植。杖履身所任。此物猶足重。况彼鍾愛深。父愛我亦愛。不問獸與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莫驅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中鴈。鴈行如弟兄。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自平。田家一聚散。草木爲枯榮。我願三春日。垂光照紫荊。同根而並蒂。藹藹共生成。妻賢少夫禍。子孝寬父心。不知何人語。相傳猶至今。室家兩相好。如鼓瑟與琴。二親豈不驩。花木羅春陰。

雖云一樽酒。共酌還共斟。物情動相失。安用儲千金。家賤在婦德。家繁有遺音。

內則記孝養。檀弓著哀思。寥寥三代音。於此猶見之。我欲繪作圖。豈乏丹青師。丹青狀形體。性情那可爲。冬夏適溫清。芳鮮任盤飴。二親未飲食。如子渴與飢。奈何報本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尚且鳴聲悲。創鉅痛亦深。哀麻交涕洟。聖王爲制禮。進退隨天時。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

誰人夏侯氏。有女志獨高。夫家盡蕩滅。節義終持操。榮華昔共享。禍患今同遭。妾身偶生存。志已埋黃蒿。親戚勿訝我。人類異羽毛。引刀斷耳鼻。見義不見刀。至厚莫如地。桑田變波濤。眞金不畏火。見此女兒曹。結交須結心。取士須取德。古交金不鍊。古士麟五色。如何當世人。作事多傾側。甘言轉相媚。內險不可測。青青好禾稼。生此螟與螻。堂堂美少年。化爲狐與虺。

人心天機在。利欲日夜昏。好苗莫助長。惡木先除根。斧斤一時緩。惡木何由斷。莫畏根株深。所憂筋力短。吉人語何少。凶人語何多。多言亦反覆。簡默終無他。可磨白圭玷。言玷不可磨。有口號談天。有辨誇縣河。心原一已放。觸物生偏頗。悠悠百年內。榮辱當如何。

驅車入東洛。策馬上西京。所遇何表表。莫非公與卿。旌旄出廣路。百步辟人行。前驅與後擁。不絕如雷轟。人生處困阨。孰不思寵榮。此途良足樂。此任苦不輕。丈夫誓許國。身作萬里城。永懷鼎足戒。毋使公餽傾。五行各異氣。萬物無全材。聲當配匏竹。味卽調鹽梅。何器不適用。有根當復培。山中多松柏。城中多第宅。孟嘗千金裘。一狐難取白。

田單拜齊將。卽墨乘孤危。羣心傲死鬪。燕士不敢支。一朝寵祿盛。惜身思自持。人敵竟不下。大寇空若箕。

功名每如此。樹立終陵夷。國家匪髮危。寵爾將何爲。動懷首鼠計。退與災禍期。向非魯連子。身死節亦虧。鸞鳳寡儔匹。玉樹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苦無多。輕車駕駟馬。妙舞隨清歌。獨樂不如衆。中心欲如何。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梭。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至親隔咫尺。舉首如山河。人生四海內。同作兄弟看。一夫向隅泣。滿座爲無歡。豈我無衣裳。念爾飢且寒。豈我無梁肉。爲爾不能飧。羣生本一原。有此惻隱端。胡爲自汨沒。功利日相殘。辟如同母兒。給之豆與箠。奪彼以與此。終非心所安。飲馬長城窟。窟中水無多。秋風動百草。水面亦生波。長城備外侮。室內起干戈。非關絕地脈。乃是傷人和。不見豐水上。靈臺鬱嵯峨。前有大雅詩。後有秦民歌。鋪塗得苦水。流毒如江河。黃河西北來。云白崑崙坻。經行非一山。回薄半九州。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萬化同此機。不知幾春秋。分明天地心。不爲淺狹謀。癡人用小計。顛倒若無求。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布帛文被體。粟菽味充飢。常人未識察。往往爭好奇。貪奇不願寶。刻成無常卮。大鈞播萬類。瑣細各有宜。得時易長養。失彼徒施爲。哀哉楊朱淚。滴向他路歧。正途亦甚坦。舍此將安之。蜘蛛解布網。蝓蟻能轉圓。萬物各有役。何人得安然。周公貴爲相。仰思夜不眠。仲尼大聖人。易書三絕編。孰謂我有耳。不聞古所傳。一聞敢自墮。勇志如奔泉。好龍非真龍。藻繪等兒戲。懼虎思虎傷。聲容凜然異。六經豈虛文。中有無盡意。一從河出圖。光景不可閱。皎皎如日星。悠悠在天地。青編積几閣。翻閱何容易。曾參之一唯。已往難再值。勸爾一盃酒。君行莫匆匆。君心雖欲速。道路久乃通。東可窺大壑。西能越空同。不憂歲月晚。但憂筋力窮。

三年刻片楮。九年成一弓。制作雖云難。爲藝則已工。小事可喻大。願言置胸中。
離離園中樹。花開動無數。或紅如丹朱。或白如瑩素。今日正自佳。明晨不如故。易盛還易衰。浮華眼前度。
物情何參差。天地均雨露。南山有松柏。壽並金石固。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古詩

蜀王殿下賜行廚酒膳奉謝

天門傳詔飛金符。帝子發春朝。帝都萬里巴。江引軸轡。朝離瞿塘。莫荆巫。牙旗羽扇。照江湖。馮夷操楫。龍伯扶威。振海若。驚天吳。袞衣登朝。玉陛趨至尊。撫問情鬱紆。奏還大國天語。俞却從周。秦行坦途。乘傳西來。試馳驅。日行三百。尙未哺。親藩留宴。窮歡娛。秦民擁路。觀金輿。口稱盛德。目睢盱。共說賢王。世所無。南入荆門。喜氣蘇。蜀邦密邇。忘崎嶇。山花爛熳。雲模糊。綠樹清江。如畫圖。漢中小臣。章句儒。早向王門。曾曳裾。是日來迎。拜路隅。按轡遙看。咲且呼。暮抵行宮。侍直爐。華燈照夜。鋪氍毹。從容前席。講典謨。玄談蟬聯。如貫珠。上探千古。周八區。鄙請榮辱。聖爲徒。更闌喜極。行玉壺。叩頭舉白。紅生膚。侍臣奉教。恩意殊。大官美醢。貯行廚。特賜歸飲。不用沽。上尊珍味甘。且腴受之。無功辭有辜。心感王恩厚。矣乎獻諸祖。禰頌妻孥。招致朋僚。洗疊觚。共飲相歡。同賜酺。平生飲水。兼茹蔬。祇將鉛槧。代耕鋤。近爲校教。食民租。尸居靜閱。年歲徂。世人視之。等泥途。賴逢聖主意。氣宇討論。聖猷師古。初經綸。萬理髮在梳。小臣學術。本筮疎。志廣年

古詩

七二七

荒才更迂。量同溟海肯納汗。欲致衆駿先收驚。願王道德爲世模。摩撫疲癯恤鰥孤。南漸瀟戎北羗胡。陽和發生無朽枯。育民興賢語不誣。行致孔明與夷吾。共康國政秉事樞。保蓋西土佐唐虞。不數蠶叢及魚鳧。吾王端拱化日舒。從此感恩非一夫。

歌風臺

歌風臺下春水黃。歌風臺上春草碧。黃河之水日夜流。碧草年年自春色。漢祖當時爲帝王。龍泉三尺飛秋霜。五年馬上得天下。富貴樂在歸故鄉。臺前老人爭拜跪。杖屨麻衣見天子。龍顏自喜還自傷。一半隨龍半隨鬼。翻思昔日亭長時。一心捧檄日夜馳。卽今宇宙過四海。一榻之外誰撐持。却令猛士鎮寰宇。安得長年在鄉里。可憐創業垂統君。后使乾機付諸呂。淮陰少年韓將軍。金戈鐵馬立戰勳。藏弓烹狗太逼迫。解衣推食何殷勤。致令英雄遭婦手。血濺紅裙常斬首。蕭何下獄子房歸。左右功臣皆掣肘。還鄉悲唱大風歌。向來老將今無多。咸陽宮闕親眼見。不忍荆棘埋銅駝。臺前老人淚如雨。爲言不獨漢高祖。古來世事無不然。稍稍功成忘險阻。荒祠古廟名歌臺。前人已盡今人哀。感激悲歌下臺去。斷碑春雨生莓苔。

潼關

潼關將軍才且武。五千士卒健於虎。朝廷養汝爲阿誰。盜賊公行如不覩。昨日官車將到關。西風放顛塵滿天。錢囊衣篋繫車後。歛來掣去同鷹鷂。南望京師五千里。僮僕所資餘有幾。離家漸遠親故稀。向我長號淚如雨。嗟嗟僮僕汝莫愁。聖人在上治九州。會看海內皆富足。關不須防無盜偷。

淮陰

淮陰城頭落日黃。淮陰城下秋草荒。古城西繞淮水長。猶如背水陣堂堂。當時大將功無雙。頗嶽蹴項勇。莫當丈夫何乃爲。假王至今遺恨令人傷。漂母一飯千金償。解衣推食那敢忘。相君之背貴莫量。蒯生此語無忠良。嶺弗出口遭吾撞。歌風帝子歸故鄉。思得勇士守四方。胡爲烏盡良弓藏。

題嚴子陵

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尙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機。獨向桐江釣煙水。

赤壁

東夏口。西武昌。赤壁峭絕當中央。奸雄將軍氣蓋世。敗卒零落慚周郎。得鱸魚。沽美酒。孰若黃州蘇子瞻。謫向江湖動星斗。噫吁戲。曹公氣勢蘇子文章。人物銷鑠。塵跡荒涼。惟有江水千古萬古空流長。

弔李白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寒。若非胸中湖海闊。定有九曲蛟龍蟠。却憶金鑾殿上見天子。玉山已頽扶不起。脫靴力士祇羞顏。捧硯楊妃勞玉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來長安弄明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頻典衣。日日醉倒身忘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煙雲飛。丈夫襟懷真磊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兮高可夷。滄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常埋沒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題李白觀瀑布圖

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有汾陽王。孤軍疋馬跨河北。手扶紅日照萬方。凌煙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雄面。沉香亭北對蛾眉。眼中已見漁陽亂。故令邊將儲虎臣。爲君談咲清胡塵。朝廷策勛當第一。珪組不敢糜。夫人西游夜郎探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勝地有匡廬。銀河掛空洒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爲愁。全閨老奴汚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間寧復有。夢魂飛度南斗傍。咲酌廬山一卮酒。雲松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欲從李侯叫虞舜。盡傾江水洗寰區。

題李白對月飲圖

明月出高樹。上懸青天中。下有萬頃之長江。揚波泛彩清若空。江風吹人色淒凜。此時對月誰能寢。十千斗酒何足論。舉盃就花前飲。花前飲酒無與儔。酒酣意氣輕王侯。仰招行雲不可得。但見月與河漢俱西流。僊人伐桂樹。玉女倚瓊樓。顧盼暫相悅。棄去終莫留。昨日已浩浩。今日復悠悠。人生如飛光。及時不飲空白頭。君不見。月中玉兔搗靈藥。不能醫此萬古愁。何如醉臥長不醒。天地與我同虛舟。混混六合間。浩然何所求。

徽宗花鳥圖

宣仁升遐司馬死。宋祚當時已中否。豈知禍亂猶未休。更立端王作天子。簡書四出捷星馳。重見熙豐舊設施。太宰旣崇荆國祀。朝堂新刊黨人碑。廷臣往往多鉗口。四海禎祥無不有。萬金寶藏造池臺。千里樓船載花柳。君臣自詫文德修。不數唐漢追商周。陳鍾考鼓按雅樂。厲甲揚戈昧遠謀。宮中從容萬機暇。酣

飲逸遊忘晝夜。御葦時過宰相家。微行或飲倡樓下。宣和殿內玉屏風。綺席金爐處處同。詔遣內官宣畫史。時拈象筆極形容。神機密運回天巧。萬歲齊呼盡稱好。玉龍裝軸錦裁題。墨署花書朱篆寶。心怡意適藝愈良。自道丹青過百王。盡將兵籍副邊將。還信奸臣斥俊良。契丹滅後金人喜。猶剖王封賞。闔豎露布初騰紫。陌塵天駟已渡黃河水。汴京鎖鑰一時閒。雉扇鸞輿去不回。圖書萬卷入沙漠。奎壁無光天爲哀。祇今俯仰三百載。南北興亡幾更改。廢陵已發社無基。尺素誰家尙收在。吾知此畫非人爲。當有神物常呵摩。故留花鳥在人世。要俾後來懲戒之。古來君德在仁義。小技雖工何足計。不見昭陵一藝無。偉績鴻名照天地。

錢氏家山圖

錢君望鄉勞夢思。陳君奮筆爲寫之。毫端歛吸驅鬼物。風霆捲地山川移。紫雲峯高當面立。獅子灘聲轉山急。翠竹搖風市塵遠。青楓夾路樵歌入。山脚盤迴到石門。桑榆深映數家村。百年丘壠澤未泯。中古衣冠今尙存。高堂老人年八十。皓首紅顏瞳點漆。柴門拄杖望兒還。坐聽庭鳥心若失。錢君一見增喟傷。此身如在淮水傍。摩挲門戶欲歸去。細看無路墮渺茫。乃知陳子善戲劇。放假丹青惱胸臆。世間萬事無不然。畫地作餅安可食。陳子亦是憶家客。不特戲人兼自釋。沙際扁舟已上橋。何當共載歸故鄉。

題南屏對雪圖

昔年歲莫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雲天欲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僊人宋夫子。紅顏白

髮青貂裘坐談今古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蕩摩。碧海瓊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慨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柏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堤。一時嘉會難再得。僊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貌南屏舊遊迹。吾知王也奇崛人。新詩妙墨俱絕倫。偶然揮洒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

江山萬里圖

我昔奉勅辭金闕。西下巴川持使節。僊槎二月出龍河。萬里春風掉晴雪。吳江茫茫入杳冥。棹歌初過峨眉亭。錦袍不見李供奉。白雲遮斷三山青。煙蕪漲綠知何地。白鳥雙雙沒淮樹。片帆風滿疾如飛。矯首驚看圻流去。大孤小孤橫雪波。匡廬五老青峩峩。九江秀色嘆奇絕。半空飛瀑懸銀河。推蓬竟日閑吟倚。瞬息舟移洞庭水。君山如黛壓中流。十二煙鬟鏡光裏。好山遠自峨眉來。瀟湘練明天際開。疑峯九點落空翠。重華孤墳安在哉。武昌地轉多遺迹。隔岸鳥鳴瞻赤壁。煙焰旌旗魏武兵。綸巾羽扇周郎策。扶醉曾登黃鶴樓。漢陽城對鸚鵡洲。卽從鄂渚耀明月。沂流直上窺荊州。夷陵山勢多重疊。楚樹蠻雲遠相接。欲向夔城入錦城。還於巴峽穿巫峽。神女峰前路欲迷。瞿塘滬瀨聞猿啼。五溪越盡見雲嶺。但見鳥道青天低。萬里橋西看立馬。足迹經遊半天下。愧無草檄擬相如。唉擲囊金輕陸賈。今年詔許臨丹丘。夢中往往驚羈愁。江山誰寫入圖畫。眼中歷歷如經遊。岸巾一覽發長嘯。滿襟爽氣高堂秋。

題王叔明墨竹爲鄭叔度賦

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趙公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

歎詫。謂言妙處逼古人。世俗相傳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修竹。煙雨冥漠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失硯嘆

吾家石硯玄玉色。來自扶桑海中國。盪摩日月露光精。吞吐波濤含潤澤。天生奇質爲世用。海王龍伯不敢匿。少時得之方外人。四座傳翫皆歎息。二十年來親翰墨。北走洙泗西梁益。錢塘會稽屢遊歷。鬼神呵護同琪璧。水怪山精皆辟易。佐我爲文寫胸臆。上探玄化與爲敵。宣暢民彝輔皇極。雲雨布濩飛霹靂。倏忽變遷靡定迹。謬致聲名驚四方。招誘速侮不煖席。其間損益兩相補。硯也於余良盡職。豈知萬事不可料。昔者相親今不得。潼關羣盜何大劇。竊瞰行人俟昏黑。金錢雖失不足歎。此硯使我深痛惜。我非玩物有偏愛。又非昧理苦蔽惑。直傷美器不遇主。有似賢才受驅迫。真卿奉使陷叛臣。蘇武持節幽異域。忠肝義膽貫天地。豈忍包羞汙囚逆。孔子春秋至謹嚴。細事不肯登簡策。大弓寶玉二物耳。特書盜竊懲亂賊。我誅鼠輩恨無力。著作有心裨六籍。何時見汝生羽翼。奮飛重來侍吾側。不然變化爲星辰。照臨下土常頌赫。外物聚散如置奕。胡爲念汝長戚戚。君不見自我得之失無憾。不如蕭公差達識。

扇

寒藤陰壑懸風霜。剝皮擣骨收溪光。銀漢半邊秋月白。瑤臺一幅春雲香。青旗翠纛湘潭竹。寶刀織織破

寒玉東來十二碧琅玕。鳳骨凝香冷盈掬。吁嗟造化由天功。乃知製作歸良工。膠漆投情作鸞偶。卷舒懷袖生清風。清風飄飄可人意。忽覺聲名滿天地。南州溽暑恩愛多。只恐涼颿入庭樹。

紅酒歌

田家八月秋穠黃。豚肩滿檐金穰穰。西成萬室喜登場。斗酒勞慶年豐祥。天臺山人傳秘方。釀成九醞丹霞漿。紫檀槽頭秋點長。絳囊醖壓甘露涼。猩紅顆滴真珠光。蓼花色比桃花強。薦新設席請客嘗。風吹桂花滿屋香。饌出肥雞一筋肪。橙斫蟹鱠雙螯霜。不須琥珀琉璃觥。不須太白力士鎗。我愛真率田家郎。磁甌瓦盆罌木觴。爛熳爲我澆吟腸。新詩吐出雲錦章。醉來興發恣豪狂。高歌起舞常斜陽。出門一啖爾汝忘。大江東去煙茫茫。

食羊虎肉

白額咆哮振山谷。老羝見之驚且伏。一朝強弱兩不存。此肉都歸野人腹。腹中惟恐和啖吞。急呼美酒爲解紛。酒酣一醉更懷古。千載英雄羝與虎。

蕨箕行

並海飢民千百數。攜鋤上山斲山土。蕨根已盡斲不休。力絕筋疲未言苦。屋頭五日無炊煙。十步九却行不前。全家性命係朝莫。弱子假息阿母眠。明日斲蕨僅盈斗。今日蕨根不滿手。但憑斲蕨保餘生。再拜青山感恩厚。青山青山爾勿猜。明朝未死攜鋤來。

海米行

海邊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薺。婦女携籃書作羣。採掇仍於海中洗。歸來滌釜燒松枝。煮米爲飯充朝飢。莫辭苦澀不下咽。性命聊假須臾時。皇天不仁我當死。況乃催科急如矢。來牟擬作日月期。欲保餘生更復爾。嗚呼棄止不復陳。惟牛酣酒何爲人。

遊峨嵋

楚客求丹梯。泝流三峽踰五溪。浙僧訪佛祖。一錫凌空向西土。江左儒生尋謫仙。相逢其上峨嵋巔。峨嵋山高氣磅礴。萬朵蓮開青插天。天高地遠望無極。海東日出扶桑赤。氣衝衲衣舉。光搖角巾明。眼疴汪洋巨鯨動。耳邊髮髯天雞鳴。龍宮對月窟。曾聞謫仙遊。霞光凝不散。履迹今尙留。千崖崩摧勢欲墮。羽流緇侶參差坐。七寶巖留供佛燈。萬松竈起燒丹火。風霆蕩瀟雲樹模糊。虎豹接跡猿猱鬪。呼星漢當頭。手可摘靈芝。甘露無時無。雲漏日兮光一線。金蓮白象兮紛紛而來見。萬籟動兮天樂和。仙之人兮夜經過。忽神驚而目眩。豈事幻而說頗。視謫仙而無有。杏風管與鸞車。塵心未斷懷鄉土。青鞋復踏來時路。行回首語青山。石室無鎖門無關。重來有日常躋攀。肯效越趨嘯。微名勢。坐令塵土凋朱顏。

題萬間室

少陵老翁餓瀕死。意欲大庇天下人。一椽茆屋不足蔽風雨。安得萬間之厦。蓋覆四海赤子同欣欣。言狂意廣不量力。至今世俗聞者交咲噴。侯城小儒愚獨甚。不敢噴咲謂公之意厚且真。古來致亂皆有因。大臣固位謹持祿。其計止爲安一身。高車大纛耀侈富。子女玉帛驕里隣。安危得失百不知。更僭膏腴便利田宅遺子孫。生靈窮苦墮溝漕。寒士困悴無衣紳。彼也珍羞綺席歌舞樂。燕窮朝昏老翁哀痛實爲此。熟

視鄙夫儉子。辟之犬鼠加冠巾。曰我得志有不爲。嫉邪憤世欲救其弊。忘賤貧。至今已閱八百歲。知翁之意。世獨少。蹈翁所惡。常紛紛。侯城子爲是懼。人受天地中。何以不與禽獸草木爲等倫。一心運萬化。五性涵義仁。下補后土所不能。上贊皇天之闕。燮調寒暑。撫五辰。大禹疏百川。伊周綜理禮樂。政教與世爲陶鈞。孔子孟軻不得位。著書明道。亦與治水拯世之功均。吾爲孔子徒。忍泪流俗同沉淪。故題一室曰萬間。坐覺宇宙毒氣勢。皆前陳身賤不敢論。政教誓將修復孔業。爲世開昏闇。室中左右列古書。亦有諸史所筆志義之士。忠良臣。關有子厚。洛有伯淳。萃公近出皆鳳麟。美哉子厚。西銘之說何諄諄。吾恐當時亦感悲歎意。故立此論。可與日月同光新。爲君不知此。無以建皇極。爲臣不知此。無以康兆民。願寫此書千萬卷。洗濯鄙胸與私智。使知林林之衆。皆吾共出而同娠。視之不至越與秦。盡變呻吟愁歎之俗。若去寒。五逢陽春。小儒不惜獨困處。此室作爲雅頌歌聖神。再見中國大治同周殷。

滄州趣爲台城趙生孝禮題

少年負奇志。味道輕神僊。縛虎千仞崖。斬蛟萬里川。東指扶桑西月窟。以手捫天問天闕。醉中欲奪羲和鞭。驅策六龍下溟渤。歲華忽復晚。奇功竟無成。恥作楚狂人。甘爲魯諸生。俯首蓬屋中。被褐勘六經。髮多髮白早。觸事萬感盈。擬從安期輩。採藥遊蓬瀛。蓬瀛羣僊別來久。聞知掉頭還拍手。世上憂勞早已知。身後功名復何有。乘我如敝屣。不肯相攀援。登高發長嘯。日送白鶴歸三山。我友王子喬。示予海嶠圖。孤峯拔出數千尺。丹光雲彩交模糊。下臨無地上極無。天瀉浩浩蕩望不極。恍若巨鯨掀舞。勢與元氣同回旋。金銀宮闕隱倒景。翠綃絳節在眼前。對此愴心賞。便欲乘風與俱往。恨乏同心人。臨岐獨惆悵。趙生天資

妙訪我東海頭。清談雄辨有僊趣。坐覺毛骨寒。鸞鷲生方讀書取青紫。我已屏跡棲林丘。他年謝事倘相會。與爾共作蓬瀛遊。

許氏龜巖行

寧海許子名續。字士成。年踰三十。事母以孝稱。士成六歲失嚴父。母氏襁抱避亂慈溪城。于時鯨鯢奮擲。東海沸。麀滿天。波血腥。流離異鄉。幾寒暑。慈母守義志節如霜。明盜平歸來。閭里驚。母能愛子。復善教。紡績衣食。使入庠序。拜揖從先生。所學在大倫。耻以文藝鳴。家居近市。母不樂。又爲迎至龜巖之下。養且耕。兒壯。母髮白。諸孫長大。能扶。士成歲時奉觴爲母壽。踴躍拜舞。同孩嬰。食有黍稻。殺有牲。母氏感舊涕泣。難爲情。士成念母守節苦。身賤莫達天子廷。每爲鄉閭道母事。辭旨悽咽。弗忍聽。縣令不之察。郡守不爲聞。朝家有命。誰能旌。悲哉士成之恨。何由乎。嗟嗟今之人。豈無高車大馬垂華纓。推恩及父母。丘壠沾光榮。立身奉法不能謹。雖有恩寵無由承。身死汗辱增。宗族愧醜。父不願以爲子。弟不願以爲兄。孰若士成隱居不仕。行修于家。馳令名。龜巖士厚且沃。龜巖水甘且清。龜巖之人。誰與許子京。許子之賢。母所令。鄉人祝許氏。母子年百齡。母爲人婦法。子爲事親之準繩。嘉爾母子孝且貞。龜巖之高與天俱。不傾樂哉士成。配巖永久流芳聲。

蜀道易 有序

昔唐李白作蜀道難。以譏刺蜀帥之酷虐。厥後韋臯治蜀。陸暢反其名。作蜀道易以美之。今其詞不傳。臯雖惠於蜀民。頗以專橫爲朝廷所患。暢之詞工否未可知。推其意蓋不過媚臯云爾。非實

事也。伏惟今天子以大聖御極。殿下以容哲之資。爲蜀神民主。臨國以來。施惠政。崇文教。大賚臣僚。及於兵吏。內外同聲。稱頌喜悅。天下言仁義忠孝者。推焉。西方萬里之外。水浮陸走。無有寇盜。商賈駢集。如赴鄉閭。蜀道之易。於斯爲至矣。臣才雖不敢望白。而所遇之時。白不敢望臣也。因奉教作蜀道易一篇。以述聖上及賢王之德。名雖襲暢。而詞無溢美。頗謂過之。其詩曰。

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難。陸有重巖峻嶺。萬仞鑿天之劍閣。水有砮雷掣電。懸流怒吼之江關。自昔相戒不敢至。胡爲乎今人操舟抹馬。夕往而朝還。大聖建皇極。王道坦坦如絃直。西有雕題金齒之夷。北有氍裘椎髻之貊。東南大海際天地。島居洲聚千萬國。莫大奉琛執贄。効朝貢。春秋使者來接迹。何況川蜀處華夏。賢王於此開壽域。播以仁風。沾以義澤。家人和。人裕。夔兵斂。革豺狼變化作騶虞。蛇虺消藏同。蜥蜴。鑿山焚荒穢。略水剝崖石。帆檣屏履任所往。宛若宇宙重開闢。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四方行旅絡繹來遊。西覽德。成都萬室。比屋如雲。桑麻蔽原野。雞犬聲相聞。文翁之化。孔明之仁。嚴鄭之節。楊馬之文。遺風漸被。比鄒魯。士行賢哲。方回參。方今況有賢聖君。大開學館。作校論典墳。坐令政化希華助。徵賢一詔到巖穴。咄爾四方之士。孰不爭先而駿奔。王道有通塞。蜀道無古今。至險不在山。與水只在國。政并人心。六朝五季時。王路嗟陸沉。遂令三代民。盡爲獸與禽。當時豈惟蜀道難。八荒之內皆晦陰。戎夷雜寇盜。干戈密如林。今逢天子聖。賢王之德世所欽。文教洽飛動。風俗無邪淫。孱夫弱婦懷千金。悍吏熟視不敢侵。蜀道之易。諒在此。咄爾四方來者。不憚山高江水深。

爲玉泉山人題

天池直接扶桑東。百川委會來無窮。兩崖爲門障海口。大江中流汐潮通。豐山橫鶩東奔放。浪噴沙崖穿玲瓏。翠鳳飛來白銀闕。金鯨湧出金蓮宮。天台赤城此磅礴。間氣往往生英雄。鴻儒碩士世不乏。神靈秀異天所鍾。玉泉山人獨嗜古。食貧力土專而工。結廬椒江望蓬島。坐看海氣浮青紅。含嚼英華嗽芳潤。吐納光景嘯長虹。羣僊窈窕羅几席。洪波浩瀚涵心胸。叢爾一鄉不滿意。逸馬四海將奚從。日披黃卷對賢聖。上並周孔齊義農。國風雅頌導于正。典謨訓誥操厥中。權謀智術競趨利。玄談清議咸歸空。濂洛崛起樹名教。千載道學開盲聵。仁義行師佐伊呂。禮樂出治登夔卨。拯救生民布仁化。此心炯炯今昔同。食息夢寐若見之。上下議論相磨礱。論交豈止一世士。直追三代還淳風。屈伸去就隨所遇。仕止進退皆從容。某山某水吾釣遊。歸來舊隱巢雲松。

次河南府梅花堂韻

前年停車汴水陽。鄭公延我政事堂。是時梁園花亂發。遊蜂乳燕春滿牆。綠酒浮觴而玉白。綉衣耀座腰金黃。豈知造化不容物。俊傑俄爲土中骨。重來訪舊無一存。冠蓋年華兩飄忽。堂中遺跡傷人意。粉圖素壁銀鈎麗。道廣常懷濟物心。數奇竟負匡君志。文章爛熳空自苦。政術廉平索誰繼。官僚薦書嗟我渾。妻子思家歸未遂。感此臨風涕淚垂。出門上道風塵翳。西行境內五百里。到處逢人稱善治。洛陽城中迎歲新。正思昔日梁園春。河南忽過張少府。意氣還同鄭老真。蠟梅盈庭花瑤璨。銀燭照夜光璘珣。登高訪古隘八極。勸酒咲談驚四隣。我被虛名浪羈束。奔走皇皇炊不熟。明朝又渡灑水西。行李再經燒棧北。丈夫會合常有時。各展忠貞報王國。

東河驛值雪次茅長史白戰體韻

東河氣高地常冷。越客入山愁目瞑。塞驢破帽闌驛門。敝屋疎籬耿燈影。更闌藉草始一寐。夜半雪來初未省。窗明恍訝烏繞樹。身倦宛同蛙伏井。雞鳴起看眼生花。睡熟山童呼不醒。積深已覺擁藍關。勢遠直疑沾庾嶺。穿簷入隙如有求。塞戶填塔豈須請。瓦溝早滴爲炊煙。水面難消因泛梗。樂事偏宜壯士獵。清氣先入詩家茗。平舖道路混險夷。蓋覆乾坤掩瑕告。空山難行無客到。高臥閉門終日靜。春來一月尙嚴凝。天上何人調九鼎。半生對雪走四方。奇絕愛此林壑景。長松壓重龍虎怒。巨石羅陳口口整。北風未勢更飄揚。斜照餘輝愈光爛。南望殊憐京闕遙。西顧頗覺歸途永。未須玩物遽憂患。有形易化皆幻境。明朝陰翳盡掃除。天際諸峰翠相並。乘興伸眉且一咲。人生飢寒非不幸。莫將詩句效蘇公。淮陰詎肯儕噲等。

愛日堂

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莫虞淵。堂上有親雪滿巔。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寄貧

朝飡漿一盂。莫食蔬一盤。胸中六經粲星斗。筆底萬卷馳波瀾。人咲先生窮不恥。先生嘆人愚可鄙。終朝醉飽百不知。何異腥羶飲螻蟻。世上羣兒味重輕。每是螻蟻非先生。縱令先生窮至老。猶與日月爭光明。覽以德用中二友和東坡喜雨之作

席前衿佩多如雨。危坐談經亦良苦。講堂日晏未朝冷。舌倦唇焦面生土。小齋退食聞扣門。倒屣起迎

還吐。知是兩賢送詩至。唉却杜康麾陸羽。錢也駿馬氣莫當。陳也奔泉勢難禦。元祐詩壇不易登。俱欲升堂啓其戶。文章由來關政教。道術何曾問今古。每憐陋儒不自量。詆訶前人竟奚補。浪與唐宋較優劣。有如癡兒侮厥母。蘇公風骨真天人。駭視四海手摩撫。二南洋溢騶虞出。九韶鏗鏘鳳凰舞。列僊得道行御風。漢相閑居老食乳。神奇變化脫邊幅。怒罵嘻噓皆新語。眼中不復見此翁。雲月江山澹難主。我狂自少喜翰墨。辟若惰農服田畝。嘆彼么麼星辰出。望公光燄日當午。二公豪健敢扳附。蓄積穰穰富倉庾。大篇屬和意有餘。坐覺詩名動城府。當今聖朝任英俊。雅頌再作聲教普。吾衰才薄子勉旃。振起斯文繼前武。

渡淮後寄宗文先輩及諸士友

長淮風顛浪雷吼。爭渡千人喧渡口。塞驢破帽衆所輕。行李甘心落人後。臨淮先生交義深。視我重比雙南金。席前弟子總英俊。相攜擁餞淮之陰。就中孫玘藝且勇。奮袖登舟氣增重。扶顛禦侮況有人。病身幸免波濤恐。掛帆長嘯煙霧開。主人謝客綠城回。孫也追隨不憚險。艱危可仗真奇才。世俗結交看勢利。有勢相依無卽棄。賤貧如我豈足憐。脫落凡情見真意。賢豪邂逅何所無。排難多山奇丈夫。古人事業望公等。欲輔國步須捐軀。

次鄭好義紀夢韻有引

昨承寄示紀夢長句。諷詠之餘。不勝感歎。因用增至二十五韻。以道鄙懷。答雅意。尙正教之。

奇材偉人。世不作。太息斯文付冥漠。承君忽枉紀夢篇。喜極長吟淚交落。雄辭璀璨迸星斗。險語鏗訇飛電雹。念我雖知意氣真。感君復使情懷惡。憶昔與子在京師。玉堂老僊侍幃幘。冠蓋追趨禁闥深。朝廷尊

寵禮數渥。聲名如雷動天地。震起蟄虫伸屈。虻國有善龜民有師。水之海濱山之嶽。升堂執業集英彥。寶帶朱衣雜南朔。朽材浪跡偏見憐。繩墨匡持重髀斲。子時好修美文藝。清談劇辨相娛樂。公於多士雖並收。視我與君尤不薄。龍驤咸歸伯樂廐。天球本出荆山璞。要爲國家樹基址。屬望吾人與禮樂。安知垂老萬里行。直泝岷江踰劍閣。死生契闊恩義乖。音書隔絕道路遠。案牘臥病東海上。舊德棄捐徒歎怍。夢中見公疑尙存。雅度高風儼如昨。公之神明在宇宙。陟降照臨焉可度。或乘鸞鳳騷麒麟。或奏韶夏陳羽籥。鈞天清都足豪俊。講道論文恣歡譁。應悲我輩混世塵。俛首顰眉語咿喔。獨念靈樞客西土。明詔未許歸故宅。昔蒙召見欲奏論。造次自疑難感格。聖君審澤覃萬方。寧使遺骸葬夷貊。子文無後善人懼。馬遷有書心事白。所愛陋拙忝知己。照雪孤忠負前諾。公心豈不望後人。入夢語子意甚確。子兄文章極醇雅。典國製作名烜赫。爲銘功行播遐邇。可配史傳垂簡策。子將繼踵縮章綬。便當任此千古託。如吾自料乏時才。空言駭世徒宏廓。水北山南結茅宇。弟唱兄酬老耕穫。著書倘可寓王制。未死尙期明聖學。與子他年擬見公公歸。應化遼東鶴。

寄脩德

平生識字不滿百。浪竊聲名有慚色。反觀身世每自鄙。何以使子心莫逆。前月馳書許訪我。恐我無錢厭賓客。惠書問疾繼踵來。爲賀更生重悽惻。我力不能事耕稼。性又不耐營官職。承明辭歸茹藜糗。侯封鼎食誰願易。今年瘡鬼忽侵凌。寒熱交爭類勍敵。垂頭伏枕二十旬。腰腹榜羸面如腊。噉乾特粥不善飯。下牀須扶還接壁。向來意氣隘九州。頃步顛躓真可惜。所忻元兄督家政。甌石無儲免憂戚。抱書欲臥困卽

眠見客暫起飢輒食。萬事盡拋思慮表。一身豈卹飢寒迫。古來賢豪例窮苦。屠兒販豎千金殖。皇天子奪有深意。衆生淺闇何由識。君來不須念我貧。厭飲仁義非外得。薄田近樓十斛麥。炊之作糜可朝夕。溪南磐石廣數仞。墻頭新筍高百尺。竹間讀書石上臥。青雲爲蓋苦當席。頗聞海上有巨鯨。鼓舞洪濤氣腥黑。請君持竿亟一掣。膾肉作脯如山積。盡俾黔黎飽君德。與君大嚼醉千日。免使窮愁惱胸臆。

送劉士端歸括蒼

憶昔高皇定華夏。海內遘屯龍戰野。韓輦謀謨三數公。君家中丞最瀟灑。軸幘十萬搗虛來。帆檣蔽空聲吼雷。從容決策掃強寇。手扶日月滄溟開。盜犯洪都突彭蠡。砲石星流湖水沸。御舟閣河諸將譁。神箭穿顛逆酋斃。是時中丞謀略精。指揮英傑江南平。掀髯撫掌談世事。天子稱善羣臣驚。寰區混一定勳賞。鐵券金符頒土壤。中丞獨擅翊贊功。賜號每爲諸伯長。青田宰木三十年。高皇德馭亦賓天。國初故老尙誰在。幾人事業圖凌煙。忽見聞孫三歎息。秀目疎髯遺像逼。擬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錫。至尊含咲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爲拂衣入山去。盱食未敢干君恩。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興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嗚呼志士古所稀。留侯武鄉今是誰。九原招公倘可作。爲解四海蒼生危。

題王節婦

妾入君門知有夫。夫雖不幸夫子孤。人生必死死卽已。大義一失將安圖。爾有金如山。我有心匪石。頭髮可斷頭可得。以死報夫奚所惜。幽哉猗蘭芳。在彼澗水涘。荆棘非不繁。永終保令姿。千秋萬載苟可滅。白日成塵海成血。

楊節婦

良人贈我明月珠。永託團圓誓無違。豈期生子髮未髻。竟以王事捐其軀。妾身既作楊家婦。撫此孤兒事堅守。明月之珠深自藏。千金不落他人手。青絲髮斷今復長。妾心直與珠爭光。推門鬻市卒不售。死將地下還阿郎。玉堂學士文章伯。爲發幽貞播金石。千載少似曹家妻。凜凜遺風可相敵。

題許節婦傳

渭水不可濁。豈與常流俱。節婦不可辱。自與常婦殊。節婦之節良可書。書出大手名斯垂。嗚呼奇花異卉人難植。瑞麥嘉禾不可常種得。

寫懷

子規聲裏吳蠶熟。星繭纒纒照人目。踏車已作春雷鳴。我獨無人冷機軸。繭老蛾飛爭奈何。愁端零亂如絲多。故人一去不復返。徒有血淚如春波。新婚已盟未諧。稠青鳥傳音在春後。青春會少離別多。心事殷勤向誰剖。君不見古井淵源百尺深。欲汲未得勞人心。井深百尺君莫恨。但恨繩索無千尋。

聞鶻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一聲動我愁。二聲傷我慮。三聲思逐白雲飛。四聲夢繞荊花樹。五聲落月照疎櫺。想見當年弄機杼。六聲泣血濺花枝。恐污塔前蘭苗紫。七八九聲不忍聞。起坐無言淚如雨。憶昔在家未遠遊。每聽鶻聲無點愁。今日身在金陵上。始信鶻聲能白頭。

律詩

懿文皇太子輓詩十章

盛德聞中夏。黎民望彼蒼。少留臨宇宙。未必媿成康。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神遊思下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劍。春回造化爐。變通周典禮。寬大漢規模。厭世嗟何早。蒼生恨欲枯。
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鶴馭遽賓天。已失羣生望。空餘萬世傳。長江一掬淚。流恨繞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鼎龜懸寶命。笙鶴動哀音。誰紹三皇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
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緯地才。未登宸極定。忍見泰山頽。聖子承皇業。能舒四海哀。
懿文光典冊。善美過昭明。曆數歸元子。哀榮慰聖情。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公論當時定。千秋有頌聲。
虹光流渚日。五馬渡江年。聖質中興運。天倫位正傳。德隆尊未極。仁與壽難全。餘慶垂中古。皇家世有賢。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春。銳意思寬政。溫顏訪老臣。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六龍猶未御。萬物已昭蘇。使處尊崇位。應無凍餒夫。不知天上樂。還憶世間無。八極遨遊暇。踟躕顧帝都。
斥土開瑤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溼龍衣。日月還丹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右十詩。蓋以寫臣子之至情。而寓攀號迫切之意。未嘗敢以示人。今以記事靈殿。適舍弟以諸生來見。感泣。乃書以與之。然辭之卑陋。而事之隆重。身之疎寡。而道之崇高。宜其不足以形容之也。

大行皇帝輓詩

睿哲君天下。恢弘德化新。宵衣圖治道。側席致賢臣。王氣金臺曉。仁風玉宇春。忽朝雲晏駕。率土淚沾巾。

謝蜀王撫問賜藥六首 有序

律詩

七四五

臣伏承容恩撫問兼賜良藥及臯比講席拜受之餘無任感荷敬次滕訓導所寄詩韻粗述瞻仰之誠辭句蕪拙乞垂宥察而正教之幸甚

超悟天人際從容禮法中豪端錦江水塵尾雪山風善共東平樂才看冀北空感恩慚獨厚箋疏許頻通壤地三千里絃歌五十城廷多漢長者座有宋蒼英立事多師古行仁不近名願存無逸戒佇見治功成聽政憂民切虛心待士虔典章皆有據談笑總堪傳夜月初筵酒春風廣廈庇小臣懷德處每憶白駒蹄大名傳海宇盛德冠時人文字天垂象姿顏嶽降神仁施邦域遠年與憲章新願沐恩波闊花溪理釣緝賢王思賤士欲爲制頽齡藥授還丹秘功存本草經駐顏嗤鑷白閱歲比冬青倘遂飛昇去長依傳說星服猛本王政賜皮書閣中林泉眼如電文采座生風似可講周易寧須喚小空深思避賢者玄理未能通

應召赴京道上有作三首

搖落秋冬際蒼茫鄴越間青山欹枕過白鳥背人還問俗鄉音異消愁酒價慳虛名果何物不使病夫閑官程催歲暮百尺可停牽煙浦高低樹晚江來去船青山過越少滄海帶吳偏所遇無親舊懷人興眇然客路喜暄暖初冬天始寒近京風俗異逆浪水程艱人語吳音雜漁歌楚調酸畏途非好友懷抱若爲寬

病中述懷二首

臥病知爲國尤須謹未形盛強多過計安逸每傷生燮理宜修政醫治乃用兵但令元氣固四海樂昇平故交憐抱病意厚數相過憂患人難免方書俗易訛衛生功莫就醫國理如何但喜心無恙斯民疾更多

送盧信道漢中點兵

喜子東南秀，照人眉宇清。早探經濟學，已負老成名。治世難忘武，邊城要足兵。關河雖跋涉，歷覽快平生。

題萬間室

一室纔函丈，何緣號萬間。靜中存太極，圖裏看人寰。舒卷心無外，經綸意自閑。誰能同此樂，魚鳥亦歡顏。

題曲徑

曲徑潛通市，高墉遠背村。醉眠忘作客，靜讀懶開門。古學嗟中絕，羣經續已繁。平生刪述意，深恐負乾坤。

次韻奉寄好義四首

真齋至，出見寄詩甚，嚮懸渴，諷詠不能已。因借韻述懷，邑中還同宿，偶作一首，今并錄上。

初旭溼霜痕，溪流緩復奔。路因頻到熟，心待舊交論。山勢隨村曲，密煙接海昏。知君多善教，所至俗還敦。聞說幽居僻，僊鬢翠峯南。陽坡饒美木，曲澗會澄潭。問俗何方古，藏名此地堪。深期帶經往，清夜擁爐譚。野性便時棄，虛名恥世聞。目緣多慮暗，志爲好奇分。傍日翻書卷，臨池寫練裙。思君同雅興，搔首誦停雲。混俗非真隱，深居學避鷲。看雲山映竹，坐石水通潮。道勝貧何病，神完趣獨超。遺經對千古，意願似聞韶。草沒塔前石，雲連戶外山。位居人下拙，身在病中閑。出處多難事，逢迎有瘦顏。仰看雙白鶴，暮向遠林還。

歲暮寄王脩德先生二首

杪歲垂垂盡，寒花悄悄繁。律回春有信，冰動水生痕。樸學慚經濟，窮居廢討論。都將百年意，一咲付乾坤。長嘯茅齋窄，清談酒盞空。天寒爐擅寵，歲惡甑無功。計拙居鳩上，身癯訝鶴同。燈花咲愁絕，故向夜窗紅。

承宜隱友兄同還精舍賦知律五首爲別

風檻臨溪敞。幽人稱隱居。高松偏宿鷺。濁水最多魚。隣父邀嘗酒。鄉豪咲著書。時艱知己少。來往莫教疎。携友踏溪沙。同尋隱者家。雨多知損麥。土暖喜宜瓜。身願明時棄。文慚世俗誇。旅懷難一咲。撥遣付流霞。於世吾何補。論心子最知。叫閨他日恨。感事百年悲。地主能投轄。天閑幸脫羈。談經深夜坐。涼月在清池。情深難遽別。送遠卻同歸。衣溼洒塵雨。路經垂釣磯。山童迎客惜。國士似君稀。且復聽雄辨。前賢賴發微。千載康成學。羣賢惜異時。典章秦火盡。禮樂漢書疑。聚訟吾何敢。承家子莫辭。從來參筆削。萬一補民彝。

次韻答錢文學二首

幽亭斜日在。佳興與君同。屢潤催詩雨。衣涼醒酒風。鵝羣穿草白。蜂足帶花紅。愁散身殊健。全寬雲夢胸。雲山留客住。尊酒賴君同。照影林端月。清心水面風。醉書詩草黑。咲剪燭花紅。不是聽雄辨。難消磊砢胸。

題畫二首

得意支郎畫。分明是米家。亂雲浮雜樹。遠渡臥枯槎。白屋孤舟迥。丹崖一徑斜。何時共漁叟。洞口訪桃花。曲折成千里。雲山儼一鄉。林疎茅屋見。水落釣舟藏。世路羊腸外。僊家鳥道傍。此處何處着。箕顛意難忘。

寄童伯禮二首

俗薄吾深厭。家肥子孰過。孝慈諸弟共。才俊一門多。處世難同衆。居鄉本貴和。古來脩禮讓。盜賊尙投戈。柔肉屢來饋。寸心殊自憐。傷廉增我過。尙德貴君賢。握臂知身瘦。捐書待病痊。每懷徐孺子。衰世道能全。

催菊

蚤帶春泥種。頻添沃壤培。如何九日至。不見一枝開。時過花何補。天寒客懶來。便須連夜發。莫負掌中盃。

代菊答

生意本天得，無人亦自芳。但能娛晚節，何必媚重陽。服食多延壽，風霜獨擅場。祗應夷皓輩，心迹可相忘。

過北山翁

避世慚無術，忘年賴有翁。山中九日後，花下一尊同。江迥宜秋色，林疎怯晚風。放懷甘取醉，舍此更誰從。

送鄭履順二首

病臥思親友，幾人能見過。天寒念我至，風義覺君多。取士周三物，論才魯四科。相期曾閣上，歲月莫蹉跎。學是千秋事，文非一藝卑。古來傳道術，誰免假言辭。魯史三王政，周官百世規。知君美才氣，慎勿負深期。

峨眉縣曉發次韻

渡水籃輿穩，穿林草徑微。勝遊方外得，樂事世間稀。風過欹僧笠，雲來掛道衣。山靈應待久，好去莫相違。

謝羣公送別

賤士何須送，羣公不世情。聽雞朝謁後，並馬出郊行。心戀金門遠，身依玉樹榮。愁來今夜月，兩地向誰明。

道中遇盧先生

先生獨無慮，作客竟忘歸。謾把詩書閱，寧知世事非。秋風吹落雁，江樹隱斜暉。少立橋邊路，相思恨久違。

春和五首

幽人遊澗谷，芳譽動京華。暫食高山蕨，終簪上苑花。醉歌辭激烈，老態影欹斜。願得萬閒廈，轉爲寒士家。山深諸藏殖，海廣百川歸。材蓄廊廟器，文張錦繡機。魚龍將遠化，鳧鶴漫齊飛。爲愛賢名久，人間萬事非。

慨余徒就老。羨子早馳名。幽谷遷鶯語。九臯孤鶴聲。課蒙聊給膳。教子力勤耕。身世相忘久。山猿總不驚。
念子身宜隱。憂時志復存。騰章吐雋語。索句發奇言。燕雀爭栖鬧。豺狼鬪食喧。寧知陶靖節。適意向田園。
鄭生瑚璉器。曾住此林丘。死骨今埋土。新阡誰樹楸。百年愁莫遣。一夢樂誠優。惟念雙親老。無能爲爾謀。

寄處州教授蘇平仲先生四首

懷舊輕千里。無書遠七年。論心思盡地。會面極升天。名重連城價。文雄萬斛泉。何時絮卮酒。紀德浦陽阡。
舊習深知誤。虛名久自羞。故人猶比數。文苑昔同遊。婺女遺言絕。胡公學制優。料君施善教。才俊滿南州。
羅山同業士。存沒兩無聞。未盡人間用。寧修地下文。劉郎應屏跡。鄭谷自清芬。搔首看征雁。天寒遠索羣。
昔過東陽縣。知君近始來。留詩徒尉和。無計復邀回。賴有梁園客。同傾杜酒盃。死生星散後。感舊復憐才。

二十九日三首

揮淚劬勞日。持觴孝義門。敢承千古託。恐負二親恩。善頌諸彥。傷懷望九原。寂寥生意盡。空愧此身存。
野人哀感日。天子戊辰年。已負懸弧意。空吟陟岵篇。病身難報國。歎歲欲求田。築室依先隴。將心訴九泉。
就木悲賢傑。持家賴哲兄。三人嗟莫並。一世竟何成。毀壁千秋痛。看雲此日情。遙憐小兒子。念我倚欄楹。

遣病十首

冬瘡春仍壯。身羸氣覺虛。脂乾祇食粥。眼眩廢觀書。行步兒童唉。形容老病如。平生千古意。獨在悶難舒。
病疴常歲晏。冬去病猶存。氣弱翻多汗。心虛苦畏喧。此生應有命。萬事可忘言。向晚移書卷。微吟臥負暄。
寔用憂微疾。人多悔久生。危機非缺畝。高枕豈公卿。千古斯文託。羣經此日情。廢輿天命在。得酒且須傾。

急雨張燈夜。匡床伏枕時。食貧宜客少。身病願春遲。道豈斯文著。才非聖世遺。用心耕鑿外。榮辱竟何施。久病諸人問。深居四壁牢。故交貽善藥。姻婭饋醇醪。閑厭虛名絆。貧知古道高。時來稍暄暖。斟酌減絳袍。二月風猶勁。寒生滄海波。呻吟知夜永。羸憊損天和。行覺冬衣重。眠妨夜食多。百年強壯日。排悶付高歌。出戶迎人倦。投床散帙迷。牽衣噴穉子。煮藥愧山妻。萬令尋勾漏。梅生入會稽。病思方術士。亦似咀雲泥。春風已兩月。閉戶不相知。百舌強言事。衆芳空滿枝。官途多世難。臥病亦天時。應有簪纓者。低頭羨我爲。飲酒留盃底。攤書礙枕旁。人扶修冠櫛。客勸罷文章。穀雨催田父。花時到海棠。病夫渾不較。流轉任春光。病久身渾憊。醫疎術易窮。囊空宜勿藥。跡滯尙飄蓬。禮樂周秦後。乾坤臺籥中。數行憂國淚。江海與俱東。

童景純來二首

千古劬勞恨。三冬瘡癘餘。故交猶記憶。尊酒問何如。拜倩人扶答。文教子代書。何時減藥餌。一啖百憂除。欵枕雨聲歇。竹間聞鳥鳴。病惟愁是伴。閑與懶相成。墮地驚茲日。終天負所生。一杯魚菽祭。悲感淚縱橫。

贈鮑民瞻

學道懶言文。君文思不羣。雪消三峽水。波漲一川雲。出處存彖象。經綸在典墳。莫名詞苑傳。須立濟時勳。

哭吳栲庵先生五十韻

夫子嗟淪喪。鄉閭頓寂寥。百年遺老盡。一代典刑銷。在昔朝廷盛。諸儒學業饒。著書磨歲月。抗論切雲霄。獨步才偏壯。清時俗未澆。翟門人競集。鄭驛客嘗邀。冠蓋來千里。牲牢具一朝。柳營嘶騶裏。茗椀捧妖嬈。家釀傳荷葉。溪鮮貫柳條。醉納親簡策。樂不爲箆瓢。晚節趨王命。顰眉逐使軺。將軍開幕府。畫諾任賓僚。

燕薊藩翰重。兵戎節制遙。宣威增國勢。褫魄遜天驕。絕漠清烽火。前驅奏鼓簫。歸田心戀戀。解組思飄飄。松菊猶堪理。桑榆幸未彫。散金思效廣。擊壤願歌堯。紗帽長蒙首。銀章懶束腰。吟哦今李杜。吐納古松喬。勝會無虛日。清談或屢宵。小心親里閭。避咎狎漁樵。名美偏招謗。年高未免謠。鬪牛噴孔雀。孤鶴畏鷗鴞。媚灶慚何枉。懷沙恨莫消。事隨東逝水。迹斷舊題橋。素櫬還家慘。緦麻聚哭囂。可憐嬰世網。本不負天朝。盛德知誰繼。冤魂謾擬招。園林春黯淡。風雨暮飄飄。致遠悲良驥。搏空憶皂鷗。聞喪皆頓足。知己自垂髫。秀句時稱賞。華筵必辱要。吟成珠滿紙。坐久斗回杓。適意魚依藻。搜奇翠映苔。劇談衾每共。痛飲燭頻燒。髮爲工詩白。心緣慮患焦。豈知埋玉樹。常想報瓊瑤。劍許何常掛。琴存久不調。已同麟斃魯。空待鶴歸遼。官忍題朱旆。家聞賣黑貂。徑荒泥蚓出。池廢雨蛙跳。降替天難問。災祥理匪昭。聖賢從古歎。憂患幾人超。女在難同蔡。身危不類晁。知音俄頃失。抱疾轉無聊。蜀魄三更月。胥江萬古潮。誰能名季札。應解訴臯陶。痛絕生芻奠。哀傷壞木嚙。空齋暮聞笛。揮淚向風颭。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有序

臣幸侍燕閒。叨陪論講。於道德之奧。雖未敢窺。然不可謂不知其一二。近閱危紀善五十韻排律詩。因次其韻。意有未盡。輒復增加。厥數倍之。成一千字。上進。蓋以紀事實。而昭聖世之盛美。非欲效詞人墨客。以靡麗爲工也。伏惟賜覽觀焉。

曆數歸眞主。皇威定八荒。奉天頒正朔。截海統封疆。建國遵姚姒。貽謀鄙晉唐。德星臨井絡。全蜀仰賢王。白日開金殿。紅雲綻繡裳。輿圖文獻域。城闕武擔陽。地秀多才彥。田腴足稻粱。十年藩輔重。萬里幅員長。

南土通滇甓。東陲帶沔湘。周封元過楚。禹貢舊稱梁。盛德超中古。高名冠四方。擎天爲柱石。瑞世比鸞凰。
禦衆樞機簡。臨朝禮貌莊。正冠居便座。決事處齋房。實踐循規矩。精思入混茫。小臣名盡記。直士諫無妨。
該博尤知要。英明匪過剛。羣書陪几席。前哲儼羹牆。日昃宜方駕。聞平合侍傍。事神孚盼鑿。欽聖祝穹蒼。
講學心無逸。憂民意不忘。陳經黃閣老。問俗白髯郎。不洩親毛穎。知微却杜康。青雲隨鶴駕。紫綬列鷄行。
漢代規模大。周官法制祥。懿親思魯衛。洪業重高光。帥古人爲鑑。存心禮自防。不知千乘貴。惟恐一夫傷。
餓殍虞墳壑。流民閔陷羌。冰縑贖賤穎。玉粒飫飢腸。但欲闕黎庶。寧辭罄積倉。分曹具饘粥。隨處集羸尪。
有嘖羣聲沸。相攜蹇步踣。胥靡無橫天。盜賊恥相攘。恩出蠲租令。歡騰施藥坊。嬰孩頽穀養。背幣賜棺藏。
故老偏優禮。先賢盡表章。中興想劉葛。佐運念關張。擬植千尋柏。還栽八百桑。廟堂新邃宇。劍履列長廊。
杜屋重輪奐。花溪頓煒煌。齊名圖至白。接武配蘇黃。善政俱脩舉。仁聲遠播揚。校人馴柙虎。膳宰縱河魴。
要使天心順。寧教物命戕。至誠通造化。惠澤及飛翔。淵懿眞堪述。謙恭莫肯當。崇儒先五教。建極重三綱。
開館延耆艾。隆師錫篚筐。衣冠儀秩秩。絃誦韻洋洋。執業諸生衆。求書使者忙。九流分插架。萬卷載連樑。
樂善人心悅。無爲國本強。虛懷臻聖域。騁步領文場。揮翰銀鈎活。擲辭玉佩鏘。鼎彝皆國器。蘭桂本天香。
觀妙言逾富。研精食靡遑。日惟親孔孟。性不惑姬姜。軫念窮邊地。垂情健卒糧。撫身無凍餒。遇敵必騰驤。
解語疎鸚鵡。長鳴歎騶駟。劬農與耒耜。寬法絕桁楊。當代眞希遇。前王或未嘗。泰山高莫並。瀛海浩難航。
麟趾耽經史。龍衣佩瑀璜。吟談溫玉色。追琢燦金相。肅挹尊賢傳。端居喚小璫。已能通魯語。正可齒虞庠。
玉樹連枝秀。瓊葩奕葉芳。骨奇瞻日角。派近識天潢。舉措存寬厚。蒐羅必俊良。聚賢頻設醴。寶訓舊明堂。

末學逢昭代。平生服令望。承顏初見日。屈指九經霜。術類千金帚。榮過七寶牀。敢期蓮作炬。每飲蔗爲漿。身賤思疑病。言高點類狂。汗顏趨紫闥。馳夢落滄浪。心怯恩波闊。人誇寵數彰。賜衣頻跼踖。前席屢徬徨。授簡安能賦。開筵特命觴。偶同華屋燕。徒飽大官羊。雅句褒彌重。微軀感莫量。聯篇舒錦綺。一字重琳琅。憶昔憂居壘。陳情訴陟岡。奎文昭孝行。宰木發光芒。寵異兼存歿。風聲別否臧。望林掄杞梓。占斗拔干將。知己恩偏渥。希賢德甚涼。何山酬覆載。深幸覲顛昂。喜見皇家盛。從知世運昌。弓戈藏府庫。道德固金湯。政教依仁宅。詢謀遠智囊。朝廷存鎮重。夷狄敢飛揚。誠可回天地。心能協雨暘。羣生蒙長養。百谷慶豐穰。人傑生皐摯。邦基過夏商。九重延祚胤。百世受禎祥。磐石安宗社。山河拱帝鄉。孤忠深佇望。恭已贊吾皇。

人日從蜀王登萬歲山

驚首高臨紫極開。五雲長日擁蓬萊。嵩呼曾獻君王壽。人日今從帝子來。寶仗鳴鞭金騷裊。石牀御坐錦莓苔。才華愧匪朝陽鳳。飛蓋華隆喜共陪。

宿峰頂次濟定韻

層崖削壁跨千重。坐鎮西南勢獨雄。元氣昆侖磅礴外。祥光隱見有無中。珠璣寶佛留全相。金碧樓臺倚半空。縱是蓬萊并弱水。清虛難與此相同。

登歸雲寺閣

棲身丹壑總忘歸。水閣頻登趣不稀。雨脚斜侵耕叟笠。苔花青匝定僧衣。山餘積雪寒猶壯。巖墮流星曉更飛。卜築何常居此地。玉堂金馬任相違。

木皮嶺

自慚非佛亦非僊。也宿丹崖綠樹巔。曉汲衣翻草頭露。午炊竈起木皮煙。日離滄海三竿遠。天厭烏紗五尺連。頓覺眼前無俗物。片雲飛過鳥爭喧。

山中對景書懷

烏靴脫却換青鞋。踏遍名山愜素懷。虎嘯石頭風萬壑。鶴眠松頂月千厓。雲開面面峰如削。谷轉行行樹似排。湖海故交零落盡。煙霞清趣幾人陪。

宿新津寶花寺

百丈岡頭佛寺開。晚涼按轡陟崔嵬。落花亂逐溪流瀉。歸鳥低衝馬箭回。雲外老僧鋤筍蕨。樹根童子掃莓苔。景清愛借禪房宿。不爲參玄聽講來。

送吳主簿

關西短簿衆稱賢。太華峰前坐五年。心爲嫉邪曾奏事。家因好客不留錢。霜寒茅屋雞聲蚤。月落江城鴈影翩。此去京華遇鄉使。好將嘉政萬人傳。

次韻贈方員巖山人

到處清泉可洗心。禪機一指用功深。任教東住復西住。不改鄉音與梵音。見客喜爲青眼顧。能詩懶效白頭吟。近來識面峨眉上。蘿月松雲得共尋。

次韻兄調弟希政并柬鄭叔度二首

百年喬木陰常戶。五畝幽居水映茅。好古喜尋遺老問。避喧懶與貴人交。從兄受學慚蘇轍。與弟分財咲薛包。孝友傳家得無愧。柴蚊免使退之嘲。鄉閭儒術許誰加。弟唱兄酬興未賒。經濟有心慚薄德。安居無事任貧家。日高甕牖蜂穿紙。潮落江汀鴈聚沙。却嘆離居趨侍日。時來相對卜燈花。

挽徐節婦

大節寥寥不可聞。晚從吾郡始知真。百年禮樂無男子。一日干戈有婦人。波冷曹娥沉白骨。雨荒剡嶺洗紅塵。筆如烈焰三千丈。高照青編萬古春。

贈韓敏道先生赴召

先生樂道慕前人。又被書徵覲紫宸。詩卷已隨官棹月。布衣還染屬車塵。文章共喜遭逢晚。禮樂應知入問頻。登眺鳳臺多制作。郵筒珍重寄河濱。

次韻留別陳季明先生二首

太丘美政漢稱賢。高節英風四海傳。垂白雲孫今幾葉。汗青甲子已千年。盍簪重見星垂象。落筆猶驚地湧泉。恥以文章爲世用。懶將辭色向人妍。每懷海上三秋別。來借山中一榻眠。妙論久容親講席。深盃相勸惜離筵。時清共喜閑身健。情重翻令別意綿。他日朝廷訪遺老。吹噓擬進白雲篇。

絕句

枯木圖寄許士修

春到已多時。幽禽尙未知。上林無限好。何事立枯枝。

虎圖

踴躍谷生風。崢嶸百獸中。豈知王者瑞。足不履生蟲。

題山水二首

欲向匡廬隱。出門知路難。江山奇絕處。多在畫圖看。
離家今幾載。衣袂染京塵。不敢看圖書。青山恐喚人。

題曹娥江

娥以孝而死。江因娥得名。至今潮上落。猶帶哭爺聲。

題竹月圖送太學生歸省

黃金臺上月。照爾憶親情。歸去供甘旨。春林笋正生。

病中除夕四首

數漏掩殘曆。中宵氣候殊。獨憐愁共病。不與歲同除。
三十知未老。已難同少年。功名謝時輩。心事愧前賢。
里巷占新歲。皆云勝舊年。幾回新歲過。萬事只如前。
良醫難治病。學道不能行。瘡疾何須患。吾心病未輕。

題畫

茅屋東嶼西嶼。白雲前山後山。爲報溪頭流水。落花休出人間。

牧牛圖

谷口驚湍雨歇。柳陰芳草春還。試問太平樂事。夕陽牛背青山。

奉試靈芝甘露論

漢家圖治策賢良。董子昌言日月光。自咲腐儒千載後。却勞聖主試文章。

書事

伏枕三旬不整冠。夢魂時復對金鑾。忽聞盛事披衣坐。今日朝廷立諫官。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斧屐臨軒几硯閑。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
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試院偶題三首

柳影波光鎖院深。一塵不到市聲沉。多情惟有雙靈鶴。時到庭前送好音。
三代賓興法尙存。每因取士嘆斯文。近來眼病無聊甚。豈復能空冀北羣。
橋門冠蓋藹如雲。才氣爭先總出羣。自愧腐儒無一藝。強顏來此較斯文。

次韻謝蜀王六首 有序

敬蒙容恩。賜以篇什。誦味感愧。次韻六首以謝。

恩命許辭金殿直。歸裝仍賜石渠書。欲知懷德無窮意。長望星辰想屬車。
志似子淵方是廣。才如曾點始爲狂。自慚末學何爲者。孤負恩言髻欲蒼。
幸瞻天下難逢德。又讀人間未見書。魂夢何嘗違禁闕。深恩安敢忘巾車。
德尊待士真忘勢。位下憂民每悔狂。明日岷峨應漸遠。莫雲回首看青蒼。
全德已看承道統。維才更復主詩盟。欲知聖敬心無息。願謁參前與倚衡。
德勝東平弟與兄。共誇樂國似蓬瀛。近聞傳令安黎庶。歡動山南十萬兵。

侍世子奉獻蜀王十首有序

臣謬以疎庸。獲侍世子殿下。硯席竊覩岐嶷之姿。英偉之識。度越于人。萬萬。誠宗社之慶。欲述鄙言。陳民事人情物理之槩。少效忠懇。以廣聰明。恨未果。爲先作絕句十首以進。伏惟益懋典學。以副下情。不勝至願。

賢君德業本天成。猶待脩心道益明。喜見儲王親筆硯。更須講學近儒臣。
味爽先求問寢衣。三朝日日禮無遺。古來世子能敦孝。惟有文王最可師。
祖訓昭昭日月新。由來治國本天倫。令名要使傳千載。仁政須教及萬民。
炫日輝霞錦價高。製成稱體小龍袍。試看黼黻文章美。須念蠶桑杼軸勞。
金匙磔器絳紗籠。玉瑩珠圓顆顆同。願采豳風歌七月。要知稼穡重三農。

絕句

七五九

農事艱難古所憐。一生幾度遇豐年。若非聖世輕租稅。逐末何人肯力田。
九經治國本脩身。身正方能鑒別人。辯佞要知驚異驥。任賢莫指玉爲珉。
君王待士古來無。令德高名滿八區。濟美喜看賢世子。已能端拱禮諸儒。
去歲開倉賑餓夫。今年下令活無辜。東平謾說能爲善。未識當時有此無。
稅薄刑清見盛時。民安田里俗熙熙。欲求上古無爲治。仁孝君王自足師。

謝蜀王賜果十首有序

屢承佳果之賜。偶爾成句。并述所見。以寄下情。謹錄進上。伏惟宥察。
涪州丹荔擅時稱。翠籬來庭色尚新。獻罷未曾登玉案。先教頒賜與羣臣。
翠籠擎出殿門東。受賜羣臣喜色同。却啖開元恩未廣。祇將異味悅深宮。
尙食頻供素膳回。金壺僊醞不曾開。君王嗜道渾忘味。佳果何勞遠貢來。
無才慚曳殿門裾。珍味頻嘗玉饌餘。解道側生風味好。惜非梁苑馬相如。
九重勤儉恤民勞。錫貢深思道路遙。異味奇珍俱詔罷。皇明家法勝前朝。
病身趨召歷千山。又見江城荔子丹。竊食無功心有愧。賜歸分與衆人看。
園官愛果勝黃金。一樹生成一樹心。味美已知堪適口。當思培植用功深。
利欲頰波挽不回。幾人沉溺壞靈臺。要明聖道無窮意。須仗賢王不世才。
道術衰微幾百年。陋儒無力愧皇天。已看位是真王貴。須使心承往聖賢。

新製蒲鞭賜理官。丁寧用法效劉寬。好生要使民無犯。示辱如寬也不難。
無題三首

宮臣傳教造安車。駕出金門賜舊儒。優老免親藩國政。入朝唯讀帝王書。
山南桃李競春光。食實年年在異鄉。應被旁人暗相笑。閑官那得許多忙。
伯兄海上思相見。幼子山南憶別離。兩地關心歸未得。夜看雲漢立多時。
遠達闕庭二首

戀闕思家兩繫情。君王恩重屢留行。欲知去國遲遲意。三日祇趨一日程。
形如槁木榮枯泯。心似虛舟去住忘。底事別情猶不奈。只因懷德慕賢王。
遊峨眉山紀行十首

一鶴相隨復一瓢。山巔水澗足逍遙。祇因戀闕情無限。回首忘過萬里橋。
西蜀雲山處處奇。最奇人說在峨眉。想應踏遍千崖月。露滴松梢鶴夢時。
出郭涼風入抱清。亂山遮馬似相迎。寧知待召登瀛客。忽作看雲聽水行。
王憐塵土辱凡肌。命入雲山茹紫芝。只恐同袍不相識。誤猜禮佛到峨眉。
客久賢王兩賜衣。不知春到已春歸。清朝試出都門看。留得殘紅一片飛。
山頭月出天初露。江而風生水欲波。正是勝遊新得意。片雲相引入岷峨。
朝辭宮闕莫田家。江白山清兩岸沙。臥犬不驚籬落靜。麥風籜底響繰車。

孤舟湖口一名僧。咫尺鄉山識未曾。今去峨眉同覽勝。躋扳須上百千層。
名山佳處孰同遊。白髮緇衣四五流。青眼古銘鄉士彥。燈前夜夜話台州。
學僊無骨佛無緣。甘着儒冠坐一氈。入社敢同陶靖節。不須三喚虎溪前。

入山後覽定水仰山二上人并吳講師次子發成都絕句韻因復次韻述事言懷

落日斜明掛樹瓢。下方城郭去人遙。青山過雨僧深定。門外雲封獨木橋。
羽客禪僧也好奇。對人覓句幾攢眉。林端新月初高夜。葉底殘紅落盡時。
倚澗人家近更清。吹風驚犬走還迎。衲衣鶴氅從章甫。落日看山一字行。
山南夫子待多時。庭外松花落礪芝。夜半夢回聞鼓響。覺來顛泚冷沾眉。
澗底白頭僧浣衣。雲間童子負薪歸。幽栖更羨投林鳥。半已尋巢半已飛。
千尋古木已無柯。萬丈深淵不起波。此日勝遊他日起。落花時節到中峨。
東海西頭是我家。門前花徑接鷗沙。三年別後一作却徒多恨。敢道詩書讀五車。
山行十日只逢僧。盡道蒙恩報未曾。其上峨眉望宮闕。祥雲五色繞三層。
奉詔名山作勝遊。壯懷如水不停流。今朝獨坐峨眉頂。一覽端能隘九州。
楊借禪那豈夙緣。坐來渾似舊家甌。祇應心事慚蘇晉。不解長齋綉佛前。

次韻寫懷送叔貞之成都十七首有序

乙亥新春出城東。偶作十七詩。同遊諸友從而和之。因亦次韻。以寫所懷。會叔貞之成都。書以識。

別詩中所云司戶孫者卽叔貞也。

道濟羣生心尙歎。知周萬物禮逾勤。能爲世上難行事。始是人中寡過人。
盛世豈無謀國者。漢家長憶富民侯。榮名史策尋常事。公論江河萬古流。
漢高嫚士千餘載。不見師臣與友臣。解使時君謙德重。孔明而下兩三人。
下士立身涇渭渾。胸中耿耿是非存。子雲美新最可賤。著作猶尊李仲元。
密葉叢篁噪晚鴉。荒村百里兩三家。疲民采拾供租稅。猶恐傍人議榷茶。
多才久要錢文學。長日詩筒袞袞來。俊思雪消三峽長。好懷春到百花開。
伯尙庭前傾竹葉。用中宅畔看梅花。天教二子相爲樂。來往風流也足誇。
每懷枵腹散鄭司。喜看杞梓作孫枝。氣清似得江山助。才異休令匠石疑。
胡生挾策行千里。足繭衣穿不肯回。斯道要爲終古計。丈夫寧避俗人猜。
江山萬里無黃耳。雨露三年憶紫荊。日暮出門聞鴈過。忍聽雲畔索羣聲。
一念無爲付道耕。百邪還聽斂心兵。本原能與天同體。三代功名始可成。
浩蕩乾坤爛熳春。天將樂意付窮人。迥無臭味堪誇世。縱有爭心豈解噴。
烏石岡頭白苧衣。幾回醉伴夕陽歸。山中兄弟遙相憶。未必天心與我違。
我與東風作主賓。忍教負却太平春。一觴一咏酬佳景。也未輸他世上人。
梅逕桃蹊遶華門。半依城市半通村。春風一見如相識。莫逆於心兩不言。

魚在深淵鳥在山。乾坤無物不相關。野亭日午支頤坐。閑看雲天一鶴還。食罷移床坐小亭。細看羣蟻奪餘腥。倦來莞爾成微咲。宇宙茫茫幾廢興。

感舊九首

雄文不見林公輔。病眼荒荒何處開。將相亦輸天上樂。多情莫向世間來。盃酒論心有幾人。天台張穀舊相親。近來詩句多奇語。書比藏真更絕倫。精通八法楊文遇。暗誦五經陳用中。揮翰天庭應獨步。忍飢村巷欲成翁。翰苑暫歸盧太史。銓曹已失鄭郎中。名高金殿龍頭選。夢憶蒼山馬鬣封。林鄭爲文學我家。波瀾議論闊無涯。兩年不見何時到。望斷嶓江八月槎。博陵博士才華盛。漢上畸人道術卑。欲寄一書無鴈過。相期千古只心知。立言溫粹懷陳采。肆筆縱橫憶鮑岡。若使韓門加接引。未容籍湜獨升堂。王郎遠逐雲中戍。許子俄爲地下郎。重訪舊人尋舊迹。嶺雲溪月總堪傷。多病深知志術荒。中年苦復厭文章。欲圖天地相終始。肯與時人較短長。

別母舅哭外舅鄭公三首

昔奉安車共入關。擬於此路復南還。今朝獨向江東去。淚洒西風草樹斑。女甥攜抱遠相從。骨肉情深反負公。南鄭江頭三尺塚。夕陽衰草萬山中。竹帛相期古道深。結婚端不爲多金。白慚非是奇男子。恐負侯高擇婿心。

中秋對月二首

雙橋鳴江水不波。雲山無數拂船過。夜深把酒問明月。月色與愁誰較多。
南鄭荒墳草木寒。東甌舊宅桂花丹。九秋最好今宵月。又向孤舟獨自看。

題漢中三寺佛放光

三寺神燈古有名。我來惟見月華清。非關佛日今消歇。應避文星不敢明。

蜀相像

羽扇綸巾一臥龍。誓匡寶祚剪奸雄。圖開八陣神機外國定。三分掌握中。

買臣妻墓

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人間婦。自古糟糠合到頭。

二喬觀書

深閨睡起讀兵書。窈窕丰姿若个誰。千古周南風化本。晚涼何不誦關雎。

王節婦

兩月孤兒百里墳。一燈風雨幾黃昏。可憐玉帳豪華客。不識金沙節義門。

鄭義門

丹詔旌門已拜嘉。千年盛典實堪誇。史臣何用春秋筆。天子親書孝義門。

彭山道中

絕句

煙鳥歸林已夕陽。野人相引度高岡。馬頭一片青山影。經過絺衣似水涼。

夜度桑洲驛

山路彎彎石磴平。碧天涼露下三更。無端一夜西風惡。吹着新愁上紫荆。

客至

竹裏烹茶費屢呼。攜壺沽酒遠村無。同冷麥飯無難色。風槩知非淺丈夫。

聞盧原質表兄廷試探花郎授編脩喜而寄之

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是青羅居士說。近來文運屬天台。

送義烏龔叔安給事歸省二首

鷄舌同舍侍紫宸。朝回東閣每相親。片帆忽逐西風去。鴛鴦行中少一人。
繡湖煙雨正宜秋。之子還家喜得遊。忠孝堂前舊明月。相隨重到鳳池頭。

談詩五首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喚黃河是濁流。
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曾離本根。末俗競工繁縟體。千秋精意與誰論。
天曆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
萬古乾坤此道存。前無端緒後無垠。手操北斗調元氣。散作桑麻雨露恩。

覽陳先生見和諸詩戲題

孔璋揮翰檄曹公。烈日秋霜格力雄。白髮雲孫千載後。新詩尙可愈頭風。
道者扇

競利爭名不暫休。紛紛盡逐水東流。道人心事如松柏。閱盡尋常草木秋。
題山水隱者先生六歲時作

棟宇參差逼翠微。路通猶恐世人知。等閑識得東風面。臥看白雲初起時。
題山水

霜落江南木葉丹。滔天波浪一舟還。何人得似林中叟。日送浮雲過遠山。
脩德惠枯木岡次韻有序

脩德先生寄惠枯木小幅。并以詩留別。病中不能追從。謹次韻奉答。四首
遠別出門愁見難。燕山越水路盤盤。將心付與天邊月。兩地清宵一樣看。
月明樹影落晴波。寫寄山房古意多。已分此身同槁木。歲寒相對老巖阿。
百年禮樂愧前賢。濂洛微言久不傳。待子歸來同講習。細炊麥飯飲寒泉。
至道無聞昧力行。神交千載獨周程。直教俯仰渾無愧。始是堂堂世上英。

見梅

寒梅凍後放幽姿。何事今年花較遲。昨日途中春意到。溪頭纔見兩三枝。

書梅

微雪初消月半池。籬邊遙見兩三枝。清香傳得天心在。未許尋常草木知。

竹

不禁俗物敗人意。忽見幽篁眼爲明。記得舊遊天上夢。連昌宮外聽秋聲。

題東坡畫竹

內翰何年寫畫圖。眼中驚見鳳毛孤。一枝潤帶江南雨。遂使眉山草木枯。

斑竹圖

湘君泣盡淚痕乾。翠袖蕭蕭倚暮寒。却憶洞庭爲客處。滿湖風月泛舟看。

墨菊二首

解印歸來鬢已斑。故園松菊可怡顏。祇緣三徑荒涼久。特寫秋花仔細看。分根昔日向東籬。種近羲之洗硯池。幾度偶澆池上水。花開朵朵墨淋漓。

題菊

順流舟楫日邊回。古木軒窗水際開。萬里西風數行鴈。送將秋色過江來。

馬

一日曾騎越與燕。鼓車隨後意茫然。困人何必相羈絆。亦未乘龍去上天。

聞燕

曉夢驚回燕語巢。窗前紅日在花梢。心思佩玉朝天日。待漏金門鼓尙敲。

百雀圖

曲巷高簷避網羅。朝來飽啄隴頭禾。但令四海長豐稔。不厭人間鼠雀多。

羲之籠鵝圖

內史清真江海情。每將高誼動朝廷。平生却被能書誤。更爲鵝羣寫道經。

荷花渚禽

絕世丰姿不受塵。丹霞爲質玉爲神。渚禽莫怪開時晚。一洗尋常草木春。

鸚鵡

幽禽兀自嘯佳音。玉立雕籠萬里心。只爲從前解言語。半生不得在山林。

立春偶題二首

萬事悠悠白髮生。強顏閱盡靜中聲。効忠無計歸無路。深媿淵明與孔明。
百念蹉跎總未成。世途深恐誤平生。中宵擁被依牆坐。默數鄰雞報五更。

遜志齋集附錄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公西州之冠冕。有識者無不心悅誠服。而新學晚生。亦有所依歸也。余一日不見。有如三秋。況在遠道乎。先民有言。能自得師者王。又曰。務學不如務求師。良有以哉。

予以眇躬。藩衛宗社之重。亦必慎簡賢良。以備顧問。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尙志立言。爲當代之重。祕閣閱書。燕閒賜對。經帷進讀。道德坐論。矧乃郡庠之責。學課之繁。別旣數月。良非得已。忠言嘉謀。予所饑渴。竭乃心力。副予眷待。遺書指不多及。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崑山峨峨。江水泱泱。我疆我理。俾民以康。
靡言匪衣。靡善匪得。閱士孔多。我敬希直。
謙以自牧。卑以自持。雍容儒雅。鸞鳳之儀。
有學有識。乃作乃述。追之琢之。金玉之質。

侍我經筵。不倦以勤。非德不言。非道不陳。
職思其歸。義不可奪。采采者芹。伺教如渴。
爰秣其馬。爰振其衣。拜手稽首。載辭而歸。
昔之來也。春日遲遲。今之歸也。涼風淒淒。
悠悠我心。念子良苦。爰命辭臣。飲餞江滸。
王道如砥。既歌且詠。八月初吉。抵于南鄭。
沔彼江漢。亦合而流。瞻彼岷峨。鬱其相繆。
心之知矣。臨別繼綵。子如我思。道豈云遠。
歲行在子。文闈秋開。較藝至公。遲子西來。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伊昔開東閣。相看眼獨青。文章奏金石。衿佩覩儀刑。
應世遊三輔。焉能困一經。前星垂炳耀。染翰侍彤庭。
聞說眼空天下士。只疑身是洛陽人。少年有學談仁義。
高論無慚問鬼神。九載之官看教育。萬言詣闕聽敷陳。
曳裾已在長沙日。知己相逢此志信。四十雖聞不動心。
平生富貴豈能淫。屢蒙論薦來天祿。自負文章入翰林。
養望也須添白髮。觀光仍遣教青衿。河間好古嗟予慕。
多士從遊愛子深。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柬方希直二首

趣裝何處去。驅車赴漢中。欣然遊大郡。況復依方公。問學日益博。道德日益隆。丈夫志遠大。那肯局樊籠。他年居館閣。步武接夔龍。

胡子蜀中士。受公知更深。不憚三巴路。欲成仁者心。伊昔韓門士。籍湜蒙賞音。勗哉今胡子。願無媿鄭林。鄭公智林良願。

蜀王讀基命錄

武皇稱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宋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由來慕前烈。願學在斯人。雖處江湖遠。擬欲踐臣鄰。苟非堯舜道。肯向黼辰陳。嘗啖賈太傅。前席對鬼神。著述累萬言。所言皆歸仁。爲君觀此書。四海屬經綸。爲臣觀此書。有術能致君。聖賢友多聞。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讀之至夜分。撫卷再三歎。良可媿典墳。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金華宋潛溪濂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它。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己也。予以一日之長。來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芘。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希。而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而有以燭諸理。問發爲文。如水湧而出。暗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冀負笈重來。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

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躑躑媚學徒。二步一回顧。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璐然。素編耽清晝。青燈坐深夜。探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子江上舟。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得諧。贈言如贈金。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貴隨日新。慎勿中道廢。羣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螢爝欲爭妍。姬孔亦何人。顏面了不異。肯墮盆盎中。當作瑚璉器。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幹凌蒼霞。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盼望。遲子能重來。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蘿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潛溪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贄。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袞袞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遂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孰爲先也。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者久。將歸省焉。予

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旣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辭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根蒂。歛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攜絲繡書。而帶黼黻文。揖遜久禮域。陳義凌秋旻。同冷大倉粟。共勘典與墳。潛深索幽邃。穹高攀嶙峋。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貧。感恩來九天。憫我髮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煙霞親。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蒼蒼扣無始。溟溟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鈎鉗之。若大樂建鈞。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鬯和免滯。疊奏歸繹純。桑濮嗾麾斥。淫哇竟何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鬼燐。似茲稽古力。可敵戡定勛。濡毫寫雄題。勢足移峨岷。漏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玕。盡抽神奇祕。不墮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山鬼當洒泣。湘靈且逡迷。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繽紛。豈知萬毛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子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口無留痕。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稭。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大言心不怍。祇爲所見真。生今省行期。序飲松竹根。啖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繆。寧無贈別言。有志須常遊。眞儒在用世。毋徒滯彌文。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瑱璠。道眞器乃貴。奚須用空言。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鑿。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毋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先生與伯欽書云。太史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蓋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錄寄吾兄。前輩勉後學。惓惓

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臨海林佑公輔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拔其尤賢者而訓迪播揚之則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也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而三千之徒亦自以爲不及日夜勸勉求其所以爲顏子者終聖人之世雖庸才末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哉苟不擇賢恐槩而進之非惟彼未有所悟而我之教無迺屑屑矣乎當今之世去聖人已遠執聖人之道以戶牖天下者太史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間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蓋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其爲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爲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又

臨海葉見秦夷仲

見秦視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也少爲學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京師公一見卽呼爲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疑公有所惜旣而待公者數月辨論規誨未嘗不爲子盡乃益服公學鉅德溥信乎其爲一代偉人而非叢爾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爲廩祿所糜挈挈往復南北雖或間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嗚呼公今不可作矣閱其遺稿輒潸然出涕公高第方君希直性孝友爲文章雄邁醇深登公門者皆莫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

示相與收淚讀之。予且衰，愧無以答公之知。希直方富於齒，尚益自力，以求副詩中之所稱也。夫洪武十五年長至日。

又

同邑郭濬士淵

濟事愚菴先生時，希直年纔十四五，操筆綴文，固已不凡。後希直從先生守濟寧，由京師還，值子武林，出示今太史公所贈詩，觀其規勉屬望之厚，情詞藹然，滯疑天下能文之士，莫不以得出太史公之門爲幸。如希直者，宜非一人，而希直以童冠之年，廁於其間，獨何道以致此哉？去年冬，太史公來朝，往拜之，頃復得與希直晤敘，且得盡見其所謂遜志齋稿，文氣渾成，識見卓邁，動以聖賢自許其身，不但言詞之古而已。然後知希直之致此者，有在也。雖然，古學不明久矣，世之人以時代觀人，而不知今之可以爲古，故特達抱負之士，恆見累于多口，是雖習俗與時移易，抑亦吾道未有以信之爾。希直尙益勉循古道，興復古學，不負太史公屬望規勉之意，使先生之學大被于世，斯爲善爲人後矣。惟希直念之。

染說

金華蘇伯衡平仲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棠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澆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漏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人再入三人五人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于

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口。而愛翫之乎。此惟善工者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杆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染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文者至多。尙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顯潛。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徑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辭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緞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卽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

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于哉。此子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洪武十九年秋八月望日。

古詩贈希直

葉見泰

吾友方濟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燉之雪。曙天之星。平生特立不徇俗。窮年矻矻。惟究心乎義文。周孔之遺經。一旦起作郡。卓然爲羣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九原長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泫然雙涕零。我言濟寧今不死。濟寧有子字希直。外焉才華已絕世。內焉持敬恆惺惺。往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發。目光如月。雙眉青。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踰若木。西流入麓冷。每稱希直稟間氣。旁馳餘子。猶以清渭臨濁涇。太史猶巨鐘。而我猶寸莛。我誦蕪陋辭。一一爲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覲。送入樊籠。仍剪翎。我歸已五載。俛首類拘囹。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螟。今年希直忽相過。使我洒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顧影兩蛤蜊。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著述能爾馨。振袂快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局。其顯遏雲漢。其幽通窈冥。瞻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鐫商銘。麗如勾芒青春布。花卉壯如隆豐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終然帖帖趨東溟。顧我斂退餘。守口動如瓶。今日得子文。耽誦不暫停。有如赤日途。解渴得楚萍。又如藜藿腸。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迺工月露形。割然周廷覩。巨燎光影不復窺。微螢嗟哉希直。執經太史門。聞禮濟寧庭。以文比行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生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裔。坐閱晦朔彫堯莫。我欲其爲不朽計。鏗鏘淬礪重發硎。至音詎能祕。錫鸞笞和鈴。直須上追虞書。媿周雅。豈肯下比秦誓。方魯駟。于以作春秋之羽翼。爲禮樂之藩屏。嗟哉載道器。孰謂在世猶芻蕘。上帝閱世憫斯文。寧復

下取勅六丁。水爲江漢星作斗。鑄之金石垂千齡。洪武十年夏五月吉日。

送希直遊金華

同邑許繼士修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晨鷄號遠陌。行色滿道周。惻愴意莫宣。慷慨意難酬。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川原渺何極。仰止在山丘。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尤。願乏馳騁力。重增離別憂。遙遙金華道。逸駕邈難留。瞻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由。願爲東南風。吹上八詠樓。願爲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違。我心復何求。

答希直

許繼

黎嶺隱天末。遙思正屬君。慰情來遠札。動目有新文。逸驥莫並駕。離鴻常念羣。山空歲華晚。舊話幾時聞。

送希直應聘赴京

許繼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遙。方子問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斂胸臆。早歲能充饒。深造入玄闕。精研味腴膏。發爲五色文。光燄萬丈高。吐辭信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喙。白首慚俊髦。受知潛溪翁。恩義猶同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褒。聲價凌海嶽。山澤焉久遨。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韜。中使降優禮。特起推賢豪。天衢麗雲日。盛際宜有遭。紀載小班馬。明良慕嚙臯。徽猷諒已著。榮名非所徼。同鄉託交誼。眷戀豈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飈。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聞希直自京還

許繼

玉音初捧已殊倫。天意深嘉得異人。衆謂歐蘇才復出。我知孔孟道常伸。賜歸使就林泉養。期用留爲瑞

世珍。一旦已成千載遇。高風矯首在清晏。

寄方正學內翰

樂平程仕簡

三十年前下董幃。姓名早見註黃扉。古今文字非無託。天地精華信有歸。金匱入編嚴斧鉞。紫泥承詔落珠璣。斯文盛代惟公輩。林下何曾有布衣。

正學齋記

金華王紳仲緒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聘置左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修。體驗爲務。與公論辨。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王愈加歛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明于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分爭。人尚詭異。各負知能。自立門戶。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爲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橫。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其爲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爲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歧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爲何如哉。尙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頽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爲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

落之懷。得理奧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羣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澂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反有過之。則夫凌高駕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迺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爲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睿念之萬一。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爲御焉。

答方希直先生書

王紳

紳向時嘗立於道邊。見有行者。揖羣兒而問曰。某將往于某。敢問何之。羣兒指曰。當從此往。有頃行者悔曰。羣兒之言不足信。乃更揖於父老。父老曰。當從彼往。行者從父老言。果得周道。以此自懲。學問之道。果何異哉。自孔孟沒後。道術分裂。百家並起。各自以所見爲言。上下數千年。其人不可勝數。大抵皆得其一。而遺其二。剽其末。而失其本者也。甚至敗道傷化。流毒遺害者有之。況至於今。風俗愈漓。教化愈敝。則其言又豈不甚乎。此豪傑之士。所不忍見。而自默。稍有志者。當慎擇而聽信之也。紳質性愚陋。固不能立言以攻之。然切欲慎擇而聽信。四五年來。問道之心甚切。羣兒之言。喧囂闐闐于耳者。亦不爲不多。及求如父老之言。惟執事也。故紳於執事之言。每心融神會。旨解意通。獨恨力不足耳。苟其可強。雖水火在前。弗顧也。今執事乃惠書。以紳能聽執事之言爲獎。嗚呼。以善道告人而從之。人之情也。又豈紳有過人也哉。

雖然執事所謂知言難遇。發口祇覺無味。故默默自解。此則紳之所惑者也。自昔聖賢之生。豈必逢聖賢而後言。皆俯躬曲就。喋喋而誨之。惟恐其道不明也。孔子嘗環轍於魯衛陳宋之邦。至老不倦。後雖有無言之歎。然亦發憤之辭也。孟子奔走於宋梁之國。汲汲以仁義闢邪說。時人不察。或譏其好辯。而孟子不沮。觀其所爲。可槩見矣。今執事備精誠之才。蓄純明之德。日以立言明道爲己任。而期底乎聖賢之域。庶日談論於衆人之中。是者進之。非者斥之。使開其心。化其質。是其宜也。胡爲默默以自解。無乃與孔孟之心異乎。雖然。紳之恐世所不取。而執事且教之。又安知執事之言。非孔孟之意乎。徒以紳受執事之知。而不以是爲復。是負執事之心也。又豈紳之心哉。

上侯城先生書 先生又嘗號侯城生

士紳

君子負天下重望者。必有副之之道也。然言其衆。非一士。安得人人而誨之哉。言其久。非一時。安得日日而語之哉。古之立言著書者。正以此也。紳切見執事。以英妙之年。早屬天下之重望。然而副之者。非無意也。第恐有所未盡焉。姑以近日目所及者言之。自卯而入見于王。口談堯舜周孔之道。日閱書詩六藝之文。及申而出。接見賓客學徒者十數輩。扣之以律。而應之以律。倡之以呂。而和之以呂。無不各中其節。其用心亦云至矣。而其勞亦且甚矣。然復以爲言者。蓋以陳于王前者。雖甚盛。而尋丈之外。人不得而與聞也。接于往來者。雖甚美。而閭巷之間。人不得而共知也。是則執事窮神殫力於一日之中。而所及者止此。則又何以慰遐陬僻壤之望哉。此紳之所以拳拳望執事立言著書以明道也。且道之不明。亦已久矣。自孔子沒。異端並起。至孟子麾而斥之。其言見於七篇之書。其書雖爲門弟子之所記述。然莫非其精神心

術之所萃。後乎萬世。斯道藉之爲保障。生民倚之爲粟帛。其功不在禹下者。豈止及數人。而利一時哉。其後若荀卿。若司馬遷。若劉向。楊雄。班固。韋莫不各以著書爲事。而其所至。亦各不同。惟韓愈獨不喜著書。故張籍切切爲言。愈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紳未嘗不懷以爲著書必待五六十。且萬一天不假年。則賈生之策不及陳。而文中子之中說不及著也。切意愈之卓立豪傑。邁于近世。其書之不著。固不足爲其重輕。第人之仰望者。不無舐意焉。今執事之才之美。固將轢馬劉。駕揚班。而底孟荀也。天下之所仰望者。豈外此哉。執事苟不亦有以副之。吾恐望之弗得。必繼之以怨。怨之不止。必隨之以詆。且毀也。或者又謂凡著書。必其道不行于時。故托於書。以自見耳。今侯城繙才蒞德。策仕云初。方將駸駸見用。以究其志。奚以空言爲事乎。曷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並列非一日矣。孔子亦曰。有德者必有言。未聞立德者。棄事功。而建勳業者。遂忘言也。周公其德大聖也。其位家宰而攝政也。其言散見於詩書周禮也。迄今未有病之者。而著書豈足以病執事哉。今執事之德厚矣。言之見於文章日用者。大而至於苟遂。因而筆之於書。則雖安處一室。終日如愚。而遠近之人。均受其惠矣。何必窮年竟月。披寒冒暑。奔頓於道途。以副人人之望。而卒不能周其望乎。惟執事其納而圖之。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警言於左右。蓋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颯縷。執事以爲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爲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爲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願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謹。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

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爲無益於世。遂欲躬顏子黃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卻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臯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己而成物也。以是望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爲。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己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尙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爲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帶莫不各以著書爲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鯁鯁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修于己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尙何暇恬居安處。而俯與紳論辨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與董景庸書

王徐叔豐仲縉先生之子

王徐再拜。書奉景庸契家兄長執事。二十四年之別。山川阻修。莫遂一會。晨夕惟翹企尺素之書。稍慰契

闕至今未奉一字。其於馳戀之懷。奚啻飢渴。去秋得刻西孫孟昭書。知有教翰至東陽。煩單宗陽付趙希德。轉達舍下。不意希德領書。遂一疾不起。後問其諸子。竟失所在。惟增悵恨而已。茲會貴邑。邠姓商人。詢知使門。與其同里葉宅。有姻聯之雅。從而獲審文候。動履迪吉。賢伯仲均綏多福。爲慰。僕今歲假館於金華郡城。義士袁仲仁家。童冠嘏嘏。遣日學無寸進。徒於世有生無益。死無聞之憂懼耳。視執事賢伯仲。德修而業廣。文雄而名振。士林者。不可同年語矣。敝郡斯文寥寥。潛溪文脈之遺。僅有浦江鄭義門。叔度先生。檢討叔美先生。乃弟叔端先生。三數公而已。聚會間。談論同門往事。未嘗不慨然興歎。先師遜志齋。及先人諸公之不作。而深有羨於賢伯仲。能繼斯文於茲時也。遜志遺文。鄭氏收輯四五冊。缺逸頗多。長史公每從史。僕抵貴郡。會賢伯仲補完之。貧病多故。未下何時可遂。僕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此事惟賢伯仲從之。久而知之深。餘恐未能暴白其志。而遜志冥冥間。寧無望於賢伯仲乎。撰次成。幸附便來。或躬造義門一遊。甚佳。遜志表姪鄭季溫珣。近有消息否。或歸隱鄉里。執事幸囑其來。與僕一會。或可謀往聚寶門旅殯之所。負遺骸歸瘞故里。此區區之素志。必欲行之而未遂也。執事幸加深察。因邠歸便。特此聊達遠懷。餘不能悉。惟萬萬自愛。以副交遊遠望。

方先生小傳

郡齋舊刻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嘗以遜志名其齋。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廬。徙居寧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寧府。言行政事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時。有木星墮其

所雙瞳炯炯如電。甫髻鬢。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寧。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器之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籲天。願輸己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年。上用吳沉揭樞等薦。聘至。陳說多稱旨。上謂樞曰。方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復辟至。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羣臣曰。今非用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資師。恆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于蜀。因得訪宋公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大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天上讖興。不識咸仰之。以爲顏孟程朱復出。旣靖難。兵下城破。嗣君亡。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年四十六。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國禁漸開。遺詩文始出于世。贊曰。方先生在當時。名重行尊。故得禍最慘。然以身殉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生無所待。而興其志。願學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爲心。謂三代政教。鑿鑿可行於今。其本在修身。故篤志力行。箴儆之道。無不備。心事皦然。無毫髮可疑。信子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爲曾子矣乎。

正學先生事狀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寧海緱城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

臨海陳紀

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丁酉。先生生。癸卯。母沒。時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知濟寧。謁曹國李文忠公。公禮貌之。期爲國士。乙卯。被父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太史公于翰林。公視其凝重。不遷於物。穎銳洞釋。諸理有啗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之喜。館置左右。譚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值父沒。扶輿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先生復執經往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大通。每粗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底于極。見於論著。文義森蔚。辭濯然常新。未始有謁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寒暑而已。庚申之秋。歸省祖母。公惜別。因叙其素有之善。勗以遠大之業。且曰。子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辛酉。公徙蜀。先生往省。不獲。爲文籲天。願以己之壽年輸委。乞延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發巾山絕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復召除漢中府學教授。有令許至家。與妻偕往。癸酉閏四月。到任。時京府啓儲君四川遵蜀王命。俱以鄉試考文見徵。先生辭四川。赴京府。甲戌春。朝蜀獻王。道經夔。得謁宋太史公墓。而卹其家。王好善忘勢。召對不名。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爲正學先生。自是書啓往復無虛時。其賜教有曰。闔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高皇帝賓天。皇孫嗣位。召爲翰林博士。己卯。陞侍講。命考文京府。庚辰。復司會試。一時君臣道合。有大制作。若省躬殿銘。凝命神寶頌。御史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出先生手。是時海宇謐靖。幽州兵起。先生憂國。追惟劉中丞。基爲之淚下。未幾。天命有歸。先生以死殉君。至於夷滅不變。上距宋太史

公惜別時。適二十餘年矣。知德之深。知言之至。至是信哉。爲文雄邁醇深。所著述有僅存者。然當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錢梓以傳。南安守華亭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也。夫子小子。景仰先哲。直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弘治己酉五月朔。

成都府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臨海趙淵

君子之學。曷爲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而已矣。是故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一。無是氣。天地亦幾乎息矣。而況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蚤以聖賢自期。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端在是矣。我高皇帝時。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蜀獻王復數延之。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望之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帶中以烈禍。屹不爲動。天下義之若夷齊。若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謂浩然者耶。卒之國禁開於仁皇。廣孝辱於今上。遺文盛流。天下寶之。蓋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以終泯者如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地。義宜建祠。廼偕僚采。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丘公道隆。旣復聞于王。王曰。隆真儒以光我先王。余責也。於是承奉君周宣。陶宣寧。儀周琦者。復慨然各輸數伯金。以襄容德。祠成。仍題之曰正學。初潛溪朱先生。客葬於夔。獻王惠王。凡兩遷之。其墓其祠。則宋承奉景之所自營者。而今祠則其東曠壤也。越蜀幽明之遇。似亦非偶然者矣。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列聖列王之德。此誠關一大故。而奚可以不書。若承奉諸君之效義。

夫亦人所難者。因并及之。且以語蜀之多士。相與游心於先生之學云。嘉靖壬辰夏四月既望。

祭文貞公文祠在漢中府學

和順王雲鳳

公博究經史。高談仁義。動息言貌。必揆諸禮法。文辭渾然天成。浩浩洋洋。寫其所得。該括萬事。慨慕三代之治。自任經濟之重。立朝未久。殺身成仁。百千萬年。凜有生氣。公嘗教授漢中。未斬之澤。于今猶在。鳳按部過此。率諸生稱公爲文貞先生。潔除一室。題曰正學祠。正學者。蜀王賜公號也。作主祀公。俟後之欲知公者。有攷焉。謹告。

過侯城里有感

金陵魏澤彥恩

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依然感慨興。黃鳥向人空百轉。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卻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謁侯城里有感

太平謝省

侯城里。侯城老人死不死。萬丈文光射列星。正流一派分洙泗。忠肝義膽照冰雪。烈氣憑憑塞天地。神遊帝側騎箕尾。行天還整羲和馭。寒爲陽和旱爲雨。精靈颯爽誰能闕。冥交不用覓逢干。修撰王郎舊知己。

又

謝鐸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令人淚如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劍光血。夜夜衝斗起。

又

謝鐸

欲向西風醉一樽。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事過風前燭。千古名傳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

謁正學先生祠堂

吉安袁道

我從東南行。清風東南至。往事垂百年。行人口如矢。大商有夷齊。大唐有王魏。稽首拜先生。地下知誰愧。

附家傳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銘文

宋濂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燧照。於斯爲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自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闈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祕。窮研探索。寢食爲之幾廢。因喟然歎曰。爲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

爲盜者亦挺挺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旣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蒼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某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略。不宜姑息。都事聽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柏食之。累日不返。常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眞主之出。乃大有爲之時。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卽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爲空。四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雜逮嫗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善業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爲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鶴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閔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斂之。復以田定起科。繇民益陷。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恆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歲且暮。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

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卽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以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卽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卽刊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嘯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能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窳。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阜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並力耕桑。槩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鷄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

塋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庖陋污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室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構石爲牐。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牐。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牐丁緝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葦困庠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洶舟膠不可動。魯先生曰。卽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大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爲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葦辨力諱。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之間。不陳棍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漸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回未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

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灣童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爲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卽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爛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妄咲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眞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爲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郢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菜蕪承陳川。欲迎母爲養。厄於無資。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卻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筭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婦雁侑書。力卻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爲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爲之事。夜則自於天。俯仰皆無愧作。榮辱利害。恆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爲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寔微。譁世取寵者。徒剽掠爲談辨。誇多閎靡者。務組織爲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爲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攬俯拾。唯恐利不入囊。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爲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

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尙儼然弗誣也。孝孺久從濂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敘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爲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遏必疏。無幽不明。期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法法。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猗歟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字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於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享。民或勞只。如魴之賴。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扼其吭。人相告言。久嬰亂難。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爲羣。其來如雲。操厥耨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儒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蘇薰蒸。郁紛輪困。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奚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方希學傳

方孝聞。字希學。先生伯兄也。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輒稽典禮。疏食水飲。彌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宿于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噓出血。扶而後起。於是寢成羸疾。行步偃僂。然守禮益確。親戚鄉閭。莫不稱爲孝子。家素貧窶。一錢寸帛。不私妻子。奉尊撫幼。衣食賓祭。喪葬婚嫁。費用百出。經理補

葺。以身任之。曲中儀節。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學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由致知而誠身。由親睦而愛物。務篤踐履。不爲空言。發爲文辭。理深意遠。存心仁厚。接物和恕。里中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相率以質。是非開以一言。莫不悅服。德器完精。才具優長。通達世務。議論甚偉。先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于家。見修史私錄及赤城新志石龍集。

方希賢詩

方孝友。字希賢。先生季弟也。舊傳文廟。召先生草詔。不屈。親屬皆就戮。先生日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絕。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先生之弟云。

方氏二烈女傳

臨海章嶽

正學方先生一門四節之盛。世所共知。而二女子之死。則或未知。先年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君度言。嘗授經烏傷山中。有祝監生者老矣。謂及見西楊閣老。嘆方先生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爲傳。未就。西軒以屬王君曰。子可遂成西楊之意。後石梁山南部出守建昌。亦未及爲。當時嶽與石梁之子胤東。實與聞之。茲因重刻先生之文。錄此附載集中。以見先生篤學守道。不貳厥心。而死君難。精誠薰浸。家庭閭閻。雖二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不慚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死。同烈者。講之素定也。或者人得併觀。於此益徵先生立言無虛語。真足以昭方來。起後學。不惟見道化攸孚。且使人知反身激厲。處常變。茲心則同。當不忍以丈夫子。愧于方氏之

二小女子云嘉靖庚申仲冬。

新刊正學方先生文集序

臨海趙洪

洪自髫年聞諸老成稱先生之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雙瞳爛爛如電弱冠日讀書積寸從金華太史公游時所收皆天下士先生五經百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公深驚器之以爲莫之與京厥考守濟陽坐累先生數請以身代獲原泊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匡主獨秀於玉葉中尋用交薦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間所爲惟先生之咨四方夷裔得一字瑤於至璧晚路崎危皎皎大節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履如此宜天有以培植之而澌蕩慘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古有然又何云異先生之文撰述最多大足以包天地近不離日用之常皆雋永乎道德之語而意獨至而其論辨之高遠超昔賢之見今其標囊儲物不可得而覩矣幸而撥乎噓燼之餘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也中間在蜀之作皆友人侯君邦彥得姑蘇編修陳公之所傳錄與夫博采士夫間之記誦凡詩文二百六十七篇吾鄉之士肆畏道厥事什襲珍藏無由哀采洪竊惟春陽已舒江漢旣濳應不屑於毛疵矣迺於寒暑之暇捐俸募工繡梓以圖壽傳悉手所繕落於天順六年六月望日考於次年四月望後一日也尙恨孤陋寓僻乏好事同志與之共成而諦訂焉魯魚中存凡經目者其加宥正又當知先生之文不宜以文視文而以之求道得先生之心可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固不資文章以顯先生之文章亦不假洪以傳然洪之所以疲於僭鑿而不少爲輕重者特爲吾鄉餼羊之計云爾苟居隱墅而如是存德義以善里閭歷仕階而如是持忠節以奠朝社庶乎不忝所生而可以闔聖藩矣或者典刑具存

豈非鄉人之美觀也哉。豈非先生之敷錫也哉。又惡知非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之志哉。凡我知愛。苟私所遺。惠然幅湊。洪常倩巨筆。以書成美。敢蝕厥雅邪。時天順七年歲次癸未夏四月望日。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謝鐸

右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爲文千二百首。總若干萬言。於乎。先生之文。不見於世也久矣。天順中。趙教諭洪。實始鋟梓以傳。旣而鐸與文選黃君孔昭。頗加蒐輯。於是集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鶚。王忠文公之孫汶。諸所傳錄者。皆粹焉。旣又從柳別駕演。盡得常人之所藏者。視昔蓋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今年春。寧海令郭君紳聞之。以書來曰。先生邑人也。是不可廢。願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亟喜而授之。或者曰。先生之功業。雖不盡見於當時。其道德在天下。蓋有不可掩者。文直其餘事耳。而又何以其傳不傳。爲先生意哉。鐸曰。不然。文者。道德之著。而功業則又文之見於行事者也。伊周孔孟之道。德功業盛矣。千載之下。匪由斯文之存。曷從而知之。又曷從而傳之乎。且至大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疾徐之度。盈虛之數。猶必有待乎人。而況於人乎。故欲傳先生之文者。非徒爲先生計也。爲後之人慕先生之道德。欲盡求其功業。而不可得者。計也。先生之文。非吾台所敢私。亦非予小子所得而贊。特以著令尹之志於不忘。且以告夫天下後世。知誦先生之文者。令尹又嘗卽先生故居。求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爲之者也。常本舊稱遜志齋集者。訛缺爲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益。教諭之編。有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學者。蓋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並入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爲別錄云。成化己亥冬十月朔。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黃巖黃孔昭

孔昭自幼習聞先生之名於鄉長老。私謂先生學本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既長。稍知向慕。求先生遺文而讀之。則知先生之學。雖浩瀚如江海。運動如日月。變化如鬼神。而其所言無一不出乎日用彝倫之常。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行。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外。嗚呼。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趙教諭刻本。孔昭乃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彥。猶能各以所藏來告。遂合葉林二亞卿。王李二中書。與柳常州之所得者。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然先生之學。已不愧存歿文之不全。亦奚損益哉。惟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之道者。非此則無以考其全也。集既成。福建林僉憲克賢。寧海郭縣尹紳。各以書來。請壽諸梓。孔昭與侍講。圖斯文永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蒐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經書召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顛。金遠輩。咸奮義相助。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木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抑豈吾台人所得而私之哉。庸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成化十六年庚子夏五月朔日。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張弼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霽。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齋稿見示。乃錄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書其後。曰。篤信好守。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也乎。猶以見之未盡爲恨。今年二兒弘宜。知寧海。乃先生之闕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疾讀。掩卷深

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覺涕泗之交零也。嗚呼。學之正。養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爲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詳者。大節或有之。所養所學。恐未逮乎。當時有以歐蘇擬之者。宜其弗屑也。我朝以宋潛溪楊東里爲文章稱首。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於乎。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己也。於乎。九原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爲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乎。嗚呼。成化十八年壬寅五月之吉。

書重刻遜志齋集後

先生王者之佐。於時以彼其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謨猷。顧豈與唐王魏者等。先生不此之顧。悲楚抗激。至磔身沈族。而氣不少回。凡以存君臣之義爲天下防也。嗚呼。忠哉。抑有功於昭代深矣。雖報卹闕然。而遺文盛流。斯固列聖之惠與。文始集于趙學諭洪。至禮部尙書謝公鐸。工部侍郎黃公孔昭。益席搜之。得若干卷。刻諸寧海。木今慢矣。乃會黃參軍綰。應吉士良。趙大行淵。刪定僞謬。重刻斯編。以行于世。俾知夫奮大忠者。本如此云。正德庚辰仲冬朔。守台後學姑蘇顧璘識。

